

第四卷　第五號

要目

裁兵計畫書……蔣方震
學術方法上之管見……君勱
卓萊氏之階級互助觀……蔣方震
參觀地曲洛塞罪犯改良所記……陳　萱
科學及其研究之機關……夏元瑮
十字街頭的中國……易家鉞

各種字典詞典

實用大字典 精裝一冊 三元六角

本書供普通檢閱之需政學商界無不適用

中華中字典 精裝一冊 三元

本書以中華大字典爲藍本編製完備檢查便利附有插圖以資參證

博物詞典 精裝一冊 三元

本書凡動物學植物學生理學礦物學各科名詞無不搜羅完備解釋詳明並附學名中西對照表檢查極便

新式理化辭典 精裝一冊 一元八角

凡理化上名詞術語無不完備圖表詳明尤適應用

袖珍英華雙解字典 精裝一冊 一元

本編凡通用之字縮寫之文無不完備英漢雙解明白易解

新式英華雙解詞典 精裝一冊 三元六角

新式英華詞典 精裝一冊 二元

右二種以韋白司德大字典爲藍本字數約四萬釋義明晰極適應用

袖珍新式英華學生字典 精裝一冊 七角五分

應用之字應有盡有釋義明確簡而不繁

英華雙解法文辭典 布面一冊 二元

本書選字二萬餘凡發音重音文法類別科學名詞以及應用新字無不完備

德華字典 精裝一冊 五元

書爲馬君武先生編通用之詞應有盡有譯解詳確符號明晰習德文者手此一編可以事半功倍

治血聖品

△蕭德成君來函說明人造自來血治愈血虧症之保證書

五洲大藥房執事先生台鑒啓者鄙人久列戎行歷經戰陣前清光宣間從劉光才提督赴桂林剿匪轉戰數百里嚴棲露宿習以為常光復後入蘇軍又備軍事勞午奔走馳驅日無暇晷去春奉令來防新邳又以匪勢猖獗從事緝捕因此種種關係積勞成疾常覺精神委頓飲食減少至秋後益以心悸怔忡形勞神疲延醫診治百無一效友人吳君友琴謂余為血虧之症惟上海五洲大藥房之人造自來血可以療治因急購服服後病苦驟減飲食日增半打之後病已霍然强飯耐勞過於昔日人造自來血之功效何其神且速也銘感之餘謹擬治血聖品四字奉贈藉揚 仁風 江蘇警備隊第二團七營後隊隊官蕭德成謹啟

上海四馬路 五洲大藥房錄登

附告人造自來血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上海四馬路麥家圈轉角

太和大藥房

△人中寶

專治氣血虧弱腦力不足精神萎頓心神昏耗骨蒸癆熱腰酸背痛婦女經水不調崩漏帶下乳質淡薄小兒面黃肌瘦一切勞傷虛症服之均效

定價大瓶洋二元 小瓶洋一元二角

△保肺漿

專治肺炎肺勞肺萎肺結核寒咳熱咳乾咳久咳痰飲咳血咯血氣喘氣鬱音澀音啞一切肺病均極神效

定價大瓶洋一元七角五分 小瓶洋一元

中華書局出版

教育部審定 世界改造大地圖

彩色精印一大幅　一圓六角

根據凡爾塞條約凡戰後各國疆域之變更悉爲調查繪列詳明附圖四幅說明三篇。

三版訂正 世界改造分國地圖

甲種二圓　乙種六角

是圖據最近調查詳加訂正。如歐戰後改造各國之新壤、舊界割地新立國等繪列甚明瞭如指掌(甲種)五彩精印附地誌地名表一冊(乙種)兩色精印附說明多種。

世界分國新地圖

彩印一冊　定價六角

是圖於世界形勢分國彩印凡歐戰各國疆域之變遷如新興之國新割之地悉據最近調查分別編製內容簡要明顯適合高等小學之用。

中華民國大地圖

彩色精印全一大幅　一圓二角

是圖係據最近調查最詳善本佐以公私各家之著述審愼精核資料嶄新

最新 中華民國分省地圖

彩印一冊　定價一圓六角

本圖各省區劃均據最近公布地方制度。如特別區域新增道區新改縣治新開商埠羅列甚詳他如鑛產、鐵道、邊防、名勝以及國恥所在之地尤爲注意後附說明多篇以爲佐證

中國分省新地圖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是圖於中國行省區域分圖彩印各省更分道區重要縣名皆爲列入他如商埠、鐵路均據最近調查取材詳略適宜足供高小地理教科之用

改造第四卷第五號目錄

一　裁兵計劃書……蔣方震
二　學術方法上之管見……君勱
三　倭伊鏗譚話記……宰平
四　卓萊氏之階級互助觀……蔣方震
五　參觀地曲洛寒罪犯改良所記……陳萱
六　科學及其研究之機關……夏元瑮
七　十字街頭的中國……易家鉞
八　貨幣廢止論……李三无
九　希臘文學研究……瞿世英

中華書局出版

學衡

第二期　定價二角五分

要目

通論　再論學者之精神……劉伯明　評今人提倡學術之方法……梅光迪　文學研究法……吳宓

述學　國學摭談……馬承堃　許書述微……張文澍　四書所啟示之人生觀……繆鳳林　馬克思學說及其批評……蕭純錦

文苑　詩錄　鈕康氏家傳……吳宓譯

雜綴　無盡藏齋詩話……邵祖平　浙江採集植物游記　胡先驌

書評　梁氏佛教史評……柳詒徵　評嘗試集……胡先驌

心理

一卷一號　定價三角

要目

歷史　心理學史……陸志韋　吳定良

兒童心理　研究兒童的知識之方法……陳鶴琴

變態心理　分析心理學　余天休

智力測驗　智力測驗的歷史……廖世承

教育測驗　識字試驗……張耀翔

（改变）

一得錄

百里

賽先生與人類

一　賽先生這塊金字招牌誰敢反對！但是他同人類有滿個微妙的關係：從賽先生眼光看來人類是極不值錢的一個渺小東西，但是人類因爲尋着賽先生却發作了誇大狂的病，那裏是什麽「科學萬能，」不過人類當尋着賽先生時一種高興罷了。（人類發明了科學所以賽先生做皇帝，人類就是太上皇，）這個高興的情調一時低下去又說是「科學破產？」

二　好像人類現在把賽先生麻煩死了，而賽先生自身却大有被髮入山之勢！麵包問題，也請賽先生來管。男女問題，也請賽先生來管，而賽先生好像很不耐煩似的，一直向人類以外的方面跑去，從前什麽聲光力熱，那裏是物理學，不過是感覺學能了。賽先生的聲學是人類耳朵所聽不見的占大部分，賽先生的光學是人類眼睛所看不見的占大部分，至於那相對論四項方程式，更連類想像也很困難的，這不是賽先生遺世獨立的趨勢麽？

相對論與中國

雖則我們對於譚先生的人格理想，是很敬服的。但是現在看到仁學裏面，拿以太說靈魂，拿引力談愛情等處，總不免有點懸必。現在新發明的相對論又出現了。這三個字再要拿拉皮條的態度來應用，不知道又要發出多少怪議論？我懂不得相對論，不過我知道相對論是相對論，中庸是中庸，兩者是各不相侔的，相對論同中庸的距離，恐怕比「井田」同「社會主義」的距離還要遠些罷。

憲法與股票

股票者，憲法之母也。

大家說國民不管事，我就想國民爲怎麽不管事？假如我有五畝之宅，我乃樹之以桑，……我生活在農業的自足經濟社會中，我真不願管國事，幷且也不能管國事。

假如我的房產田宅變了股票，我至少不能不看報，他的漲落原因，自然不能不研究，那麽自然會一步一步的眼光向着政治方面走，這個時候要叫我不管，我只好拚命。

股票到底是好東西壞東西，姑且不問，總之一個的生活同那個生活一天接近一天，人民的政治興味，就一天高一天。

要知道人民可以不管國事，人民總不能不管自己的生活，做不當以政治爲生活，而當從生活談政治。

小孩子看的書

中華故事

▲已出十冊
▲每冊一角

本書材料。活潑而富興趣。絕無枯燥之弊。並按課繪成精圖。加以說明。文字淺顯。圖畫明瞭。且每課事實。皆本諸經史子集。無一字無來歷。無一事不正確。兒童平時觀覽。既可裨益性情。將來作文。又可補充資料。家庭教育。幼稚教授。及小學校學生自修。均極適宜合用。

中華童話

每種五分

小小說

已出八十餘種
每種定價五分

小小說的材料，都從著名的說部書裏邊取來。像歷史，故事，滑稽，神怪，義俠，無一不有。已出了八十餘種，每種都用簡明的白話文編成，現在盛行語體文的時代，看了這種小小說，既可以消遣消遣，也可以曉得語體文的門徑，豈不兩便麽？

大鬧五臺山　混世魔王　龍圖奇案　滑安州　人參果　八卦陣
鎚挑小梁王　秦瓊賣馬　草木皆兵　花果山　鄧家莊　五龍陣
泥馬渡康王　蓮花化身　讀書刺股　牛頭山　長板坡　青龍山
火燒安樂村　狄青比武　旅店除奸　風波亭　眼中人　四神祠
大破濟陽城　武松打虎　飛虎將軍　火燄山　陰陽鏡　能仁寺
火燒葫蘆谷　教場打拳　馬賁報仇　黃泥岡　天門陣　梅花樁
大破混元錘　大鬧酒樓　癩頭和尚　渭水河　戰猇亭　十字坡
火燒草料場　七擒孟獲　王佐斷臂　夢珠樓　鴛鴦樓　大獲山
活捉孫飛虎　審僧黑案　陳琳救主　馬陵道　大官牌　花樂
望蒙山鬪箭　臥薪嘗膽　狄青平南　君子國　采石磯　刀王
火燒博望坡　孟良盜骨　天河怪　鬧天宮　假仙師　霸王扛
文白降龍　巡檢招婿　麥角峰　過五關　潯陽江
火燒赤壁　義士贈刀　親家莊　紅孩兒　劉老老
烏江自刎　嵩山大戰　魚腸劍　連環洞　濟昏陽
勞羅眞人　僧道鬥法　摺扇案　九龍山　無底洞

兒童文學叢書　故事

▲第一二三集
▲每冊七分

我國兒童瀏覽之書，向來極少；敝局特編兒童文學叢書：一方養成兒童看書的能力；一方培植兒童文學的興味。現在先出故事三冊，用有趣的事實，簡明的白話文，美麗的插圖，彩印的封面，實在兒童心愛的書！父兄師長應該提倡兒童閱覽，用作獎品，尤其適宜。

世界童話

每種五分

裁兵計畫書

蔣方震

導言二　誰爲裁兵者

裁兵云者事實問題也然事實上軍人已爲最高之主體，而兵事已爲最後之解決法，則試問將何所從而得一最高之最高者以解決此最後之最後問題乎？距今十五年前，各省軍事高級官，其值不過等諸一候補道。督撫之擁有兵權者，惴惴焉惟軍機喜怒之是瞻。嗚呼何其怯也！曾幾何時，而軍人乃一變而爲主權者矣且爲絕對的主權者，挾其至高之力羣天下之力而莫之能禦矣。

革命之役則譬若孤舟遇風，趁一羣人於荒島之上，當是之時一切法律習慣名譽凡人爲之空拘束脫然大空一反乎原人之狀態惟其然也則以天然之需要爲需要天然的手段爲手段需要維何吃飯是也手段維何强力是也於是「實力解決」四字天下乃靡然從風以迄於今日

今更欲以實力解決實力也於是談裁兵之方法者有數說焉。

第一說以兵裁兵說　此說則歷史上已絕對證明其爲不可能。民國初元南方之兵，則袁氏既裁之矣。參戰軍則曹張既裁之矣。桂軍則粵軍既裁之矣。馮國璋何嘗不裁江蘇之兵，王占元何嘗不裁湖北之兵，而曾何當於事之毫末也。此種驅虎吞狼之策，狼去而虎勢益張耳。此則僅就表面言之也。再深考之猶有數說，其一則欲以較良之兵裁較惡之兵也。其實此較良云云者初無一定之標準各人皆各以自己之兵爲最良而以他人之兵爲不良今則誰能執尺以量之斷之乎且於羣不良之中而有較良者出則此較良者必先立於孤立之地位而爲塵世之風濤所摧折如其不摧折也則必其較良者已漸變而爲不良者也此深知近世軍事史者所能言者也。其二則文治派欲執武力以爲後勁而實行其所謂文治主義是也。自軍民分治說盛行以來，各省添置省長矣。且斤斤焉爭警備隊之權矣其結果之最大限不過徒增一種兵以爲保護省長地位之用於人民何益焉於裁兵何益

焉。且力與力遇則強者必占優勢此定理也今欲以省長手中之小力裁督軍手中之大力其何能濟至其三則近今新說亦有倡之者矣。如憲法上准人民有執武器以自衛之權。如商會可自辦保衛團之議。此說以人民治安為基礎近似矣。而事實上若無根本之規劃則其事必不能成而此種規劃之實行其難較裁兵為數倍苟有此能裁兵云云者一舉手耳今日方以裁兵為問題而欲執此以為方策是亦一饑而食肉糜之類也是故以兵裁兵之說不可行也

其第二則有外力裁兵說　此說雖未能成為一般之輿論，然吾人於國民沉痛之哀呼中，則亦嘗聞其崖略矣。誠哉今日之局勢則外人勢力乃獨為最後之最後也。雖然此事果將由何道以實現乎？則亦一因果倒置之說也兵多而財竭財竭而債不能償債權者之督財乃所以督兵也信如是也則今日之舉債以奉軍閥者乃誠為裁兵之第一政策矣有是理乎吾今姑不為愛國論，而就事論事，則試問今日中國之養兵，果與外人有何種直接利害關係，而彼外人乃不憚煩而為我裁兵也？遠之徵之鹽務借款——觀於稽核所之監管收賬，而不能為鹽政立遠大之改革案，可知將來彼亦只問債之償不償而不問兵之裁不裁也——近之徵之太平洋會議——以裁減軍備相號召而中國獨不與於軍備會議——彼蓋明認中國之兵與彼無關也。夫至於中國之兵與外國之債發生直接利害關係則中間必經過破產之一關而破產後之收拾蓋已不在裁兵而在治匪且論者萬不可以「國際聯盟」「軍備縮小」等旗幟而認彼為平和之神也。縱彼外人果人人為慈悲之耶穌而吾人即首於其前則耶穌亦必示我以裁兵之真訣曰「天助自助者！」於是吾人更進一步而為具體之觀察。

中央政府能裁兵乎　夫名義上則中央僭為最高之主權者矣，然今之事實為何如，中央既以擁護而成，則最高權固已在彼不在此。蓋自中央欲藉外省之力以平政爭，而外省之兵增。既而又欲增中央之力以控制外省而中央之兵又增。結果則外省又聯而攻中央，而外省之兵又增。今欲擁中央之空名，以為裁兵之主體，空言既無補於事實力又無自而成。此事實上之不能一也。不獨此也，吾嘗歷遊南北而知裁兵之事必不能談之中央也山東而欲裁兵則獨有其應用於山東之辦法必不能移之河南。他省之例均如之。蓋各省本各自有其形勢而裁兵之切緊問題實根據於民間生活故欲長久治安而不本之天然之形勢則命

合辦法等語具文豈曰裁兵實以造匪此事實上之不可又一也是故裁兵而專談之中央則除將來實行裁兵借款時中央多得一層回扣以外無他事。

軍閥自身能裁兵乎？此誠一簡捷明瞭之辦法而惜乎今日無此野心家也當清之末，天下皆不練兵而袁氏獨練兵此其所以成也今天下皆增兵矣，苟有人焉獨能裁兵，則必為最後之成功者無疑，而惜乎軍人無此能力也嗟乎，讀者慎勿謂中國之不能裁兵原於軍人之强也兵之不能裁實原於軍人之弱讀者又慎勿謂軍人之爭權奪利也。彼其所爭者乃至暫之權所奪者乃至微之利蓋十年來以生活之動搖與精神之頹喪其神志已極其衰落其貌似糾糾者，不過為生活本能所衝動充類至義之盡迄於無着落之虛榮心為止而猶僅僅一二少數也故望軍人裁兵貌似與虎謀皮而其實則「望蚊負山」也彼日本今日能聽太平洋裁兵之計畫者，正足以證明日本軍閥統御力尚在至强之度而非他國軍人所能望其項背者矣。

國民全體如何乎 此其為義正大，當無可說。然其旋乾轉坤之機括則殊未就依舊式的歷史眼光視之則國家政治之紊亂一旦由經濟之道以侵入於社會則必為一度之革命以今日之時考之則可矣然一物質進步已能使滬上亭長束手於二十世紀之中國舞臺上今津浦京漢兩線已如束巨鞭於胸中而長江之脈事實上已為國際共有此後黃巢李闖必為一種離心運動必不能為集中運動故人民之力除非再歸於經濟一道再從此而持入於政治革命此其為期當復遼遠(至少十年以上)以新式之政治眼光觀之，則國民願力之發展必藉一種組織之機關(如代議政治之議會)而其力始宏中國則依農業的自足經濟之犧牲對於政治向取不管主義而舊社會組織一切不完備縱有切膚之痛感切於心其呼號之聲乃仍為冷澀之空氣所沉滯而况乎并此形式而無之也

研究至此，則吾人殆幾幾入於絕路矣。何者吾輩雖有十分之志願，周密之計畫，而無一物焉足以為裁兵之主體。一切皆空口說白話，復何當於事。雖然吾人試反覆細思之。

為便於記憶計，吾先提一簡捷之口語以為問題之鑰蓋得此鑰而鎖自開法自解矣其鑰維何曰

「兵就是人」

兵之當裁與可裁蓋發生於兵之自身今視兵爲社會上一「特別物」而欲於兵之外求一物以制之宜其不可能也善哉分析之爲義也今姑就其大綱言之，則兵也者其一半爲「人」而一半爲「器」裁兵云云者使「人」放下「槍」耳以「人」裁「人」不可能也以「人」裁「器」則一舉手之勞也雖然人之爲義何如也？

其第一義曰人是活動的(非固定的)活動云者謂其力之大小，依各種時代形勢爲變遷。同是兵也有時可極强有時亦可以極弱而尤不能以物質上之多寡爲衡故以「兵」爲「最高力」者僞也此可證之以最近之史事。夫孫黃之在香港東京則有何力者而癸丑之後，擁南方數省之地而卒無以自全。袁氏之在河南，慄慄乎惟朝命之是畏則有何力者而帝制之役，長江二十萬雄師，仍無奈何邊徼之攘臂一呼。當段氏手無一兵，而北洋將帥擁以爲魁，及其擁十萬之衆不崇朝而爲人所敗。信曰兵力爲最後解決也則革命不成而帝制可行矣。然則兵力之不可恃，而兵力之後尤更有其所謂最高力者，不大可解耶人心之力其所以能超絕於武力以上者正以其武力之形質在器而其精神在人蓋兵卽人也

雖然，僅此第一義，猶未足以怯懋者之惑也彼以爲民黨雖不行，，使袁氏無此六師兵力，則南京之勝敗不可知。袁氏縱失民意，使雲南而無一旅之師出四川，則帝制終成耳。是故空談終屬無補而可貴者仍在實力也是說也蓋導天下武人以陸續入於陷阱而不自覺者也此其故殆了解第一義而未了解第二義者也。

其第二義維何，曰人是受制裁的(非獨立的)今試問刀與槍孰利則必曰槍利，千人萬人之力與一人之力孰大，則必曰一人之力小衆人之力大。然則藉曰惟力是視也彼軍官執其不開口之刀何以能於十人百人千人萬人泰然自享其優厚之俸給？是故苟無制裁則軍隊之本體且成立不了而何待於裁而此制裁力則固非兵自已之而自有其來源者也

一　人類曷爲而受制裁耶，其最初之出發點則生活問題是也今夫吾人遇童子執金於途，而不思奪之者，此因畏法律然耶？藉曰法律也。則試問誰實承認此法律之存在者？蓋人人各欲於安寧秩序之下以自樂其生此爲不可抗之自然律惟此種自然律

每依社會之特殊狀態，而成爲形式之法律，則各有其雜駁之色彩。如西洋制度帶有市民資本色彩，中國制度帶有君主武力色彩，而社會之狀態既有變更，（卽革命）則此種制度每因色彩之變換而本體亦一時受其影響。前文「荒島」之喩正指此也。然此荒島的臨時狀態固日日向「社會自然狀態」以趨。譬若羅針，縱或有時偏東偏西，而既定之方向決不會失，故軍人之力既依荒島狀態而伸，則必因與之相反之社會狀態而紬寥乎？此則知凡可以促進此狀態之推移者，皆足利用以爲裁兵之具，而裁兵之奇策乃正在此人人日用尋常間也。雖然，猶有說：

吾人人可以裁兵，而人人終未能裁兵者，人人皆各有其應走之道而未走故也。等是一衣食問題也，農有農之辦法，工有工之辦法，各失其道，各不能成。故政府有應走之路而不走，而責人民以走此向來卸責之辦法，猶可說也；乃人民有應走之路而不走，或馨香以禱焉，或指天而咀焉，此眞自身之萬刼不復，而不可與言者矣。今姑擧各方面應走之路，扼要言之：

人民方面應取之策略有二：

（一）言論之注重　今人動以爲裁兵需實力，空論則何濟於事？夫以空論爲無濟於事，此軍閥之所以跋扈，而兵之所以迄於今日而仍莫能裁也。夫政爭各國之通例也，政爭而至於用實力解決，則中國之所獨也。何也？人人皆輕視空論，重視實力也。是故議院之辨論，空論也；總理之演說，空論也；新聞之文字，亦空論也。其在各國，凡政治之解決於辨論演說文字者，用之於中國，則必有藉夫軍力與槍刺。嗚呼！吾國民乃靦顏以談裁兵乎？軍刀與槍刺皆公等當日所三揖讓以請其出來管政治者也，而今乃恍然悟其非乎？悟其非，而猶不思將自己之態度根本爲之一變乎？且經典空論也，憲法亦空論也，誰實挾武力以行之者？彼無知之槍與刀，果無目可以識字，無耳可以聽講議之聽之者人也。今不從此之求，而欲藉一種他力以制此力，吾敢明告之曰：「此路不通。」夫言各有當也。今政府下一裁兵之命令，總統下發裁兵之通電，吾果將以空言譏之，何者？彼負行政之責者，自責乎有事實也。今人民則自立於主人翁之地位，但求其有正當意志之表示斯可矣，何必僕僕效公僕之所爲乎？且天下惟空，斯可以對實耳。是故替別種事業首貴有團體有組織，惟獨國民之裁兵運動不可有團體，不可有組織，無團體斯爲團體之至大者，無組織斯爲組

織之最精者。以「人」之觀有團體爲團體。以「人」之國有組織爲組織。裁兵云云者。一舉手之勞耳。

一爲知識之準備。　溯軍閥跋扈之源。則一般人每以軍事爲一種專門職業。即政治家亦謙讓未遑。曰「吾於軍事爲外行」此亦其一大因也。軍事爲一種專門職業。此十六世紀封建武士之習慣。以今日二十世紀之新軍制。則其要點乃專在普通二字。世人或謂今日器械愈精，尤非專門學術不辦。而不知此所謂專門者。乃學術上之專門。即社會上之專門學也。蓋器械愈簡單則使用之也愈難。故武士之刀法。非十年不能成家。器械愈複雜。則使用之也愈易。故美國以一年之久。亦卒造二百萬之大軍。夫使人人皆兵。則試問軍閥又何自而存。在今姑勿論。但能使社會上對於軍事之根本有相當之常識。則其力已足去軍閥而有餘。戢戢以還。一般人以反對軍閥。而尤厭談軍事。此其趨向。實爲根本倒置。夫必深知兵之爲何物而後可曰吾欲云云。此就知識行事之原則上言也。至若責任上則護國之義務。惟使國民共負之。不以此專責之軍人。而後軍人偏僻之見。可以消。專橫之弊。可以免。今之談裁兵者。其言論既未深入奧理。其行事又未肯明負責任。乃若曰「吾姑希望人之裁之耳」此種態度。將來則徹獨人不能裁兵。且將裁人矣。而其原則實在於知識不備之故。是故國民而不欲裁兵則已，苟欲裁兵則第一要義，當首先知兵之爲何物。爲何事。故吾主張凡高級中學以上必列一種軍事功課，而後裁兵之基礎始可確定。非然者。今日縱費大力以裁之。一旦社會狀態又有變遷。則此糾糾者。必又將重登舞臺。以演活劇。吾觀於俄之革命。及夫拿翁三世之興。乃知裁兵而不植其礎於國民。其事終屬無濟。而武人之專橫與否。乃與國民之軍事智識有消息盈虛之故也。

政府方面　吾不主張以政府辦裁兵之事，然因此而遂謂政府無能力。故無一事之可辦。則大謬不然。政府之責任首在立一二根本基礎，使裁兵之可能性。日益加增。而不必冒裁兵之美名。以欺衆。是故文告命令皆人人所能爲，無待於政府。而政府亦自有其他人所不能爲。而政府獨能爲之之事。

一軍事制度之確定。　練兵三十年，而到底兵要多少，官要多少，始終未嘗確定。此亙古未有之奇聞也。昔在清季中央欲練兵而督撫尼之。民國近年則各省之兵餉，藉擁護中央之名，以爲擴充之交換條件，其事適相反而心理乃相同。論者誠以制度爲

一種具文乎。然中亦有別。有具文之制度若前清三十六鎮計畫是也，中央欲借此以爲集權之具，而卒爲地方所格不能行。有非具文之制度，若北洋之營制餉章是也。今日之所謂兵者蓋猶藉此制度之形式而存在。而前清局部之殘骸猶能存在於民國十年之久固民國之政府無張弛亦事實上羣衆集合終不能不有一種形式以維持之一證也。制度之綱曰人曰錢而其要旨首在立事實上必要之制度非政略上作用之工具至其條理當待本文。要之裁兵之事業無論爲上動爲下動欲從事於進步則必自制度入手何也裁兵之目的固在求社會之秩序安寧也非然者何必裁變斯可矣故談裁兵者決不能以「走開完了！」四字行之

一經濟事實之發展　事有似於軍事無關而實與軍事根本上有莫大之影響者經濟事業是也。今日兵多之直接原因首在政爭之用武革命歐戰發生於粵漢鐵路未成以前，此民國之大不幸也。南北紛爭原實坐此。政爭之不上軌道固實力主義爲之原，而環境實有助長此主義者。是故皖直之戰三日而決南北之和五年未就。且彼明知不能用武而武力武力之聲乃愈高今國民方求其彼此決一眞勝負而不可得矣此一例也今日中國較完善之區首推江浙江浙之兵寧獨少於他省而事有不同者首府在事業勢力之中心地位處交通便利之末點也此二例夫謂不裁兵，則無論何事無從措手，此言當也。然社會事實者環之無端論者試一思裁兵後對內景況何如則可知事業愈發達交通愈便利之地駐兵愈可以少乃至於無而今日者陝西四川諸省之羣盜如毛恐雖欲不置兵而不可得也則經濟事業之發展與裁兵事業之消息盈虛亦可以見矣

兵之當裁與可裁蓋不在財政不在政治而在乎今日軍隊之自身是故今日軍人無論他從何方面走其最後之一步必至於「裁」而後止所謂上不裁則下裁之人不裁則自裁之是也是故軍人氣力之大小視其自身能裁之程度以爲衡軍人自身之利害視其自身可裁之態度以爲準天可變道可變此原則必不可變

惟然而全國上下皆有其可走之路矣問題所在只在肯走不肯走耳雖然此非肯走不肯走之問題而存在不存在之問題不肯走則亡耳中國人不能無生中國人必有裁兵之一日雖然兵亦人也以兵爲「人」則兵可裁以兵爲「物」則兵不可裁不惟不可裁兵且將進而裁「人」也　是故裁兵者人也

民國十一年出版雜誌一覽

名稱	每冊定價	每年期數	何處編輯
▲中華教育界	一角五分	十二期	本局編輯所
▲教育叢刊	一角五分	八期	北京高師
▲教育彙刊	一、四角 二、五角	二期	南京高師教育研究會
▲中等教育	二角	四期	東南大學 南京高師 附屬中學
▲心理	三角	四期	中華心理學會
▲學衡	二角五分	十二期	南京學衡雜誌社
▲改造	二角五分	十二期	北京新學會
▲中華英文週報	五分	五十二期	本局編輯所
▲數理雜誌	二角五分	四期（一、四、七、十四個月出版）	北京高師
▲理化雜誌	二角五分	四期（一、四、七、十四個月出版）	北京高師
▲博物雜誌	二角五分	二期（一、七兩月）	北京高師
▲詩	一角	十二期	中國新詩社

（注意）各雜誌郵寄費每冊照定價加一成計算郵票代價照九五折計算

學術方法上之管見

（與留法北京大學同學諸君話別之詞）

君勱

我與北京大學之關係。不過千九百十八年下半年三四月之久。所教者不過研究室中三四人。故與今日在座之劉半農先生及同學諸君。當時竟未識面。到歐洲以來。東奔西走。不常在法。晤譚機會甚少。今承劉先生及諸君之招待。反令我心中惶恐萬狀。適劉先生說及此番歸國後在政治上學術上盡力之方針。對於此層。自己一無把握。故不敢對諸君有所陳說。但在歐三年。自己思想上自有一種經過。故今日與諸君之譚話。作為我自己之回顧錄可焉。

第一　自己思想之經過。諸君知道吾是研究國際法之一人。何以忽一變而攻哲學。此誠諸君所最要聞我之一點。初到之第一年。往來於倫敦巴黎之間。所注意者。專在和會外交之內幕。自山東問題解決。佛塞宮條約成立。我心中大為不平。覺得協商國政治家之所謂正義人道者。皆不過欺人之詞。因而想及所謂國際法者。實等於國際的非法。(Völkerrecht—Volkerunrecht)若抱此類條文。為吾一生研究之目的物。則除縱橫捭闔以外。尚有何物。而吾一生雖盡窺外交秘奧。而於世界人類有何益處乎。

此第一年之感想雖如是。然自己求學方針。尚未確定。我記得梁任公先生於千九百十八年六七月間。晉訪法國哲學家柏格森。是日同去諸君中。有學陸軍者。有學物理者。有學銀行者。任公先生亦欲強我同往。我竟謝絕之。此時我心中尚以為哲學乃一種空論。顛倒上下。可以主觀為之。雖立言微妙。無裨實事。與馬克思少年時批評黑智爾哲學為海嚴上之音樂。正相類也。任公先生與柏氏譚而歸。告我以所譚內容。及今回想。覺一字不記。我之淡焉漠焉之態度。可以想見。使在今日而有語我以柏氏口授之言。我且立刻記下。而當日乃見亦不願去見。則吾此時束縛於現實生活。而忽視人類思潮之大勢力。可想見矣。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同梁任公先生遊德。任公先生屬予開一在德應見諸人之名單。予平日所注意者。不外政黨首領及軍人。故名單中所列者。不外社會黨首領如柯慈基(Kautsky)如前總理夏特曼(Scheidemann)當時之陸軍總長諾司關(

Nosko)右黨首領海爾佛立希(Helferich)戰時之參謀長羅頓道夫(Lndendorf)諸人而已。及至巴揚之都城孟勳(München)後。任公先生忽自想起曰。日本人所著歐洲思想史中。必推柏格森倭伊鏗兩人爲泰山北斗。我既見法之柏格森。不可不一見德之倭伊鏗。奈在旅行途上。無法覓人介紹。乃自致一電於倭氏。達願見之意。且述其寄寓信於耶納之某客舍中。及抵耶納則倭氏覆書已在。極道歡迎之意。是日爲一千九百十九年正月一日。訪倭氏於其宅中。談約一時半之久。所談不外精神生活與新唯心主義之要點。任公先生再三問精神物質二者調和方法。諸君知道倭氏哲學之大本曰精神生活。而精神與物質相對待。舍物質則精神無所附麗。舍精神則重濁之物質則無由向上。而二者之相須爲用。厥在行爲。厥在奮鬬。故與黑智爾輩之以爲眞理可以在論理上求之者。正相反對。倭氏爲人。獨立演台自遇所信。雖千人爲之辟易。而兩人對答。則訥訥如不能出諸口。倭氏對於任公先生之問。自知難以一二哲學概念表示。乃屢屢以兩手捧其赤心。以表示將精神拿出來參透物質之意。彼之以兩手捧赤心之動作。一再不已。我之旁立而聽者。尤感其誠意相喻於不言之中。是日倭氏以自己著作一一署名分贈之諸來客。又以任公先生新唯心主義與舊唯心主義之異同一問。非立談之間所能畢事。自允手寫一文。時倭氏方有他種著作約期出版。適其夫人在旁阻之。謂汝奈何有此時日作此文章。而彼絕不以夫人之言爲意。待吾等遊耶納及路德幽囚之地華德堡(Wartburg)而返柏林。則倭氏之文已先我等而來矣。以倭氏七十老翁。精神矍鑠。一如年少。待異國之人親切眞摯。吾乃生一感想。覺平日涵養於哲學工夫者。其人生觀自超人一等。視外交家之以權謀術數爲惟一法門者。不啻光明黑暗天堂地獄之別。吾於是棄其歸國之念。定計就倭氏而學焉。吾之所以學哲學者。非學問之興趣。非理性之決定。乃吾內部之衝動。乃倭氏人格之感召。嗚呼。豈惟一生。即人類一部歷史之變遷。起於衝動起於直覺者十之八九。若其本於理性本於智識者。不過十之一二。即此可以知主智主義之失敗。而生活哲學之所以成立者。非偶然矣。

第二　學問上之比較研究。我今日所欲與諸君談者。不在倭氏哲學。故倭氏哲學內容如何。可置不問。蓋我平日所最恨者。厥在自甘於爲一學派之奴隸。我雖從倭氏學哲學。然不願獨尊倭氏之言。視爲世界獨一無二之哲學。而日平所採方法。則爲比

觀研究。蓋以我觀之。世界現象。可從種種方面以下觀察。譬如以哲學言。則有唯物唯心兩派。唯心派以爲真實在心。唯物派以爲真實在物。換言之。外界之物爲獨立實在。不關於心之知不知。美之實用主義則又排斥唯物唯心兩說。以爲議論紛紜。無關實際者。皆可置而不問。獨以有實用於人類者。則視爲實真。凡此三說。孰是孰非。是另爲一問題。而要之當此新文化發動之期。則學說輸入方法。不可不研究。吾以爲種種學說。固應同時輸入。即以同一學說言之。不僅正面之言應輸入。即負面(即反對者)之言亦應輸入。僅如是方能啟人懷疑之心。令思想發達。人智進步。若僅僅推尊本師。則舊偶像雖去。而新偶像又來。決非吾國思想之福。吾更舉一例以證之。同一社會主義也。在法爲桑地加主義。在德爲馬克思主義。在英爲基爾特主義。在俄爲布雪維幾主義。可知一種理想。因提倡者之性質與國情而大大不同。安在其能獨尊一說而排他說。吾之爲此言。非勸國人對於一切主義不加以偏信。吾知實行者非理論家比。貴於以一種主義。堅持不變。而後其說乃能得人信從。而生效力。吾之所欲針砭者。則在學問家與思想家。此兩種人。當其輸入某學說。應將此學說之反對論。加以研究。則其效果有四。不至獨斷(Dogmatic)一也。不至生不相干的門戶異同二也。經比較以後。自己眼界更加廣大三也。折衷諸說後。或者更得一美備之學說四也。諸君聞吾言。切勿誤會我不勸人在學說上有一種立腳點。而專取策府統宗或兔園冊子式之議論。吾確信學問上之門戶。是萬不能免的。然此類門戶之對抗。由於將英美德法各學問大家贊成者反對者比較研究以後。而自己真有所信。則此類立腳點。必有益於吾國思想界之進步。若但以一家之言鋪張揚厲。徒以造成不相干的門戶之見。是徒陷國人思想於狹隘。而非學者客觀的求真之態度焉。總之。一種學問。在其本範圍內。將英美德法或其他國之正負兩方。一一從而比較之。然後再定自己之立腳點。不可但推尊一國中一派之言。以自陷於偏狹。再申言之。以歐美思想界爲一全體。儘其異同諸說而盡研究之。再定應取應舍之方針。則於會通之義。庶幾近之矣。

或者以爲真與僞兩言而決耳。若甲說而真。復何取乙丙丁諸說。若乙說而真。復何取甲丙丁諸說。吾以爲不然。哲學上之唯心唯物之爭。歷千餘年而不決。安見真僞標準之易定耶。自心理言之。但見變而不見常。(如柏格森)自論理言(如認識論之

哲學家）之。但見常而不見變。安見眞僞標準之易定耶。甲曰萬物本身。非人類智識所得而認識。乙反之。安見眞僞標準之易定耶。甲曰人類智識如工具然。故自原始以來。雜以實用之念。（如柏格森）乙駁之曰。智識與實用離而爲二。如高等數學何嘗有實用之念夾雜其中。（羅素之言）是安見眞僞標準之易定耶。以上所舉贊否兩方之說。皆哲學上之爭論。故孰是孰非。極難解決。然推之實證論之科學。又何嘗不如是。甲曰物質之本體曰力。乙曰愛納涅。丙曰電子。奈端之言曰時空爲絕對的。愛因斯敦之言曰時空爲相對的。達爾文之言曰進化上之異同之故。起於偶然。拉馬克曰不然。是起於個體自覺的努力。如是即以實驗科學言。又安在眞僞標準之易定耶。吾之所以縷縷言之者。凡以證宇宙現象。可從種種方面以下觀察。不可但信一說而排他說。歐美人之所未嘗反駁者。以吾國現時之學術狀況。固無反證之法。若歐美之已嘗論及而見諸文字者。明明贊否兩方之說。各有一面之眞理。者吾而但執一家之言。不及於他方面之研究。或明知之而故意以一偏之言誇耀於衆。是但見其狹隘。安足與語宇宙之大耶。

或者以爲此種比較研究之法。不出三種結果。第一，（Eclectic）任意採擇。故其言爲不澈底。第二，（Compromise）調和衆說。而內部不能凝成一體。第三，學理上之研究，雜以國情之適不適。則與客觀上之眞理。愈離愈遠。此所慮者。固屬甚是。然與我上文所云云。係屬兩事。吾所欲言者。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研究，而制度之採取不與焉。蓋同爲社會科學。同爲自然科學中亦不免於贊否兩方之說。故吾人對於此兩方之說同時加以研究。則因兩方之比較而可以發生新疑問。另開研究法門。即以至少之限度論。亦可收兼容並包之益。且諸君當知比較研究。不必定陷於以上三種弊端。譬如康德之哲學。非集合笛卡兒之理性主義與陸克（Locke）休謨（Hume）之經驗主義而成者乎。康德之哲學。卓然自成一系統。絕不陷於雜湊或不澈底之弊。此觀其比較研究後綜合之方法（Synthese）如何。而非綜合之必爲害焉。自來大哲學家何一不想以宇宙現象歸宿於一系統。故黑智爾有正（These）反（Antithese）合（Synthese）之說。斯賓塞自名其哲學曰綜合哲學。即此志焉。吾國文明。向與世界隔絕。自成爲一體。今海外新智輸入之機大動。凡歐美任何派別之學說。皆可供我取用吐納之資。以淺者言之。則兼容並包。以深者言之。則

融會各家之言。而自成一新說。此則吾思想界之所當有事也。

第三 思想之獨立。或者曰融會各家之言。以自成一新說。此事談何容易。不觀美國與日本。以此兩國學校之發達。學者之精進。而獨創之天才絕少。至今不免於步趨歐人之後。子奈何以此誇大之言告國人乎。吾應之曰不然。思想不動則已。動則非至於獨立之境不止。譬之孩童。早夕聞講師之言論。然彼決不以亦步亦趨爲滿足。自甘於爲應聲蟲或留聲機器已焉。行年稍長。彼一人之好惡取舍日益顯著。則其所思所言雖不免於教師之影響。然已儼若二人矣。一人如此。一國亦然。吾國人今日所吸收之外界思潮。他日必能鎔鑄之。以成一種新文化。吾之所敢斷言者焉。以日美之例相繩。是擬於不倫。日本美國皆新立之國。吾國歷史之長。不獨駕美日而上之。卽歐人亦瞠乎其後。惟其歷史較長。故思想之組織。較歐人爲廣博。彼所認爲不相容者。自我觀之。不妨兩利而俱存。彼之觀察。往往以短日月爲限。故所謂利者害。卽伏於其中。我以長時期統計之。故不斤斤於目前之利害。而另有一種通盤籌畫。歐人頭腦。偏於論理的系統的。故是丹非素。出主入奴之成見甚深。吾以客觀之念。超然於其各學派黨同伐異之上。故往往彼之所謂甲是乙非。自我言之。不過觀察方面之不同。若以日本較吾國。則日本人長於模仿而短於創作。吾國人長於創作而短於模仿。證之兩國佛教之變遷與歐洲制度輸入後之成蹟。可以概見。故吾以爲吾國思想界之獨立。殆早晚間事。或者美國日本之所不能者。而吾覺能之。亦屬不可知之事焉。（吾國人向以歐美並稱。實則久留美者。均爲予言美人思想界除一二例外如哲學家詹姆司 W. James 外。絕少創作之才。其學者著書。大抵鈔襲歐人之言以成篇耳。美人中亦有爲此言者。詳見劍橋大學講義。題曰今日之美國。）且思想獨立之能不能爲一事。應不應又爲一事。吾爲世界人類之一。有固有之文化與歷史。吾之所以自効於世界人類者何如。不可不及今猛省。世界一劇場焉。今之歌哭悲喜者歐人焉。吾則僅爲一看客。或爲他人之劇本。讀了一過。若此種僅僅享受而不參加活動之地位。吾國人其能甘之乎。必不然矣。

且以吾所見。則今日有一種形勢。逼吾國人不能不向獨立路上走去者。則歐洲思想界之危機是也。今日之世界。人人知其爲科學世界。然此科學世界是否一成不變。或已達最終進步之一境。我惟有答曰否而已。人生變遷。原無一定。故思想之變亦因

之。以希臘學術之昌明。忽一變而爲中世紀之宗教。由中世紀之宗教。忽又一變爲今日之科學世界。可知人生原無一定。今日所謂是者。安知明日不又視之爲非。自大戰以來。歐洲思想界以不滿於現狀之故。有要求改革者。有預言其滅亡者。其要求改革者之中。以社會主義爲最有力。然有更進一步者。則以爲在此工業基礎上無論如何。免不了資本主義。故其走於極端者。欲盡廢今日之大工業而返於中世紀之家內工業與基爾特。此即英國基爾特主義黨中潘底氏(Penty)之言也。其次在德國有一大著作。此書在德國有哄動一時之力量。尚在愛因斯坦相對論之上。其書出後。不及三年。已重五版。而第五版之絕版。及今已一年之久。其書爲何。則斯賓格雷之(Spengler—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歐洲末運論是也。其書大旨以歷史比生物形態。二者同受春夏秋冬時運之支配。故一國文化亦分幼長老死四期。斯氏自稱其書曰新歷史哲學。并舉歐洲今日之亡徵。比之希臘羅馬之末葉。若潘底氏之言。若斯氏之書。不過一二人之言耳。何足以判定歐洲全體文明之得失。然自斯氏書之流行。可知其書必與時代心理相暗合。而影響於世道人心非淺。吾之所謂危機者。蓋以爲歐人對於現時之學術現時之社會組織。已入於懷疑之境。彼旣自行懷疑。則吾國今後文化。更少依傍。舍自行獨立外。尚有何法乎。

吾國今日人心。以爲科學乃一成不變之眞理。頗有迷信科學萬能者。或者聞我之言。誤會我勸人不相信科學。不重視科學。此則決非吾之本意。故不可不加數語以申明之。吾在德時有同學擬譯斯氏書者。吾告之曰。此書一入中國。則吾國傲然自大之念益增長。必曰你看歐洲人將倒霉了。還是我之無動爲大的好。還是我三綱五常的好。誠如是。益以阻塞吾之新機。而新文化永不能輸入。吾之所以勸其不譯者。正以歐洲之科學方法與社會運動。足以補救吾國舊文明之弊。此信仰維持一日。則新文化之輸入早一日。若此信仰而失墜。不獨吾國文明無復興之機。而東西洋之接觸。更因此阻遏。然斯氏之書已早公開。無論譯與不譯。終必有傳至中國之一日。且歐洲人對於現文明之懷疑。已彰彰明甚。故不能以不譯斯氏之書。可以掩蓋吾國人之耳目。總之今日之急務。在求思想界之獨立。獨立以後。則自知其責任所在。或繼續西方之科學方法而進取耶。或另求其他方法以自效於人類耶。凡此者一一自爲決定。庶不至以他人之成敗。定自己之進退。而我之文化。乃爲有本有源。蓋文化者。特殊的。固有的。獨立的。

非依樣葫蘆的。此言新文化者最不可不注意之一點焉。

第四　學術以外之實際生活(Practical Life)世界大學之教育方法可分二大類。第一曰歐洲大陸上大學之智識教育。第二曰英國牛津康橋兩大學之實際生活教育。所謂智識教育者。學校之所以敎其學生者。但有智識之灌輸。其目的在造就學問家。所謂實際生活教育者。智識次之。而處世之道最講求。故教育中所注意者不在書本學理。而反在茶會體育及政治上之討論。此兩種教育孰劣孰優乎。吾蓋不得而斷言。以英國近時之新大學言之。大抵趨於大陸制。而反抗牛津康橋。似乎牛津康橋之教育專在養成貴族與英國之治者階級。故已不適於今世。然以我觀之。正未必然。以全社會學生言之。從事學理者多乎。抑從事實生活者多乎。以一人言之。每日十二時中適用課本上界說定義之時多乎。抑適用處世之方法之時多乎。凡此問題。皆不待辨而明。故吾以爲學校中學理固不可不講。而人類共同生活之規則。尤不可不在學校中練習。如打球如競舟。不獨强健身體已焉。以此種遊戲。皆賴多數人而成。而其間自有一定之規則。人人能守規則。人人知尊重他一造之意思。則共同生活之原則在其中矣。乃至牛津康橋之聯合大會(Union Society)其構造一如英威斯脫敏斯脫之巴力門。一邊爲政府黨。一邊爲贊成黨。合學生發表政見。各以分明之態度。爲贊否之主張。有時請國中政治領袖蒞會演說。而學生之中或贊或駁。從容論議。一如議員之討論議案。蓋維多利亞時代英大政治家。其十八九則牛津康橋兩大學之聯合大會之有辨才之學生。故謂聯合會爲政治家養成所亦無不可。

吾國政治之混沌。至今日而極矣。至原因安在。則人人必曰袁世凱爲之。軍閥爲之。我以爲袁世凱與軍閥誠罪大惡極矣。然所以產生袁世凱與軍閥者。則又我國民乏政治訓練之所致。爲政治活動者。不知政治上之主義。而但知個人之功名競爭。故同處一黨者。此傾彼軋。易授敵人以可攻之間隙。政黨之對壘。惟恐我之不勝而人之不敗。故絕不解英人所謂平等競爭(Fair play)之原則。凡以此故。十年九亂。而今日已陷於無政府之狀況。即有持各省自治之義者。然省憲法會議之成績。勝於當日中央憲法會議者幾何。夫當日之中央憲法會議之搗亂。猶可諉過於袁世凱與段祺瑞。然湖南之趙恒惕。則明明以制憲自由授之議

員矣。然以我所見報章。湘省憲法審查會中時以不出席爲抵制他人之具。中路出席。則西南兩路不出席。西南兩路出席。則中路不出席。且一造嘗乘他造之缺席。憑藉其多數。而擅改議事規則因此議憲之舉。已垂一年。而至今不見憲法之成。（歸國後聞湘憲法已成然憲法者非頒布了事故能否舉憲法之實須視其施行後成績） 夫所謂民主政治者。非多數政治乎。故少數之服從多數。實爲天經地義。以少數故而不甘於服從。則民主政治永不能運用。而統一之意思表示。永不能成立。再申言之。少數而不服從多數。則政府永不成而國必亡而已。諸君試思之。德之右黨。擁戴霍亨孝倫皇室者也。社會民主黨。主張共和政體者也。兩者之相處。不啻仇敵。然自憲法會議成立後。無論在大會或委員會中。未聞有以不出席相抵制者。一切會議中。右黨中始終守少數服多數之原則。惟在第三讀會中自提出一項宣言。曰吾人雖參預共和憲法之編制。然不因此而放棄吾人自身之信仰。蓋以此宣言爲保持日後自由行動計焉。吾以爲議會政治之下。多數少數與夫因多少數之勝敗。乃當然之事。爲少數者當指導輿論。以待捲土重來。若挾不出席爲抵制之法。吾而辦不成。必令他人亦辦不成而後已。若此心理。則國家非亡不可。

此種政治心理之矯正。實爲今後教育界第一要義。而矯正之法。則自小學以至大學。仿英國牛津康橋之制。注重實際生活是已。若各種體育若茶會若政治討論。皆令學生自組團體。有規則。有預算。有領袖者。有服從者。而教習則但負指導之責。不可罔加干涉。除內部破裂。或兩造不相容外。則學生有處置一切之自由。誠全國大小學校中種種團體之組織。秩序井然。有持久之力。有從容揖讓之風。金錢出入。一以預算行之。不令有一文之無着落。則本此風氣以施諸政治。而議會政治民主政治之實現焉。必矣。諸君慎勿以爲吾之所言。專以英國議會政治爲模範。蓋團體內部之團結也。少數之服從多數也。以口舌爭而不以武力爭也。憑輿論之從違以定負責者之進退也。此不徒資產階級之政治中應守之原則。卽無產階級之政治中。亦不能外此。蓋政治之立不立。視此而決。初不以有產與無產而異焉。

今日承劉先生及諸君之招待。異常欣幸。故將學術上政治上之管見。略述一二。縷縷言之。不自覺其冗長。蓋以我所見。所謂新文化者。不僅新智識已焉。應將此新智識實現於生活中。然後乃成爲新文化。故吾國學術上固當有一種大改革。卽社會上政

諸上之制度亦復如是要之當自種種方面造成一新時代此則吾之所欲與諸君共勉者也。

一九二一十一月十六日巴黎

中華書局出版

新文化叢書

書名	冊數	價目
達爾文物種原始	全四冊	一元八角
赫克爾一元哲學	全二冊	一元二角
女性論	全一冊	四角
政治理想	全一冊	三角
人生之意義與價值	全一冊	四角
歐洲政治思想小史	全一冊	五角
社會問題概觀	全一冊	八角
遺產之廢除	全一冊	八角
思維術	全一冊	七角
農業政策	全一字	八角
社會問題總覽	全三冊	一元二角
唯物史觀解說	全一冊	四角
近代西洋哲學史大綱	全一冊	三角半

哲學叢書

書名	冊數	價目
亞里斯多德	一冊	四角五分
實驗主義	一冊	二角五分

倭伊鏗談話記

宰平

此是今年三月間在耶納聽倭伊鏗氏講演的筆記；倭伊鏗氏因爲年老，早辭了大學教授。這回却爲着我們一連講了三天。每天約定下午四時，君勱同我到倭伊鏗氏家中喫茶後，就聽講；至天黑纔散。末後一天，倭伊鏗氏尙約我們如能多留，當再講一次。我因預定日期要到別處，可惜竟孤負了氏的盛意。然氏的熱心和親切，實在叫人見面之後，永遠不會忘記的。後來蔡子民先生到了柏林我又同蔡先生由柏林到耶納又見倭伊鏗氏一次。是日所談大略和前頭相同，就沒有記下。下文所記只有後半段不大容易明白，我且在此解釋幾句：倭伊鏗氏認定自然界以上有個精神界，因爲人類精神所發動的要求，如文學，美術，宗教，哲學等，皆能超於自然界而存立。不過所謂精神界，並非如樂園淨土，神秘不可思議，又非如自然界之現成的存在，必須人類之活動奮鬥而後能達到這種境界。活動奮鬥就是人的精神生活。實在就在生活中精神世界也就在生活中。到了精神世界，沒有個人和個人隔閡，也沒有國家和國家的隔閡，氏所謂宗教，就是這樣的境界。他又叫做「精神直接」把個人精神超入宇宙。宇宙觀人生觀融合爲一。而又不斷的向上創造生活無止境宇宙無止境宗教亦無止境。這就是蓬勃熱烈元氣煥發的倭伊鏗氏哲學。氏的神氣丰采行動言笑無一不發露這樣的精神，現在崇拜氏的所結合之倭伊鏗同盟(Eucken Bund)彷彿就是一種信仰的團體。我後來遇見幾個德國朋友，他談到倭伊鏗哲學，以爲氏的思想與其謂之哲學無寧謂之主義運動這句話似乎也很對。還有倭伊鏗氏夫人的一段話也甚有趣味，附在此處：一日倭伊鏗氏講完後，他的夫人(是個美術家)問我們道：假如倭伊鏗氏到中國講演，到底會發生多少影響？（從前北京講學社會商請氏到京演講這回我們見面又提及氏因年事已高辭所以他的夫人談到這一層）我們答道那影響一定很大很好的。夫人笑道：「恐怕亦未必然，倭伊鏗思想係根據德國國民性。中國和德國的國民性，自然是不能盡同的。所以倭伊鏗思想在中國，或者未必會發生甚麼大效果。」這層似乎也很是問題，

寫出來預備喜歡倭伊鏗哲學的研究

一

希臘哲學把宇宙看作有結構有目的；並非物質偶然和合。柏拉圖所謂「世界各種物象皆有定型，足見上帝也是明白幾何學的。」這一類的宇宙觀見解，到了中古時代，與基督教相混合。所以希臘一派哲學與基督教時代思想，皆以為人類不過世界中之一部分而已。哲學出發點在全體，嘗研究人類以外更有超出人類的世界。此種思想支配歐洲人心理，約有一千年之長時間。直至十八世紀啟蒙時代，纔把這觀念推翻了。可以說是哲學史上大大的變動。啟蒙時代思想，和以前不同的地方就是以「人」為出發點；以人的理性來解釋宇宙，大陸之理性派代表笛卡兒所謂「我能思想故我存在，」(Cogito ergo Sum=I think therefore I am)這句話簡直認定可靠的只有主觀之我，所有古人流傳下來的東西，要相信他是對的，非經過自己理性推究一番不可。打破從來神秘和階級權威的觀念，絕對看重個人理性，別開思想上民主主義的局面。笛卡兒以後如斯比挪莎(Spinoza 1632–1677)的汎神論，來布尼茲(Leibnitz)的原子論，皆受笛氏哲學的影響。汎神論不認世界以外有甚麼一個「神」自無而有的造成世界，又站在世界外邊來統馭這個世界。他以為神並非超世的，即在此世界之內，主張內在的實在之宇宙論。來氏則謂萬有皆原子所集合，而成此原子之發展不藉外助，皆由自力。不過發展有遲速，所以萬有狀態有差別。比如人類精神最為發達，動物次之，木石等等更次之，而人類之精神作用，亦即萬有本來所同具。此兩派學說在啟蒙時代影響甚大。再說啟蒙時代英國和德國又各不同，英國人注重在心理的個人的一種研究，對於超官感的世界不甚注意。德國思想則對於官感的世界以外，更注意超官感的世界。就是要把人的理性參透感覺以上之世界，康德哲學，就是這樣。他以為凡人皆具兩方面，一方面為必然的，現象的我，不自由的我，(受因果律支配故不自由)又一方面為當然的，我為精神的；我為絕對自由的我。他以為感覺不過是材料，組織這些材料要靠着理性。他把理性也分做兩方面：純

粹理性，是屬於現象的我；實行理性，是屬於精神的我。一個人有兩種的我同時存在。康德這種講法一邊看重智識，偏於主知主義，一邊又以為實行理性可以衝開宇宙，把住實在。此為德國哲學與他國不同的要點。菲式脫（Fichte）是承繼康德學派的，他却覺得這樣兩概說法不很對。菲式脫以為何必要分開說，只以實行理性貫串一切大本大原便夠了。他說哲學當以精神的我為起點，不當以客觀物質為起點。人的精神是能創造的，人若了解自己的人格，決不願為機械的客觀世界所拘束。一定會想以人力控馭自然。至黑智兒（Hegel）把人的地位抬得更高了。上頭說過康德哲學雖然要把人的理性，參透感覺以上世界，但是所說的範圍還是屬於主觀方面，菲式脫亦復如此；黑智兒更進一步以為不但主觀即客觀也是這樣。黑氏的邏輯方法，以世界歷史實為人類理性所支配，歷史即是理性的發展，就是自然世界也無非理性的發展。倭鏗氏講到此處他說黑智兒以為我存在，故世界存在，此說之弊，未免把「個人」的力量看得太大。其實吾人研究宇宙中一小黑子之地球上問題，尚有許多不能得其究竟。若謂把個人的精神擴充了，即可創造一完全世界，誰還信他呢？黑智兒既認為客觀世界也是理性的發展，那末理性之客觀的表現，自以國家為最。後來馬克斯之國家社會主義，實黑氏學說為之前驅。黑氏一派以為社會不過多人集合的總體，而國家則有其特殊的性質和組織。實超出社會之上，為理性圓滿之表現。這一派之反動即實證主義，如孔德穆勒約翰斯賓塞皆把官感所能接觸的世界作為研究的根據。至於超官感的世界，則一概不認。實證派既不認超官感的世界，只好就人力所及者，如孔德之愛他主義，穆勒之最大幸福主義。無非在這一方面求個社會的安寧快樂能了。實證派與康德以下各派不同的地方就是實證派以科學為基礎，不注重人類精神作用。此種思潮在歐洲近代十中之七受其支配。除印度外恐怕在東方亦復甚佔勢力。如其果能貫徹這種主義，也未嘗不妙。無如實證派的代表如孔德如穆勒如斯賓塞，孔德晚年竟變為宗教信仰家，穆勒死後發表的日記，對於善與惡問題，再三致疑，以為如無超官感以上世界，何以能向善不向惡。這兩位先生已為精神理性方面所左右的了。斯賓塞算是堅持到底，然照他所主張的進化說，如單變複同變異，儘着這樣變來變去，究竟有甚麼意味？今天所說的總括一句話：歐洲近代思想無非一個「力」

的發展全是表外的此種思想就是「動」「作爲」此種思想之結果覺得人生了無幸福之可言

以上第一天講

二

今天講的雖是接著昨天，但方面略爲換一換，今天係講歐洲自希臘以來思潮之趨勢，希臘人傳下來最有價值的精神就是審美觀念，希臘思想極看重自由，又極看重秩序，這兩種思想，都在美術上十分表現出來。希臘美術今日還可看見的，總覺得他的妙處既活潑又停勻這種特色簡直就是希臘人精神，到如今還活着，他的哲學他的政治思想，無一不是整齊和自由兩種思潮發生出來的。到了羅馬時代就大不同了，羅馬也未嘗沒有美術，然不是羅馬民族思潮的結晶體，羅馬精神很嚴肅，很平穩，所以他傳下來的東西，就是法律。經過中古到了新時代歐洲思想不是趨重實科，就是趨重文科一類學問，德國中學校就是這樣分開。至於新時代最普遍的精神無非動！進！對於靜的方面，完全不問。這種動和進的態度何嘗不是，不過偏在一方面，那毛病也就不小了。他們只知爲變化而變化，不再注意變化的後面還有甚麼東西？他們只知看重功用，不管功用的後面還有甚麼東西？因爲太偏的緣故思想上就不免起了衝突。我想東方思想比歐洲或者較少這種的病，最近代發生之社會主義固然有好幾種原因纔湊成，然看重功用之近代思想，實爲其中一大原因。功用思想與工業革命機械運用合起來，滿地就高高低低的長出許多工廠，社會主義是工廠裏邊開的花天天將水澆花的就是那些資本家資本家的罪惡他不把工人當作「人」看待他心目中只有自己事業上的成功這原是功用主義必然的結果。可是一般勞働朋友實在害得苦也。社會主義者爲的要改造這般勞働朋友的窮生活，却是有一樣很奇怪的事社會主義者所開出來方案還是忘記工人們一個個是個「人」人的能力本可自動參透宇宙把他這種能力抹煞了，人生所存的價值究竟還有多少呢？

歐洲還有一種思想上大衝突，就是一面說博愛，而一面好打仗，文明和宗教成了一個正負的關係。結果竊批評歐洲文

明是個虛僞的一定不能久存這句話也未可厚非。你看印度文明和宗教委實能够一致。像歐洲這樣的情形難怪他覺得不滿意。現時最關緊要的，大家努力在種種衝突底下求得思想的中心。凡是歪在一邊的思想，可斷其不是健全無病的東西，我們可以不要他。

往下講到人類生活的方面，其一，現成之自然界。吾人固然生活在自然界裏頭，但自然界雖有千變萬化，其實不過排列的變動罷了，一切都是現成的，充其量也只能發見形式的理性。所以自然界無所謂創造無所謂自動。再說自然界中之其他動物，他的生活，逃不了一種循環作用。動物生活完全沒有所謂自覺，人類能自覺，又能自動，所以人類能參透宇宙。其二，人的精神生活決非此現成之自然界所能有。現在要說明精神生活可把他分做三個階段來說A基礎階段如飲食，男女，語言，同情等皆是。無論人類文明或野蠻，乃至比人類較下等的動物，都有這種基礎。動物聲音含有他的語言作用，語言和同情是交通的要素，不過動物一切皆憑感覺，沒有自動的生活。B奮鬥階段，人能自動，自然能奮鬥。但是這階段爲甚麼說要奮鬥呢？因爲實際上並沒有像希臘思想所想像的那麽美，那麽有條理。宇宙中有善有惡橫豎是個無所不有的。現成的自然界，他却不問善惡，隨便亂碰。比如地震起來，他不管這地方有人沒有人，更不管這些人是好是壞。再說人在社會裏混了一生，那些發財得意的不一定是好人。既是亂烘烘的這種世界，所以人類責任就是要在善惡夾雜的當中奮鬥出一條生路來。C克服階段，上文說過奮鬥是不能沒有的，奮鬭之結果要達到自然界以上的精神界，即個人以上的精神界，這種超自然超個人的階段，把他就叫做克服階段。克服是由奮鬭而來的不過有一點應注意專靠個人奮鬭力量終覺有限要大家湊合起來，他的力量纔大。到此便知宗教的必要。

以上第二天講

三

以上所說精神生活分成三種階段總括一句話，無非人生問題，無非生活的肯定，此爲西洋思想和東方印度思想的分水

嶺。印度主張無生，這樣否定生活，歐人思想中無論那一國那一時代，通沒有的。希臘所認做美善精緻的全宇宙，他的觀念雖然和今日不同，但他亦是肯定的，以人生為樂的。印度如佛教思想慈悲軟心腸又非常高尚，然和歐洲思想相離却遠，歐洲所重者「愛」。歐洲人很熱心他對於家，對於國，乃至於對於錢財，無所不用其愛。人至於熱心愛財，可謂很無聊，似不如印度思想的高尚。印度思想否定人生，固亦未嘗無理。然這種思想究竟不能令人滿足。佛認宇宙是虛幻的，所以注重在解脫。歐洲思想以為宇宙是有善有惡的，去惡趨善是人類的責任，憑藉科學美術宗教可以達到精神世界。此是說明東方印度思想否定人生，歐洲思想肯定人生，二者不同的地方。還有不同之點應當注意的就是東方(不但印度)思想以全體為出發點，歐洲近代思想，以個人為出發點。東方這種思想是極可寶貴的，我希望不要把他丟掉，西方個人的思想要把他擴充起來，如此則東西文化可以攜手，做個好朋友。還有一段應該知道的，歐洲雖偏於個人思想，然德國人却有獨異之點。就是基督教的密宗，其主創的人名愛格哈氏(Meister Eckhardt mystik)他的教義以為人生決不是限於一一的個人。人生是全體的不可窮不可解的。我也相信人生不能單指個人說。不過這句話今日還有許多人不主張。自啓蒙時代直至今日，這問題還沒有鬧得明白，其實「人」「世界自體」這些問題原來是不可解的。若要解決這問題，只有各個人聯合一氣，從來不可解者合起來就逐漸覺得可解。比如中國文化一向是不與外國接觸的，外國人之視中國文化亦覺得莫名其妙。(傳教的一般人簡直是侮辱中國的文化)然至今日自我們看去，中國並沒有甚麼難解。可見精神交通之後，世界也容易了解。總之，歐洲自啓蒙以來，以理性求全體眞理，求其可解者，到底還不能盡解。到了十九世紀下半期，歷史派既興，思想一變，率性不要解決他。

因為歷史自身就是國各不同，沒有法闔攏作一起。所以就歷史派看法，世界是不可溝通的，全體是不可求的，然吾人終不以此為然。吾人所相信的簡單說幾句做個結論，就是不要像歷來哲學家，或偏主觀，或偏客觀，應該二邊都不偏，以個人參入全體中，活潑潑的創造精神，穿透實在

以上第三天講 十十四

卓萊氏之階級互助觀

蔣方震

此新軍論第十章之第二節也，劉生文島譯之，蔣方震爲之校閱既竟，心弦既鳴血行若瀑乃先爲發表而系以詞曰：嗚呼，此天上之仙曲人間寧復得聞者寧復能聞而動心者人類之能力奮怒耳殘殺耳覇占耳卓萊氏之不容於人類而爲大戰第一名之犧牲宜哉宜哉唱和平論於復仇空氣之中擊社會黨於市民勢力之下使非有一種超絕之靈光爲之導者焉得是焉得是　雖然，勿誤以「超絕」爲神秘也，此所謂「超絕」者，其理乃極庸順。　讀者試反躬自省之吾人經數十年之哀樂喜怒以有今日也以成人之地位而迴視當年若童孩時代若青年時代之所有種種行動則皆超絕者也　卓萊氏身立於百年以後而迴視百年前之今日其地位殆猶成人之視童孩然今日之閧閧世界大戰殆亦兒童心理學上應有之一種事故　彼卓萊氏之言曰，吾人苟立約上叩天閽者，第一問必曰，正義何故必拂許多之代價受許多之強暴而後獲耶？　人類何故必經許多之痛苦而後進步耶？　嗚呼，卓萊氏誠不知人類必經過童孩之啼哭時代青年之亂暴時代而後成人也而愛子之母必益苦矣

高等紀律之預備

吾既申述「富紳」階級之功有足錄，罪有可原，而緩和勞働階級怒之之情，而使勞働階級攻之之不爲已甚，而講兩階級調和偕國之道矣。　雖然，猶是僅僅申述富紳階級一面之功有足錄罪有可原耳。　僅僅申述富紳階級一面之功有足錄罪有可原，固足以緩和勞働階級仇視富紳階級之情，而不足以引起富紳階級尊重勞働階級之念　必也並述兩階級既往之如何互相教訓，既往之如何殊途同歸，而後兩階級將來能互相尊敬，將來能彼此調和，將來能一致組織國民軍以禦外侮。　此此節之所由著也。

數世紀以還，兩階級之相爭亦激烈矣。　然激烈相爭之中，尚能保持國民之統一，尚能保持社會之統一，尚能保持文明之

統一，尙能保持國家之統一，尙能使國家之統一日趨於堅固眞實者，則其故安在？則其故安在？　其故無他，曰兩階級每於激烈相爭之中，常能互相教訓，殊途同歸，而歸於「高等紀律之預備」(La préparation d'un ordre Supérieur)

遠者無論矣，自夫法國革命初期，兩階級相爭之情，漸形激烈，當是時也，勞働階級，程度幼稚，其知所請願於議會者，不過細微末節之經濟問題，至若犖犖大端，關乎立憲之精神，自由之代表，而足爲一切人權之保障者，固勞働階級請願之所未及，蓋其知識不及此也。　是故當時勞働階級之請願，不過「一臣民的稟求」(Une Supplique de Sujet) 而非「一市民的行爲」(Un acte de Citoyen)「一市民的行爲」必也如當時革命的富紳階級之行動始以足稱之，必也如當時革命的富紳階級大刀闊斧攻擊專制確定立憲之行動始足以稱之，設無此等行動者，則當時勞働階級之革命的行爲，狂憤耳，騷擾耳，斷無一定之計畫，斷無取得政權之能力。　是故當時革命的富紳階級之行動，實提高勞働階級之行爲而使其躋於革命之水平線上　此勞働階級受富紳階級之教訓者一也。(中國之所謂市民革命其教訓勞働階級者何在？　方震註)

革命以後，富紳階級握政權矣。　富紳階級既握政權，而不即實行普通選舉，不即實行普通選舉，則當時大多數勞働階級之選舉權實際而被剝奪矣。　選舉權者，非人權之一部耶？　富紳階級標榜擁護人權而革命，革命成功，而不即實行普通選舉，是非以半貴族的意義而注釋人權耶？　是非出於富紳階級之自私自利耶？　然其自私自利如此，亦足以予勞働階級以教訓，教訓維何？　曰促發勞働階級之自覺，自覺維何？　曰使勞働階級自覺其欲獲人權須先自了解人權之意義與價値而奮鬬自求之。　若當時而即予以普通選舉權者，則勞働階級將無痛定思痛之心，而蹈易得易失之弊，而不能因激刺而奮鬬而演成後來盡力革命之勇敢的行動，此勞働階級受富紳階級之教訓者又其一也。

亞翁杜里(Andrieux)有言曰：「凡人祇能自支其身於抵抗點之上，」(On ne s'appuie que sur ce qui résiste) 蓋「無敵國外患國恆亡」之意也。　革命成功以後富紳階級之敵，勞働階級耳。　勞働階級自覺以還，萬事皆能自動，由自動而盡力於革命，凡以盡忠於革命耳，非復效命於富紳階級，由自動而蔚爲一勢力，乃爲一有靈魂的活瀑布，非復有如死水，能隨富紳

階級之意，使爲溝渠，是故自覺後之勞動階級，斯爲富紳階級之强敵，强敵相臨，富紳階級之內部不得不爲之進步，此富紳階級受勞動階級之教訓者一也。

自覺後之勞動階級之勢力至强也，革命的富紳階級知之，知之而利用之，利用之以戰勝貴族，以戰勝教主，以戰勝君主，以戰勝內部之叛亂外國之軍隊，以戰勝非革命的富紳階級。既利用其勢力以戰勝一切矣，則天下定後，斯不得不大賞有功，斯不得不實行完全之民主政治，斯不得不取締富紳階級本身之私有財產權之特惠之專利，而使其政治上經濟上之權利一與勞動階級平等。非特富紳階級之宜大賞有功如是也，而勞動階級之要求，亦日趨於激烈，情勢如斯，刻不容緩，故當時富紳階級亦嘗苦心研究如何而後能調和「私有財產制」與「民主政治」如何而後能調和「少數階級之特別勢力」與「主權在國民全體」也。彼其時，富紳階級分二派，一派以霍白斯披(Robespierre)爲中心，其主義有如盧騷所主張，卽不根本廢棄私有財產制，惟限制之以保護貧民，惟分散之以給予貧民，惟卑微之使處於社會權力之下。一言以蔽之，卽先分配國富於國民，使國民各爲平等之小財主，而使其平等發達，而不使生產集中也。一派以凡爾虐(Vergniaud)爲中心，其主義欲使資本如高軏臨風，聽其順勢自由發展，以增加國富，而後將國富平等分配，使國民無特惠專利，而維持民主政治。一言以蔽之，卽不先分配國富於國民，不使國民各爲平等小財主，而使生產集中，而惟使分配平等也。自表面觀之，霍派似乎接近勞動階級，而凡派似乎接近富紳階級，其實兩派之間，有一共同的目的，目的維何？曰分配皆取平等，曰調和兩階級使共維乎民主政治。夫兩派者富紳階級之代表也，代表而有此共同的目的之主張，是富紳階級固已自覺矣，卽自覺其非有共同目的如是者，則富紳階級將不能維持其勢力於將來也。而其自覺之原因，一則爲富紳階級之不得不大賞有功，一則爲勞動階級要求之日趨激烈，而兩因皆緣於勞動階級自身之行爲，是故可曰自覺後之勞動階級自身之行爲，足使富紳階級自覺而設法調和兩階級使共維持民主政治，此富紳階級受勞動階級之教訓者又其一也。（中國之資本家能受此教訓否？方震註）

由此觀之，則當法國革命初期，兩階級激烈相爭之中，固常具相互教訓之實矣。苟其不能相爭也，則亦不能互相教訓，何

則，設此一階級而僅柔順服從他一階級者，則他一階級將以無敵國外患之故，而內部漸生腐敗而自召滅亡，而此一階級亦將以無激剌無奮鬭無自覺而永爲人間弱者矣。 嗟夫，其互相教訓之價值之高度爲何如哉！ 設繼此以往者，無拿破崙第一第三之蹂躪自由，無路易十八之復興王政，則其互相教訓之於民主政治，其價值之高度爲何如哉！ 設繼此以往者，霍凡兩派之主義次第施行而無中棄者，則其互相教訓之於社會主義，其價值之高度爲何如哉！ 雖然，自由固遭蹂躪矣，霍凡主義固遭中棄矣，而革命初期之互相教訓，至今猶有蛛絲馬跡可尋，斯至今其功效不等於零度，斯可曰兩階級每於激烈相爭之中，常能互相教訓，殊途同歸，而歸於「高等紀律之預備」

以上所述，兩階級政治上之互相教訓也。 於生產之方法上，於技術之進步上，兩階級激烈相爭之中，亦曾具互相教訓之實。 馬拉（Marat）激進革命家也，當取銷「行業制度」（Corporation）時，彼曾以勞働者之名，試行反對，其反對之原因，非僅慮夫機器盛行而工人將有停職之險，實以當時勞働階級安於故常，怯於更始，不欲棄其個人工業家庭工業而從事於大規模之工廠工業。當時勞働者之習與性成如此，而激進革命家如馬拉者，猶復率之以與富紳階級相爭抗，則甚矣哉維新事業之難矣。 雖固難矣，而富紳階級竟以奮鬭而獲貫徹其主張，勞働階級竟以自覺而棄其守舊，而與富紳階級同躋乎維新之路，此勞働階級受富紳階級之教訓者一也。（此亦今日勞工專制之所恃理由之一其實勞工其名專制其實也。 方震註）

富紳階級固以資本之集中，經營之熱心，而日事改良機器矣，而實行近世大規模的生產矣，而使生產日加豐富矣。 雖然，惟以其貪多生產欲獲厚利之故，竟視工人如牛馬，如器械，不講求工廠之衛生，不予以充足之工錢，而使工人知識日錮，體力日衰，生活日陷於窮迫者，誠不知凡幾矣。 是故人每與言及此，未嘗不歎資本家對勞働者之慘無人道，未嘗不歎如是而謂爲維新者，誠所得不償所失也。 雖然，是亦過渡時代不可免之現象，天實爲之，誰可逃者，吾人誠能入天然之方寸中而一叩其秘密，則其第一問必曰「正義何故必拂許多之代價，受許多之強暴而後獲耶？ 人類何故必經許多之痛苦而後進步耶？」 天道不言，此中秘密，吾人誠不能代答，而吾書之目的，又在乎於兩階級激烈相爭之中，而求排難解紛之路，故吾對此秘密，以樂天的態

度而看過之也。抑吾之為此，不過既往不咎耳，若為將來，則勞働階級正於此秘密中可求得一絕大之教訓。何則，將來社會，即勞働階級為其主人翁，仍不得不從事於大規模之生產，特其分配皆平等耳，特其不利於工人者修正耳。既仍不得不從事於大規模之生產，則今日資本家所遺之生產方法，正可為其藍本。此勞働階級受富紳階級之教訓者又其一也。

生產規模愈大，工人之數愈多，斯勞働階級之勢力亦愈大。於是勞働者不復為受動的進步矣，於是勞働者常以其勢力而強制資本家使圖工廠之衞生，生產之改良，技術之進步矣。夫資本家無盡善者也，有其熱心，亦有其貪鄙，有其維新，亦有其守舊。故往往不以改良機器整頓事務為增加生產之方，而惟濫用人力以增加之，人力濫用，工人苦矣。工人要求工錢增加，工作時間減少，於資本家固有所失也，特其償此所失之道，可於改良機器整頓事務中求之，彼資本家往往未嘗慮及也。據馬克思所記英國之化學工業及染色工業，因工作時間減少之故，廠主講求所以償失之道，而機器因以改良者，不知凡幾焉，方法因以發明者，不知凡幾焉，事務因以整頓者，不知凡幾焉。假使工人不要求工錢加多，不要求工作時間減少，不與資本家相爭相抗以防止其濫用人力者，則彼資本家亦將仍其守舊貪鄙，而惟趨諸濫用人力之一途，而所謂改良發明整頓不知凡幾者，不可得矣。此富紳階級受勞働階級之教訓者一也。

八十年前，Débats 新聞曾為讚賞機器之言曰：「善哉，此金質工人（指機器）既不罷工，復能助吾人以制服勞働者，」於是資本家每值罷工之時，輒怒然曰：「好，任汝曹罷工，如此吾人將求助於機器，機器日新，吾人享用無窮，吾人無所於懼。」雖然，是皆自誤之詞也。何則，自一般言之，機器愈進步，工業愈發達，則需用工人亦愈多，初不以機器之進步而減少工人之需要也。觀夫每值罷工相持，資本家終不得不讓步而容納工人之要求之一部或全部，亦可測此間之消息矣。既不以機器之進步而減少工人之需要，則無論何時，工人之位置斯重要矣，工人之位置重要，則不能不與以充足之工錢，餘裕之時間，以強健其身體，以增高其教育。如其不然，工錢不足，教育不行，則重要位置之工人，行將精神體力日趨於萎靡，而生產未有能增加，實業未有能發達者。強將手下無弱兵，弱兵頭上無強將，強國之內無弱民，弱民之內無強國，實業發達之廠無弱工，弱工之廠斷不能發

達實業。然則欲圖實業之發達者，豈可不優待工人使其身體健强教育充足哉？雖然，假使工人而不罷工，假使不因罷工，而促發資本家「機器不能代人」之自覺者，則彼資本家亦將仍其守舊貪鄙，而不重視工人，而不優待工人，而使工人體力精神日趨於衰弱，而使弱工之廠無盛業，而自取衰亡而不自知耳。此富紳階級受勞働階級之教訓者又其一也。

由此觀之，於生產之方法上，於技術之進步上，兩階級激烈相爭之中，實具相互之教訓矣，實以相互教訓，而爲一共同的進步矣。在此共同進步之中，兩階級現在雖尙未至乎平等之域，然若循此以往，繼長增高，則將來必有兩階級完全平等之一日，完全平等之日，無所謂階級，無所謂相爭，惟共遊乎正義之途，而止乎至善之地。吾故曰：兩階級每於激烈相爭之中，常能互相致訓，殊途同歸，而歸於「高等紀律之預備」。

今有兩階級於此，其一若爲奴隸，其一若爲最高權者，則兩者之間，斷無思想之交換，何則上下懸殊太甚，中間無物爲之連屬也。無思想之交換，則無調和接近之途，而兩階級永爲水火，而國家永不能收和衷共濟之效矣。是故任資本家之壓制勞働者固爲不可，若其矯枉過度，欲置富紳階級於勞働階級之下，亦非所以調和之道。先哲福里耶(Fourieur)聖西門(Saint-Simon)知其然也，故其主義皆欲置兩階級於同一的水平線上。福里耶固主張改造當時貧富不均之社會者也。特其改造，非僅欲改良勞働階級，實欲改良社會之全體，實欲並富紳階級而改良之，故彼不特陳述勞働階級之痛苦，乃並富紳階級精神上物質上之痛苦而亦陳述之，故彼不特注意勞働階級之要求，乃並富紳階級之利益而亦注意及之。一言蔽之，福氏之主張，欲置兩階級於同一的水平線上，而使其通力合作耳。聖西門固頗偏於羣衆政治者也，然其於社會行政，於生產組織，皆主張舉國民合爲一片，以從事，而不僅以勞働階級爲其原動力，爲其指揮者。一言蔽之，聖氏之主張，欲置兩階級於同一的水平線上，而使其通力合作耳。且兩哲之於兩階級，褒貶左右，一以其階級本身之能力與價值爲標準，初不以感情而漫爲軒輊。假使爲勞働階級者，於法國革命之時，未嘗盡力，未嘗勇敢，未嘗顯其能力與價值，兩哲必不主張其爲將來社會之主人翁。假使爲富紳階級者，於法國革命之時，未嘗盡力，未嘗奮鬬，未嘗顯其能力與價值，則兩哲必不主張其爲將來社會之主人翁，兩階級皆於革命

時而盡力而顯其能力與價值焉，此其所以欲置兩階級於同一的水平綫上，而使其通力合作也，是故誰欲保持其將來主人翁地位於不墜者，惟觀其本身之能力與價值耳　是故為勞働階級者，須不遺餘力而講求所以增長其能力與價值之方焉，須虛心研究富紳階級對之之批評焉，須虛心採納富紳階級對之之忠告焉，蓋富紳階級學識豐富，活潑有為，其生產規模，極宜擇採，且其忠告批評，實可使勞働階級拋棄「粗稗的社會主義」(Socialisme idyllique)之理想，實可助勞働階級為「科學的社會主義」(Socialisme Scientifique)之組織，實可使勞働階級明夫將來之新社會僅能以勞働階級內部之大盡力而組織之是故今日者，社會主義制勝之道，惟有一焉，其道維何？曰：「勞働階級以其本身之行為示國民，使國民深信其能為大規模的生產，能與社會各階級通力合作為大規模的生產，能與全民通力合作以促進民主政治社會主義。」然則為勞働階級者，其可不與富紳階級調和而結成「一最高的互助？」(Une Solidarité Supérieur)

毋謂兩階級相爭日烈而國將分裂而不能為「一最高的互助」也，夫社會主義之思想日益發達，斯兩階級之爭日益擴大，成為事實。雖然，此種事實，斷不招國家之分裂，且將養成「一最高的互助」，所以然者，第一原夫社會黨目的之廣大，第二原夫其思想其組織又足為達其目的之手段。勞働階級之數日益增加，勞働階級之目的亦日益宏大，故僅為部分的改良，非勞働階級之目的也，故僅緩和由資本主義產生之不幸，非勞働階級之目的也，而其目的之所在，直曰改良社會全體，直曰以社會主義代資本主義。夫使其目的僅為部分的改良，僅為緩和由資本主義產生之不幸，則固以兩階級永遠對峙為前提，而國家誠將陷於分裂之現象。若其目的在改良社會全體，在以社會主義代資本主義，則固以「融合兩階級為一片」為前提，而創造一社會主義的國家耳，換言之，即其目的，非欲以對抗而分裂國家，不過欲以社會主義統一國家耳，此之謂原夫社會黨目的之廣大。社會主義之思想，譬如全琴也，勞働者各個之要求，譬如擊全琴之一弦也，社會主義思想之漸動人心，譬猶弦聲之漸達全琴也，一髮牽而全身動，一弦擊而全琴應，誰曰勞働者日日痛哭呼號之聲，不能漸促資本家之反省？不能漸得國民之同情？不能使其各個要求漸達，不能使其全體主義漸行耶？此之謂其思想足為達其目的之手段。今日者，兩階級相爭之範

團日廣，各階級內部之組織亦日益進步。自勞働階級言，已由各廠之工團，進而爲地方的聯合，由地方的聯合進而爲地帶的聯合，由地帶的聯合進而爲國民的聯合，由國民的聯合進而爲國際的聯合。聯合愈大，組織愈完，則其對內也，可以其組織之活動，養成工人運用政治之能力，而爲他日統一國家之預備，則其對外也，可入其聯合力之大，一言九鼎，俾富紳階級不得不容納其要求，採擇其意見，此之謂其組織又足爲達其目的之手段。

毋謂各國勞働者聯合國民之良心之重心，將轉移於國際方面，而國家將爲之分裂也。或者以爲各國勞働者聯合，則世界將化爲階級戰爭之巷，而聯合工團之戰資本階級，將如聯軍之戰拿破崙，而階級戰爭所在之國家，將如拿破崙戰爭所在之Valmy, Austerlitz, Waterloo 各戰場。戰場既非國家，則階級戰爭所在之國家，將亦不復爲國家。雖然，此皮相之見，神經過敏之言也。蓋各國之表面上，兩階級雖日在相爭，而其根深處，各國民有其牢不可破之繼續結合在，第一有其歷史上文明上習慣上之精神的繼續結合在，第二有其物質的不得不繼續之結合在，物質的不得不繼續之結合維何？曰：兩階級皆知其無論如何，將來不得不同生活於生產豐富之下，皆知其若長此相爭者，則生產衰落，給養凋零，將同歸於不幸。是故情勢所迫，兩階級皆不得不從事於調和，皆不得不從事於「一最高的互助，」皆實際欲從事於調和欲從事於「一最高的互助，」是故勞働階級國際聯合之運動，不過欲爲達其國內政治上經濟上平等之一助，非欲分裂國家也。

且也民主政治者，兩階級相爭之「一調和勢力」(Une force Modératrice)也，故民主政治愈發達，愈足以與勞働階級以新紀律，而預防其暴動與革命，而保護國家之統一，即如普通選舉一端，若能完全實行，完全組織，完全有效，則投票即達勞働者之目的之武器，有所要求，即不必訴諸革命，若強訴諸革命，必失大多數國民之同情，而革命實行亦不易矣。於一社會之下，貧富太不平均，則普通選舉之一武器，固不足以剷除一切弊端，固不足以預防勞働革命，要之固足以減少革命之機會。況乎此外尚有一大防止革命之途，其途曰中間階級之不欲革命。普通之所謂富紳階級，指大資本家而言，即指極富者而言也。普通所謂勞働階級，指無產階級而言，即指極貧者而言也。此極富極貧之兩階級，如物之兩極端，假使無中間階級以緩衝其

者，固每每易於衝突。雖然，自社會實際言之，凡一國家，斷不止含此兩極端之階級，而實有無數中間階級包羅其間也。農有大農中農小農，工有大工中工小工，商有大商中商小商，士有大教員中教員小教員，大著作家中著作家小著作家，官有大官官小官，中間階級最多，富不如極富者，貧不如極貧者，位於大資本家之下，無產工人之上，或接近前者，或接近後者，然接近前者不與前者相混合，接近後者不與後者相混合，而持有若干之貯蓄，若干之股票，其富不足以長奢，其窮亦足以自給。其思想每偏於維持現狀，其行為每趨於和平穩健，故不好為急劇的改革，故不欲為革命的行動，而亦為「一調和勢力」也。布朗基(Blangui)有言曰「可憐的破布，以一縷貧弱的銀絲縫着於富豪之紫紅袍上」(Par un pauvre fil dargent, les haillous dés misérables etaient cousus au manteau de paurpre des riches) 此其意，蓋以無產工人擬可憐的破布，以小康的中間階級擬一縷貧弱的銀絲，以縫着富豪之紫紅袍上擬調和，以「貧弱」的銀絲擬調和之不鞏固也。雖然，調和雖不鞏固，而固已恃以縫着矣，而固已恃以減少革命之機會矣。勞働階級固較富紳階級為多數也，而此等中間階級則又較勞働階級為多數也。大多數中間階級之心理既趨於穩健調和，則一切社會政策，不得不以此大多數之心理為標準。蓋民主政治者，多數政治也，故縱勞働階級一旦而握政權，「不可不以民主政治的手段而達民主政治的目的」(Sur la democratie et par la democratie) 故不言民主政治則已，言之，則所取政策，斷不可不與各階級妥協而調和，萬不可以勞働階級而專制，故曰民主政治者，「一調和勢力」也。(中國之銀綫已朽矣。方震註)

卽如彼「工團革命主義者」(Les Syndicalistes revolutionnaires) 所描寫之「烏托邦」(Utopie) 則革命得勝利握政權後之第一政策，仍欲調和聯合各階級，以鞏固其勝利也。然則與其仍欲調和聯合於革命之後，何如先事調和聯合於革命以前，而免除革命之浩刧耶？何如於革命以前，與富紳階級相議調和改革之道，予富紳階級以逐漸改革之時間，而免除革命之浩刧耶？和衷共濟之民主政治，有如要塞堡壘，保壘不能使砲彈不來，惟能減殺砲彈之破壞力，民主政治不能使弊端不生，惟能減殺弊端之腐敗，堡壘漸近於十分鞏固，則砲彈不能絲毫中傷，民主政治漸進於十分圓滿，則弊端不能絲毫發生，是故

惟俟其漸進耳，何貴乎革命？歷史積成之資本主義，有如堅固砲台，砲台與其用地雷使之爆裂一旦，不如漸行拆毀，拆毀則專僅止乎砲台之本身，爆裂則殃及前後左右也，是故勞働階級之於資本主義，手段宜取乎漸行拆毀，不宜一旦革命，使歸爆裂，爆裂則社會秩序全破壞生產全凋零也，然則惟俟其漸改耳，何貴乎革命？且不觀夫各國之事實乎，法國之勞働階級，亦嘗以欲促進其民主政治之故，而要求取消富紳階級之參議院矣。英國之勞働階級，亦嘗以欲促進其民主政治之故，而要求取消其貴族性質之上議院矣。德國之勞働階級，亦嘗以欲促進其民主政治之故，而要求改良其衆議院使主權確實在民矣。匈牙利之勞働階級，亦嘗以欲促進其民主政治之故，而要求實行普通選舉矣。墺大利之勞働階級，亦嘗以欲促進其民主政治之故，而保護其國會以攻擊復古之行動矣。美國之勞働階級，亦嘗以欲促進其民主政治之故，而試行取締資本家之專橫矣。然皆未見其成功，其不成功也，乃予勞働階級以大教訓，教訓維何？卽：使勞働階級知夫參議院上議院資本家等等之所以成立，亦自有其原因，此種原因，乃一天然的障碍，去之不可一朝，必也相與調和逐漸改革而後可，然則何者爲調和逐漸改革之道？曰以民主政治的手段達民主政治的目的耳，然則何者爲民主政治的手段？曰在乎完全應用普通選舉耳。夫機器之發達，不足以減少勞働者之需要，而勞働者必日益增加，吾既已言之矣。勞働者之目的既廣大，而其思想與組織又足爲達其目的之手段，吾既已言之矣。如是一面以其思想之漸入人心，一面以其組織之日趨完備，一面以其人數之日益加多，而曰不能漸於選舉獲多數之代表而以投票改革一切耶？吾故曰其手段在乎完全應用普通選舉。

且也於民主政治之下，富紳階級及中間階級之勢力將日消焉，勞働階級之勢力將日長焉，勞働階級之勢力日長，則社會主義自有水到渠成之一日，更無須乎革命。奚以明其然也？凡一階級焉，有一共同目的，而此目的之意義斬截明瞭，而此目的之性質復合乎民主政治，則其階級之份子，必能共向此目的以戮力同心，而此目的必有達到之一日。勞働階級所取之手段，固尚未能一定，而其目的，則固已斬截明瞭也，則固在夫完全解放其可憐之境遇與奴隸之地位也，則固在夫取消私有財產制而實行社會所有，而使全國民政治上經濟上皆平等也。此種共同目的，既截斬明瞭，而復合乎民主政治，故其思想漸得人

之同情，其組織日趨於完備，而將來之勢力，自能使中間階級與之同化，使富紳階級與之同情，使社會主義完全實現。若夫中間階級則不然，時而接近資本家，時而接近勞働者，時而與資本家競爭，時而與勞働者齟齬，故其思想至為浮動遲疑矛盾，而無一嶄截明瞭之共同目的，無共同目的，則不能為團結之組織，不能為團結之組織，則其勢力必日消也。至若富紳階級，固有其共同目的矣，固有其壟斷生產保護專利之共同目的矣，固能以此目的而聯合其階級以為一堅固的組織而抵抗社會主義矣。雖然，徒有其共同目的，而其目的之性質，固不合於民主政治，則其勢力亦必日消。蓋植物同類天然之滋養以生長，而此花獨茂獨出於林者，其不為狂風吹折也幾希矣。人類同類天然之富以生活，而資本家獨富獨驕奢者，其不為羣窮所攻擊者幾希矣。是故為富紳階級者，資本愈多，恐慌愈大，其良心上之感不安也亦愈甚，因良心上之不安，必表勞働者之同情，則其勢力亦必日下移於勞働階級。況乎依馬克思等之言，則資本集中為必然之傾向，資本愈集中，則最後獨存之大資本家之生產愈大，生產愈大，則人多事繁，不易監督，不易監督，則同盟罷工不能預防，不能預防，則益增紛亂，益增紛亂，則資本家將益無所措手足，當是時，勞働者若要求利益之平等，資本家苟撫心自問，將何恃以抵抗？若要求其通力合作，以實行社會主義，資本家苟非喪心病狂，將何恃以否認？且以資本極端集中之故，除少數大資本家之外，餘皆化為勞働階級，羣策羣力，以抗獨夫，有如發蒙振落，摧枯拉朽。此馬克思所謂資本極端集中之日，即資本主義滅亡之時，更何須乎革命？

今日者，於一民主政治下，而有所謂富紳階級，有所謂中間階級，有所謂勞働階級，而各階級政治上經濟上皆不平等。此種情狀，是曰「民主政治的混亂」(La confusion democratique) 民主政治的混亂，不足以遏止社會主義最高的思想之發展也。不足以妨礙勞働階級嶄截明瞭的目的之達到也。反之此最高的思想與嶄截明瞭的目的，終足以廓清此民主政治的混亂。何則？勞働階級之勢力將日長，而富紳階級中間階級之勢力將日消也。是故余之調和云云，漸進云云，非欲使勞働階級對於其最高的思想有所變通，對於其嶄截明瞭的目的有所讓步，余實欲此思想完全實現，余實欲此目的完全達到，不過余以為其勢力既將日長，則其手段宜俟乎水到渠成，不宜乎一日革命耳。反覆言之，余之主張調和漸進，在乎使其手段溫

和，而非在乎使其目的減小，目的減小，則志蹶半途，而社會主義之最名譽的理想，必不能實現，不可不愼也。世人若謂余既主張調和，則必以讓步減小爲前提，則大誤而特誤，此不可不愼也。世人若以維持社會和平爲名而勸勞働者之思想卑之勿高，而勸勞働者僅達其目的一部而止，則大誤而特誤，此不可不愼也。蓋社會之和平，僅能以實行全民自由平等維持之，否則不可得也。僅能以實現社會主義之最名譽的理想維持之，否則不可得也。凡一社會焉，其中以勞働爲神聖，其中無僥倖者，亦無被壓制者，其中人民皆平等自由和衷共濟，其中以社會主義爲基礎而又能使個人有盡力發展之途，此所謂社會主義最名譽的理想也。吾人欲實現此最名譽的理想，須全民皆超過競爭紛爭之狀態而入於通力合作之狀態也，須善利用善調和各階級之勢力而不使之消滅或衰微也，須全民轉移耗於相爭之精神才力而報效於共同事業也，須使勞働者超脫經濟的受動而爲主動而爲負責任者也，須使個人有多量之餘暇以增加其學識發達其體力也，須以最高教育範圍良心之勢力，血氣之熱度，生活之慾望，使其既不減殺又有紀律也。

社會主義之最名譽的理想如是，而世尙有攻之者曰：「社會主義者，不過一破壞物耳，」此其意，蓋謂取消資本主義，則無異取消大規模的生產，而返於最初野蠻也。殊不知社會主義並不反對大規模的生產，並不反對增加國富，惟反對壟斷國富於少數私人之手，惟主張大規模生產之機關爲社會所有耳。此而不知，而妄事攻擊，其愚誠不可及也。而世尙有攻之者曰：「社會主義之思想高則高矣，而以其過高之故，斷不能實行，」夫高莫高於太陽矣，而其光線直接於吾人之目，開眼近，閉眼遠，人苟願常開其眼者，太陽果高遠哉。個人良心之於社會主義思想也，亦如吾目之於陽光耳。苟思仁，仁斯至矣，人人苟舉其良心之力以求社會主義之實行，社會主義之思想果高遠哉？謂其高遠而攻之，猶執挺以攻目中之光線，其不自毀其睛者幾希矣，此而不知而妄事攻擊，其愚誠不可及也。嗟夫，於今日而主張民主政治，吾知人必同情矣，於今日而主張思想自由，吾知人必同情矣。實則社會主義者，與民主政治同情之一物也。何則？以其「以社會民主政治補足共和民主政治」（Ell Complote la démocratie publigue par la démocratie sociale）實則社會主義者，與思想自由同情之一物也。何則？以其

予人人以受充足教育之機會，然則彼同情民主政治與思想自由者，而不同情於社會主義，其愚誠不可及也。是故世之反對社會主義者，蓋不知社會主義之眞義也。苟其知之，則將以其對於民主政治之同情而同情於社會主義矣，則將以其對於思想自由之同情而同情於社會主義矣，苟其知之，則一切誤解將消除，而社會主義能內而結合各階級以廓清民主政治的混亂，外而使各國皆知國際和平之幸福而達到減縮軍備之希望矣。

半世紀以還，勞動階級逐漸而獲普通選舉權矣。逐漸而獲規定勞動時間於法律中矣，漸逐而獲結社之權，而組織委員會，而組織「勞動聯合總會」(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 du travail)矣。今後凡有所要求，「勞動聯合總會」得以代表勞動階級之資格與資本階級之聯合總會折衝樽俎而解決一切矣。夫既能樽俎折衝，何必訴乎革命，若必强行革命，則是欲舉非勞動階級而完全打破之矣，欲舉非勞動階級而完全打破，而使一勞動階級獨握政權者，則其不可也，亦如今日富紳階級之不可獨握政權矣。社會黨多斥今日之國家爲一「富族國家」(L'Etat bourgeois)其意不過曰富紳階級之獨握政權耳。今若轉使一勞動階級而獨握政權者則「勞族國家」之謂，亦必不可免矣。拉薩爾(Lassale)有言曰「一國之眞正的憲政，非由紙上的定則決定之，乃由各種勢力的實際關係決定之，此各種勢力乃所以決定眞正的國性者也」然則勞動階級欲定法國之眞正的憲政，其可置各種勢力的實際關係於不顧耶？其可將一切非勞動階級舉而完全打破之耶？其可不與富紳階級相調和而期諸逐漸改革耶？況乎自法國大革命以還，兩階級每於激烈相爭之中，常能互相救訓，殊途同歸，而歸於「高等紀律之預備」耶？然則今後兩階級之互相調和和衷共濟也，誠不可以已，然則今後兩階級之一致組織國民軍以禦外侮也，誠不可以已。

第十章第二節完(全書未完)　十一月三十日

中華書局出版

教育叢書

教育心理學大意

廖世承譯　定價八角五分

是書原名Human Behavior，（譯言人們動作）為哥爾文裴葛蘭兩君合著，經廖世承博士譯成中文，曾用為南高教育科講義。內容新穎明暢，以談科學之作而富有文學色彩，為研究教育心理學者極適用之書。全書參用四五兩號字排印，高初兩級師範，均可用作教本，

兒童論

余家菊譯

定價一角五分

此書為Dr. Miller所著Education for the needs of Life之一章，譯者認師範生有備具兒童學常識的必要，曾用此為開封第一師範教本，說理明暢，最適研究。

德育原理

元衍仁譯

定價一角五分

此書暢論學校對德育問題應取之態度，排斥直接的道德訓練(Direct Moral instruction)，於吾國充滿『修身』『校訓』『訓話』等等的教育界，可資攻錯。

德育問題

鄒爽秋王克仁合譯

定價一角五分

此書暢論德育問題，可與杜威德育原理參看。譯筆不尚直譯，力求明顯。

學校與社會

劉衡如譯　定價三角

此書論學校生活與社會應有密切之關聯，為杜威教育學說之基本觀念，與先生講演參看，更覺此書條理細密。

小學地理教學法

薛鍾泰著　定價一角五分

此書分目的論，學程論，敎材論，方法論，餘論五章，參考西洋小學地理敎學法多種；方法論中，對於尋常所用注入法，啟發法，範例學習法，理解法等等，逐一加以批評，主張最新的設計法．說理條達，設例極多，最合實用．

參觀地曲洛寒罪犯改良所記

Detroit House of Correction

陳　萱

罪犯而加以科學之研究。爲時未久。今歐美各大學。已有罪犯學（Criminology）一科之特設。其鄭重概可想見。夫社會之有罪犯。不自今日始。而研究始於近世者。以罪犯與文明而俱進。據歐美統計。罪犯增加。日甚一日。社會治安所繫。乃引起羣衆注意。意大利學者朗白羅所氏（Lombroso）實爲之先聲。近來趨向則以明因果而施以處治之方。雖學者衆意紛歧。尙難折衷。然不可謂非近代思想界之一進步也。（按各家學說非此篇範圍所及故從略記者他日當申論之）

處治之方。由古及今。可分四期。草昧初闢。率人相食。無所謂處治也。厥後文化初萌。公道之意興。乃以報復爲準則。舊約中齒償齒目償目。猶孟子所謂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之意。是之謂報復（Retribution）時期。遞進乃爲懲恐（Repression）時期。慘酷之刑。不惟以伸受害者之寃。且以寒未來者之膽。故吾國古有墨劓剕宮大辟之等差。英法中古亦猶然。吾國昔者庶人罪不及孥。後世乃有夷族連坐諸律。蓋以責任加之其親族朋黨。用意較酷。刑更深。第三期爲改良（Reformation）時期。察其罪之輕重。而與以相當之幽禁。同時施之教育工藝等。俾他日出獄。不惟有所悔悟。且能自食其力。歐美此種設施。今已盛行。中國尙在萌芽。第四期則爲阻止（Prevention）時期。阻止云者。爲罪犯塞其源也。此實爲根本治法。蓋人非生而爲罪犯。殺人越貨。環境迫之。環境良好。則身心安適。身心安適。人亦何樂而爲罪犯哉。近世所謂社會立法（Social Legislation）是其初步。地曲洛寒罪犯改良所（Detroit House of Correction）顧名思義。即可知其爲第三時期之制。然此制不可不與第四期相輔並存。蓋以近世社會組織之複雜。人羣關係之紛歧。勢不能盡塞爲非作惡之源。即拍拉圖之理想國。麻合之烏託邦。亦會顧慮及此。路不拾遺。非可望於今日也。記者今夏肄業米希根大學。因與同學三十餘人參觀其所。社會學教授胡笛氏（Professor Wood）爲之領袖。參觀約二小時。聞見所及。因感其有足供吾人採取之處。爲記之如后。

地曲洛寒爲米希根省第一大城。居民八十餘萬。省之實業中心點也。改良所創設已六十餘年。爲當時極新之制。今雖陳舊。猶足與美國著名牢獄如紐約之新新 (Sinn Sinn) 並稱云。

所分男女二處。分治合辦。總理施納遜氏爲予等引導。入門處有揭示云「來賓參觀上午自九時至十一時下午一時至三時」因知與吾國牢獄重地閒人莫入之虎頭牌。迥然不同。

第二門爲鐵檻。衣制服者一人司啟閉。予等魚貫入門。驟聞鐵鎗郎當。毛骨爲聳。一二女生。且脫口而有感歎之聲。墻垣極深高。步梯窄。不良於行。予等首先相導至罪犯臥室。室三面深垣。一面隙地。而以鐵檻圍之。故守者可由外而望知其內之何所作。室深九尺廣五尺。一床一几外無他物。一人盤旋其中。幾無隙地。時罪犯適在工作。因得盡觀其內。壁間書有滑稽語。或懸有雜誌及報紙裁下之婦人照相。大約爲靜極無聊之消遣品。地上唾涕滿地。蚊蚋麕集。几上置鐵製盃盆各一。塵垢蒙之。黯淡無澤。被巾之屬。觸人有奇臭。若是室約五百有奇。分五層。遊廊可通。監察者便之。予問施氏五百餘室是否均已住滿。施氏曰。曷爲不然。予戲謂之曰。生意若是鼎盛。後來者得無向隅之歎乎。施氏笑曰。誠哉君言。予等已擬購地擴充矣。言之意若甚得。是頗足代表美國人心理。蓋美國人喜大喜多。故於實業有大公司任人至四五萬之多。房屋高至五十餘層。大學校學生多至萬餘人。猶幸望其日增無已。紐約居民六百萬。以爲榮事。上之上有上。得之後有得。人同此情。而美國人爲尤甚。故施氏於不知不覺中。竟亦以罪犯之增多爲無上幸事。然足爲竊笑矣。

每日下午有游息一小時。各隨其欲而參與之。如喜戶外運動者。則有棒球足球，嗜音樂者則有音樂隊。好文藝者則有圖書室閱報室等。并有自由週刊者。爲罪犯所編輯。施氏抽一本以示予等。見其言論頗淸晰。間有雅謔。如有一則云「昨有富翁數人入所參觀。意氣洋洋。不可一世。他日或與吾儕爲伍。其誰得而言之」其餘所載新聞亦新穎有趣。週刊督理人卽引導者施氏。對於言論極端不加以干涉。謂較所外言論自由之徒有其名而無其實者差勝云。

每晨夕有祈禱會。不願與會者聽。初不加以相強。每星期輒有數次敦請名人演講。對於社會道德諸問題。尤加注意。聞有影

戲或罪犯扮演之新劇。故所內各種娛樂。幾應有盡有。其家屬探問。除工作時間外。亦毫無阻礙。罪犯工作。量其才與之。所中諸事。幾均爲罪犯所作。如烹飪灑掃醫室助手等。不惟所中年省幾多經費。罪犯亦不致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以養成惰怠之習。其主要工藝。則爲沐椅，板刷或衣三項。分工合作。所產頗豐。每日工作以八小時爲率。工資日二角至四角不等。以勤惰爲衡。儲蓄成數。得以贍養其家。或爲將來立身之本。工頭亦由罪犯中選出。作工時須製衣服。由所中供給之。

距改良所三數里。有田數百畝。每日由所中派遣二十餘人去任工作。除監察一二人外。初無若何鐐銬等物。作工時亦任意出入。無絲毫拘束。蓋顯然自治制度焉。施氏謂近來各處遇有水災或修路等事。罪犯作工。往往無人管理。間或遣往他城。亦定期而歸。不稍留難。唐太宗縱囚。今古中外。遙遙相對。

所中男犯約六百人。無期徒刑者十餘人。餘自三月至十五年。幽禁不等。以年齒言。自十六歲至六十餘歲不等。以種族言。白人約三分之二。黑人三分之一。平均罪犯比例。假以黑人爲多。蓋地曲洛悲居民。黑人僅得白人十分之一也。（記者按所中罪犯黑人雖較白人爲多。然不能遽定黑人較多犯罪的可能。因黑人之風尙。與白人逈然不同。故白人視爲非法舉動者。在黑人則毫不爲奇。且白人種界偏見極深。不特審判長有黑白之異視。即平日黑人得衣食之機會較難。往往被迫入邪途。故罪犯之可能。當視個人而異。不能有種界觀念也。）

每年經費除由罪犯工作所得外。或受私人捐助。或由地方政府撥給。年約六七萬金。

近三年來採行自治制度。謂行之頗有成效。自治制度者。所以內自爲國政綱。分三部。曰立法，司法，行政。各部之長。由罪犯自選。各事執行。亦由罪犯公意。管理人僅任顧問而已。立法部草擬憲法。其嚴肅與國家憲法相同。惜是日人多時促。予未得細讀爲憾。司法部有裁判陪審諸官。罪犯在所中有不合法事。須受司法部判斷。其罰則以剝奪權利爲最多。如遊息時間不准外出。星期六與星期日幽禁臥室中等。如受判者不服判斷。可提起上訴。上級審判官。即改良所管理長施氏。是然此爲絕無僅有之事。施氏謂此不特罪犯之能服從自治規律。而審判者不阿其私。亦足多也。又有所謂警察廳者。如罪犯越獄避審等事。均由警察捕逮。施

氏謂所內警察以維持秩序爲歸。非若所外警察專以尋人之隙爲能事云。外此分部尚多。如衞生部，印刷部，調査部等。均可顧名思義得之。此不詳述。

施氏謂近方採用功過錄。成效如何。猶不能預言。其法與學校記分冊相同。察其功過而定其賞罰。賞則或給予特權。或減縮其刑。此制可慮者。或因此足以養成矯僞之風也。

女子罪犯改良所與男子罪犯改良所相毘連。而以重垣隔之。故兩不相混雜。辦理之法亦大同小異。蓋以兩性之異同爲耑。女子工作分紡織成衣洗衣三部。予等參觀時。見有青年女子多人。濃裝豔抹。嬉笑怒詈。毫無顧忌。與男子改良所秩序大不相同。此類女子大半因兩性不道德而受拘禁。同住者約有一百五十人。黑白老幼雜處。自治制度尚未採行。幽禁所似較男子幽禁所爲清潔。管理者爲一老婦。而總轄於施氏之下云。

是日所可記者止此。其制優劣互見。然較美國普通拘禁所勝多多矣。（記者曩在沙港 Seattle 時。曾參觀其地之拘禁所。腐敗無足記述。與吾國今日之看守所未見彼善於此。）今姑就記者之觀察與感想而爲以下之結論。

以言優點。利用幽禁時間而爲有生產之工作。一也。蓋人當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思想極多。凡未受高等教育之人。所玄想趨於邪者多而正者少。況在幽禁所中。無良好之環境乎。至於所中年有收入。與夫罪犯釋放後得以自立。此又事之顯而易見者。

其二則爲自治制度矣。今日民意贊成共和而嫉專制曷爲乎。人同此情。何獨於罪犯而異之。且自治制度行而罪犯乃有責任心。有希望心。習而化之。乃能仍爲良好之民。蓋羈縻之術不如善導之爲功也。然有一疑問焉。既與以自治。勢不能不與以互相討論。羣勢相聚。得無危險。故昔日之制。罪犯分室獨居。不准往還。所以防微杜漸。第此制可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罪犯欲互相通聞。雖分室亦有可能。如擊壁拼字。是其一法。且防之愈嚴。欲試之心亦愈切。而爲非作惡諸舉，亦夤緣而生。故與其壓之。不如舉之。與其箝之。不如縱之。

其三則爲遊息時間。此不僅於罪犯身體上有益。心理上亦有密切之關係焉。作工異於游樂者。以游樂爲自動。而工作爲被

動。吾人閒抽一書讀之。覺頗有味。不厭其數讀。及教授迫之使讀。則反嫌其寡趣。無他。自動與被動之別也。且所內之遊具皆爲有益。如球戲足以强其體魄。音樂足以陶冶情性。書報足以增進智識。幻影足以助其興趣。皆足使罪犯在所內而有如在平常社會之感觸。曾記某學者述一事云。某盜受拘禁十五年於拘禁所。此十五年中。獨居一室中。居斯食斯。面壁而語，席地而臥。不復知有人世事。一旦釋放。見車水馬龍。至不能越一廣衢。與昔日綠林豪氣判如兩人。若是者。守防太厲爲之害也。

記者不滿意於其制者亦有三端。其一爲所內衞生之不適也。夫以日作八小時之人。夜臥一室高七尺。深九尺。廣五尺之處。而又蚊蚋集其上。蟣蝨蒙其地。壁在通常人已不能受。況其心良苦者乎。卽於膳食。亦非薄不潔。入其廚下。味觸人欲嘔。是亦非待罪犯之道。或曰。暢其起居。美其飲食。則人人皆願爲罪犯矣。此又過論也。夫高大旅館。重門深閉。守者伺於外。侍者候於內。會與幽禁所何異。人樂趨旅館而惡聞幽禁所。何也。自由與不自由別之耳。罪犯既幽禁於所內。盡失其自由。罰之亦已甚矣。苦之又奚爲乎。且所謂衞生者。使其身心兩適之謂耳。非高堂大廈山珍海錯也。高堂大廈山珍海錯。或有不衞生者矣。

其二則爲老幼不分居。蓋老幼性情各異。故所犯之罪亦異。且老者往往奸黠。入案已多次。幼者或尚爲初次犯。與以良好機會。卽能遷善。今與之同居。習而化之。是危事也。故幼者宜入未成年改良所。

其三則爲無教育機關。所中雖有書報等品。究無人導之。而罪犯又幼年失學者爲多。故宜與以應有智識。如書寫等是。書寫不能。何論書報。是乃忽略之甚者。聞美國他處已採用。

總之吾人今日謂罪犯與其論爲自動。毋寧謂爲被動。蓋罪犯之生。動力爲環境。欲窮罪犯之源。自宜改造環境始。所謂改良者。所以遷罪犯於善也。幽禁以戒之。則失改良之本意矣。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九日於巴黎

國語月刊 創刊號

定於十一年二月二十日發行

……公共機關或學校索閱請蓋章函致上海靜安寺路中華書局推廣部當即寄上……

內容

一關於研究學理的，有研討，評論，解釋，譯述……等材料。

二關於教授和學習的，有教學法，講義，筆記……等材料。

三關於一般宣傳的，有報告，記載，建議……等材料。

四關於欣賞的，有新文藝，兒童文學……等材料。

五關於通俗的，有民間文學，通俗文藝……等材料。

一方面可以求得國語的高等知識，一方面又可以明白教學國語的精確方法，一方面又可以輔助國語教育的普及，茲將要目列下：

要目

發刊詞……本會同人　國語的應用……蔡元培

國語神聖……王璞　我所希望的一件事……黎錦熙

國音字母辦法的教學法……黎錦熙　標點符號用法指南……馬國英

國語遊戲……陸衣言　兒童文學通俗文藝　黎錦暉

還有紀錄，消息，通訊……等細目不及備載。

編輯者 中華民國國語研究會上海支部　印行者 中華書局

月出一冊　每冊一角　半年五角半　全年一元　郵費每冊一分

科學及其研究之機關

夏元瑮

日前有友人與予討論創辦大學事。夫大學何以必要。則以今人之治自然科學與古人不同。古人可以不假外力獨居深念。今人則一器之微至百千金一題之細參考圖書雜誌至千百種斷非一私人財力之所能及非有公共之研究機關不可。如大學，如圖書館，如實驗室，如博物館，如天文臺，如動植物園，皆不可不有者也。

吾國人之治自然科學已至何種程度乎。其研究機關已有若干乎。言之不能不痛心也。中國談西學極久。然所談者均他人所已得之結果至所以能得此結果之術則從未論及譬猶買洋貨者。不講其製造此洋貨之廠也。今若創辦大學。應研究與教授兩方並重。教員對於學生固有指導之責對於自身亦應負使學問進步之義務學生一面吸收教員所講解。一面亦應有融會貫通心裁獨出之精神。

吾在教育界至久。以個人經驗而言。則吾國研究高深學問之機關。可謂絕無，教授高深學問之機關。亦止有空談理論。人云亦云之「大學校」而已。其他如圖書館，博物館，天文台，動植物園之類，更未舉辦。今人治學偏重實驗設有一新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能斷其是非則用無數實驗試之實驗與理論所推算者不合則理論即須修改或根本取消反言之設有一新出之現象依各舊說均不能通。此時方另創新說以解釋之舊說可通者新說均可通。舊說不可通者。新說亦可通。并能預言尚未發明之事實。（如海王星尚未發見時某天文家已知必有此行星預言其性質及運動狀態後證諸實測皆密合）理論之成立如此其難也故自然科學最革新亦最守舊因其絕無成見毫不雜有人心作用一切止向自然用種種方法試驗人不能代爲答復也自然科學之目的不過欲以人之智慧造成一幅極精細之圖畫使自然界各現象在圖畫中皆有其相當之地位各得其所而已如有不能孤入之現象，此圖即須另畫。愈畫愈精。然永無完成之日。至自然界本體究竟如何。恐其奇異複雜（實則奇異複雜仍是人所用之形容詞耳。）與人類所想像所感覺迥不相同亦未可知。奈端所以有海岸拾螺之歎也。（奈端天下奇才。其吸力公例

數式極簡短。然依式推算數百千年前與數百千年後之天體運動，皆不爽毫釐。選則自富學問，如大海中之螺蛤殼，無窮無盡，吾不過如海邊小兒，偶然拾得一二塊耳。）

故不根據於實驗之理論，無所謂是，亦無所謂非。講二年如此，講一千年仍是如此，因如法庭讞獄，不得證據，不得判決故也。觀歐洲文藝復興以前之自然科學史，即可知矣。此等理論，絕無科學價值。

吾國人以八股之習慣，乳臭小兒，握筆即談治國平天下。好說大話之習，深入人心。今之所謂科學、科學者，乃亦半帶八股氣，此怪狀也。故空談玄理，則興致勃勃，若數學公式多，或實驗手續繁複，則人人頭痛矣。數學為學生所厭惡之物，中西皆同，耳目手足不靈，實驗笨拙，則吾國所獨有。其原因大約甚多。結果則講學數十年，仍止能運入之貨，不能自已製造，即運亦不能盡人所有，東撕一塊，西割一片，可憐哉可憐哉。

吾國大學之病，吾不欲言。隨舉數條，以見一斑，不求詳盡也。

他人所製造之貨，何以尚不能完全搬來？一因學生功課太多，僕僕課堂，無暇自習，辦學者不求實益，止要科目齊備，應有盡有，名目愈新愈所歡迎。二因圖書寡少，參考無從，教員自身本已抱殘守缺，學生所得更屬賸餘，再加語言阻隔，講義斷爛，更無勤學之路。三因儀器藥品之購置，輕重失宜，費數千金，定一極精良之器，普通日用之品，或反不備。四因大學每在都市，常受政治之影響，教員因欠薪罷課，則學生亦隨而失業。政府久不發餉，教員多心灰意懶，因常請假，即不請假，到又極遲，去又極早。學生習氣日深，程度日低。五因說話動筆之時太多，靜心研究之時太少，不圖將來之大成，只顧目前之虛譽。師生之間，幾同陌路，甚或如仇敵。六因不重學問，止重文憑，只要文憑學位到手，世界學問與我何干。

種種積弊，言不勝言。今如新辦一大學，欲其盡善盡美，一無缺點，自然不可能。然下列數端，若能注意，亦可稍圖改良，終有豋於完美之一日。否則造端既誤，結果決不能在今日之上也。

一大學不宜在城市

二廢採分科制度。

三章程愈少愈好不可常常變動。每條必實行。

四不但教員即高級辦事人亦應多延曾經研究專門學問之人通一種範圍狹窄之學術能知其中甘苦者其判斷力決非高談空理無所不知之大名角所能比。因無所不知者即一無所知也

五教員擇人須極謹愼。試教數月。再定去留。既聘之後。無特別事故不可輕易更換。如因一二學生之攻擊即辭退教員。其弊不可勝言淺言之。教員亦應有保障法也。深言之。則教員須視學校為自己物。

六教員薪金不可太薄。如此方能不雅量差。薪數與留校年數應成比例。止問資格。不問空名。每若干年。應派出洋研究一次。年老應有卹金。

七大學教員鐘點不可太多。今之教員。本校鐘點已極多。再兼他校。終日僕僕長途。幾如留聲機器搖一次收費若干用嘴不用腦。對於學術止有厭惡並無興趣。一旦能鑽進政界。則捨此去矣。

八辦事人及教員。萬不可用不以學校為目的而以學校為手段之人

九教員應為大學之主體。辦事人學生皆不重要。

十學生課程貴精不貴多。講授不多而所已習者。則皆必知其意。坐可言起可行。應注重練習與實驗。章程雖有此科目。若一時無合宜之教員。寧缺毋濫。最忌因欲加足一人鐘點。不問何種課程。皆强其擔任。

十一教員與學生應關係密切。功課以外常有討論學問之機會。復吾國舊時師生之誼。教員人格亦極重要。師嚴則道尊非虛語也。

十二每年經費應提出一部。作為添購圖書儀器之用。無論何事。不得挪用。以免經費全部為薪金吸盡

十三圖書館應多備新舊科學雜誌。止靠教科書不能研究學問也。名家著作。如奈端數理。馬格斯威耳電磁學。達爾文物種

原始之類。不論如何陳舊。均應全購。應購何書。可由教員組織委員會。酌量經費情形決定之。圖書館長應聘兼通數國文字之人。

十四實驗室設備可分兩部。一普通必修科之設備。如初級物理化學之類。可決定一種教科書。每年應作若干試驗。及何種試驗。均詳細規定。即依此購買。二特種設備。依人而定。如今年有專門研究愛克司光線之教員。可備置愛克司光線實驗室。明年又有專門研究遺傳性之教員。又可添購專備研究遺傳性之動植物。不論課程與人才。隨時亂買。實最不經濟之辦法也。

十五外國語應注重不務高深之文學。止以能看書不至誤解為度。

十六課程皆為必修者。末年或可有一二種隨意科目。

十七外國教員非萬不得已時無延請之必要。

十八不發講義。

科學甚多。應分若干門乎。予謂有三種標準。一每種科學各有其研究之範圍。將自然界現象劃出一部。作我材料。大學初開應先擇其範圍廣大者。二研究方法。特別為此學所獨有。三與實用關係重要。專治一種科學之人。固絕對不問其學之有無實用。然以吾國現時財政情形而論。亦不可持論過高。應用一層。亦屬重要。理科科學可分數學與自然科學兩類。數學完全人心所造。自然科學則均基於自然界現象。自然科學又可分有生無生兩類。

數學材料特別。方法特別。其淺者偏於應用。應自立一門。理化亦然。以材料而言。小於原子。大於原子。屬物理。原子屬化學。各有其特別方法。應用之廣。不亞數學。應各自立一門。物理的化學材料方法。出入理化之間。可屬於化學。天文言天體性質及其運動狀態。材料特別。方法多屬數學的與物理的。應用遠不如數理化之廣。天文台費又極鉅。止可緩辦。天文的物理學以物理方法研究天體。可附於天文。如所研究者。不為一切天體。而為吾人安身立命之地球。則有地質學。材料特別。方法特別。應用重要。自立

一門。礦物學，結晶學，化石學，地質的物理學等。附屬地質門。此外重要者。尙有生物學，及動植物學。材料方法均特別。亦甚重要。解剖學，細胞學，生理學，微生物學等。均可附此三門。總結前言。則理科諸門。可分三期。開辦第一期。數學物理學化學。第二期。地質學，生物學，動物學，植物學。第三期。天文學。數理化比較最重要。理科應先辦此三門決無疑義也。

中華書局出版

教學國語者注意

本局對于國音國語所出的圖書和教具；都是很精良，很切實用的，種類極多，現在把他列在下面：

▲教科用書

書名	冊數	價目
國音教本	一冊	一角
國音讀本	一冊	一角
王璞的國語會話	一冊	六角
語體文法大綱	一冊	角半
語體文法	一冊	三角
國語文法講義	一冊	三角
萬國語音學大意	一冊	角半
國語發音學大意	一冊	角半
國語會話	一冊	八分
國語常識會話交通	一冊	八分
國音課本	一冊	五分
中華國音留聲機片課本	一冊	三角

▲自修參考用書

書名	冊數	價目
中華國音留聲機片說明書	一冊	一元
新定國音發音法	一冊	二角
訂正增補 國音易解	一冊	二角
訂正增補 國音實習法	一冊	一角
審定 注音字母教授法	一冊	三角
審定 國語正音法	一冊	印刷中
國音獨習法	一冊	印刷中
黎錦熙的國語講壇	一冊	四角
國語文類選	四冊	二元
白話小說文範	一冊	四角
白話學生尺牘	一冊	二角
白話商業尺牘	一冊	二角
通俗文類鈔	一冊	二角
白話唐人七絕百首	一冊	二角半

▲兒童用書

書名	冊數	價目
兒童文學叢書 故事	第一集	七分
	第二集	七分
	第三集	七分
兒童文學叢書 小說	第一集	七分
兒童常識畫第一集(狗)	一冊	一角
兒童叢書 笑話	第一集	七分
兒童叢書 動物第一集獸類		五分

▲字典、辭典

書名	冊數	價目
國音小字典	一冊	二角
國音小檢字	一冊	一角
國音熟字表	一冊	一角
中華國音新字典	一冊	三角
中華注音國語字典	一冊	四角
國音普通字典	一冊	四角
注音新辭林	一冊	二元四角
中華國音新檢字	一冊	印刷中
國音學生字典	一冊	印刷中
國語詞典	一大冊	印刷中

▲教具

審定 中華國音留聲機片

◉片子六枚計十二面連機器實售七十四元只買片子實價四十元機器不單買◉特價一次繳清照實價九折◉分期繳款不折不扣先繳半價即可將機片取去餘款一年內繳清但須機關蓋印經手人簽名蓋章

品名	說明	價目
審定 彩色國音積木	每組八方	甲種六角 乙種九角 丙種一元二角
審定 國音木牌	每組八十五枚	四角五分
審定 國音拼音牌	每組四十六枚附拼音牌一方	三角
審定 國音色版	每組二十方	二角
注音字母 拼音練習盤	一組	一角
國音方字	一盒附教授書一冊	四角

十字街頭的中國

易家鉞

目次

(一)痛苦的呼聲—兵禍—匪禍—水旱—苛政
(二)致亂之原—以武力求和平—以分割謀統一—以他治行自治—以人民從政府—矛盾現象
(三)外部的侵迫與內部的緊張—對內—對外
(四)最後的覺悟—政府方面—自治方面—統一方面—解決時局方面—外交方面
(五)今後中國的一種新趨勢—從政治的到經濟的—純粹的中國資本家—變形的中國資本家—純粹的外國資本家—地主
(六)社會主義嗎?資本主義嗎?—資本主義醞釀時期—勞働問題發軔時期—採用社會主義的方法—使資本家的資本為社會化使勞働者的勞働為人格化—各方面同時解決
(七)可能的急務—國民自衛的必要—「聯…自治」與「民團」—合作事業—教育方面—社會方面
(八)十字街頭—可走的路—不可走的路

一　痛苦的呼聲

!!!!!!

通通通通……

一陣打門的聲音,

……

誰呀？……………

……………

啊呀！兵來了！

……………

他們一齊冲進來了！

……………

……………

七十多歲的江奶奶嚇得面如死灰，

因爲他們拖她床上舖的布褥，抱着蓆子飛跑。

！！！！

他們又通通通的跑上樓，

大聲的嚷道：

「花姑娘在那裏？」

年青的丫頭，女兒們都密密的藏着：

……………

……………

……………

他們毫不客氣的白天在我們厨房裏洗澡，

女工們不敢進去，

他們只是嘶笑。

……………

三哥的柴火被他們燒得精光了！

錫霖的三哥被他們一拳打傷了！

……………

……………

啊呀！　兵又來了！

我眞不願意說，赫赫大名的軍隊光臨到我家裏，眞是歡迎之不暇，那裏還流出這種怨聲！噫！—上面所錄的，還不過我那首詩十分之二，要盡情錄出，未免於中國—尤其是湖南的軍隊很難爲情？

「我十幾歲的時候有一種夢想以爲兵是保護國民，抵禦外侮的。後來漸漸覺得不然。近幾年來，最喜看報，尤喜注意兵的行動。張辮子的，倪鬍子的，段督辦的，還有某某大帥，某某巡閱使的，……我都注意完了；覺得他們的行動正和我十幾年前的夢想成一個反比例，就是：保護外侮，抵禦國民。但我還不相信，難道中國全國的兵都是這樣嗎？因爲那時我們的心目中，還有一個馮玉祥，至少還有一個吳佩孚，所以存着這麼一點小希望。不料最近的事情，把我這點小希望也打到洞庭湖底。吳將軍的兵士在湖北的「德政」，我雖不十分明瞭，但我從報紙上—因爲我愛看報—知道兩件事：一件是責索商民以巨額的兵餉，一件是決堤淹死人民。我於是決計灰心，對於中國的軍隊不存何種希望。就有一個朋友向我說：「那些都是北洋

派的軍隊，都是直接間接受了袁世凱的遺毒的，你們湖南的軍隊多們好呢！」我初不相信，那個朋友急起來了，他說：「你不看趙總司令通電裁兵各師各旅的贊成的電報紛至沓來，自治的成功就在目前，眞是貴省的幸福！」這一碗冰糖燕的米湯使我吞又不是，吐又不是，含在口裏一路到了長沙。入城，看大公報，會見朋友，却聽見國慶日兵打學生一事……本來呢，兵打學生決不算一件稀奇事。六三的慘劇—新華門前的血痕，誰不說是天下馳名！不說北京，今年安慶的教育風潮，想諸位總還記得？……」

這是我此次經過長沙的一段隨感錄。其實，兵打學生，以及欺負住在城裏的人，都還是好的。諸位，假如你們不是江浙兩省的人，或是山西一省的人，你們試跑到你們的鄉裏去看看，那嗎，你們一定可以發現所謂軍隊在鄉下的威風和勢力！

我雖住在城中，但是常常看見軍隊每次從鄉下回來，至少有幾十隻乾魚，幾擠火腿，或是每個小兵的連魚兜—繫在腰間用布做的—裏裝滿了一塊一塊的光洋。這些東西，眞是捕虜品嗎？戰利品嗎？只有兵自己回答得出，只有鄉下人回答得出。兵到鄉下，就好像猛虎入深山；兵在城中，就好像臭蟲鑽綿被：一樣的吃人啊！

中國的兵，就他們現在的用處說，只有兩種：一種是用來打同胞的，一種是用來勦土匪的。第一種的成績，我們已經領教了。勦土匪呢！不客氣的說一句，他們與土匪有什麼分別！潰兵之爲土匪，不必說了。卽以所謂好兵論，土匪要錢，兵也要錢；土匪殺人，兵也殺人；差不多土匪的拿手好戲，現在的軍隊都可以反串。然而無論如何，兵總比匪好一點。但這一點，我實在不能明白指出。

近幾年來，各處—尤其是鄉下—土匪猖獗的情形，爲我二十餘年來所未覩。我們敝縣鄉下的土匪，居然寫信恫嚇縣知事，說：「你們城裏養着一籠肥猪—指有錢的人—不久我們定要前來打破你們的猪籠！」直把一個懦弱的知事嚇得魂飛魄散，辭職去了。土匪加入潰兵，好像老虎生着翅膀，因爲從前只有刀，叉，鏑子，現在有鎗了。他們的行蹤無定，來去杳然，直如古代的牧畜民族，官兵一到，他們早跑了；官兵一去，他們都來了！因此，兵不能勦匪，匪有時倒能勦兵。

土匪的殘酷，無人道，使我根本懷疑到中國的民族性。他們唯一的目的在要錢。沒有錢，就蒸熟你的小兒子，姦淫你的小女兒，划去你老父老母的眼睛心肝五臟，甚至剝你的皮！稍和平的就擄出你的妻實行劫婚制度。就我所聽見看見的假使某個雜誌要出風頭，足足可以出一個二十萬言的「土匪號。」

兵呀，土匪呀，已經鬧得不堪了。老百姓們的精髓，被他們兩者吸得乾乾淨淨！何況還有天災！我們平日羨慕不已的江浙一帶今年怎樣？不是吃了水的大虧嗎！我從南京到上海一路上只見採菱角的人。剃頭舖裏的一個揚州人向我說：「揚州所屬差不多都淹完了。」唉！沒有兵災和匪災的地方又有什麼水災和旱災，難怪老先生們抱着一根旱煙袋長歎道：「此天之絕我也，夫復何言！」但是江浙的人，好像大體育家偶然染了一點風寒，還不要緊。只可憐兵匪鬧得最熱鬧的地方，——例如湖南，陝西等，——更加上水旱並進，小百姓的一息，遂被這些自然的災害和人爲的禍厲斷絕了！嗚呼哀哉！

在人爲的禍厲中除掉兵匪而外，還有一種，就是苛政！

「惡獸食人，莫猛如虎，居深山中，爲百獸主。
怒目如鈴，張尾如旌，利齒如鋸，轉喉如鉦。
泰山之側，虎多暴橫，婦人哭之，因無苛政。
苛政苛政！殘害百姓！敢告有司，須全民命！」

這首猛虎行，是我小時在廣東做的，那時還是清末，不料入民國以來，猛如虎的苛政，更加上兩個翅膀了。固然啊，約法上，乃至湖南的憲法上，人民都有納稅的義務；但是我們納稅，爲的是增進我們的幸福；換句話說，我們雖有納稅的義務，一樣的有享受納稅的結果的權利。試問我們得着什麼結果？而在政府方面仍然千方百計的苛求，想出種種無理的稅法。像這樣推下去，不過幾年，連吃飯都要抽稅了；甚而至於吃飯幾碗，須納銅元幾枚。那嗎，像小百姓的，只有不吃飯的一法，學王玉輝的女兒去餓死，可是你們政府也吃得飯成嗎！

總而言之，兵，匪，水旱，租稅，這是我們小百姓的五把鐵枷；而因此釀成的流行病，瘟疫，死亡……直使中國全國人民沈淪於九死一生的深淵，以痛苦爲生命的代價！

二　致亂之原

無論走到天之涯，地之角，只要是在中國的領域內，這種痛苦的呼聲，無時不刺入我們的耳朵裏。我們不能像糞坑裏的石頭，又臭又硬，因爲現在決不是歌舞昇平，或是粉飾太平的時期。現在的要務，只在同聲發出一個疑問：

爲什麼這樣亂呢？

責任，過錯，滔天的大罪，我們決不忍心歸到民國自身上去。民國只有對得我們住的，只有我們對不住民國的。姑且舉一二例來譬喻。有的說：中華民國完全是袁世凱一個人弄糟的；但是你們當國民的，爲什麼給他弄糟呢？有的說，中華民國將來或者亡於外債之手；但是你們當國民的，爲什麼不監督政府呢？這些疑問，都足使我們紅臉！不過現在已經弄糟了。我們國民，不可不趕急拿出一種醫生的態度，看看民國的病在那裏？換句話說，就是我們第一步，要探索致亂之原，然後對症下藥，方有功效。

我以爲十年以來中國所以如此紛亂，可以分作前後兩期說明。前期是舊式的，是保守的，是十六世紀的，差不多頭腦稍爲靈銳的人，都已覺悟勢非改弦更張不可！後期是新式的，是進化的，是十八世紀的，差不多頭腦稍爲清晰的人，都已知道這是有損無益的大道！等我分別說明吧。

有少許人知道武力這個東西，只能打退武力，也只能產生武力。猪，只能生猪，有時忽然生出一個小象，這是極稀奇的事；但是猪決不能生出有角的牛。這個道理，古今中外皆然。我們試翻開歷史一看，就可以知道越是武力最强的國家，越是容易崩壞。如古代的巴比倫，中古的秦，和大戰以前的德意志。越是武力最盛行的時期，越是紊亂。如五胡，十六國，和歐洲的十八世紀。武力的成績，不過如此！

這種零度以下的成績，居然有人奉之如神明，敬之如考妣。當初日本學德國；後來，中國又學日本。現在太老師－德國－敗了，事事都照着老師－日本－而行。老師敗了，又怎麽樣呢？殊不知武力這個東西，對於無論何種何類人，只有百害而無一利，－尤其對於運用武力的人是如此。不信嗎？段祺瑞的結果如何！袁世凱的結果如何！大而且遠言之，拿破侖的結果又如何！他們根本的共同錯誤，不在以武力征服武力，而在藉武力去求和平。和平豈是武力所可求的！如果武力可以致和平，那嗎，開了柏林會議，何必再開維也納會議；開了巴黎會議，何必又開太平洋會議！一般運用武力恃以爲生活的人，－軍閥－不明此理，竟把武力當做求和平的工具，眞是緣木而求魚了。但是我們回頭一看，十年以來有幾把鎗的人，誰不是「假而馬家的」－漢壽土語，卽假作態之意－抱着悲天憫人之志，說什麽「…自當解甲歸田，重覩昇平歌舞」－什麽「五族本是一家，南北何分畛域？」不錯！話兒眞好聽，可是一到利害相衝突的時際，五族也不一家了，南是南，北是北了！問他們爲什麽打仗？他們任何一方面都答道「我們爲的是中國的和平！」而實際的結果，不獨和平不可得，反而新增許多不和平的事體來：－這就是武力的膨脹。馬廠誓師以後的段祺瑞，多們威風！推倒安福系的奉直兩派，好一齣對台戲！然而細心一想，到如今，老段的昔日威風何在？再等幾年，－從長的說－奉直勢力的消長如何？甲打乙，乙打丙，丙打丁，丁又打甲，太無意味啊！

軍閥們！爲什麽還不覺悟呢？武力只能打退武力，只能產生武力。換句話說，武力只能自生自殺。你們如果誠意的求和平，請你們趕快拿下頭上帶的雞毛帚，脫下身上穿的血腥袍，把指揮刀切白菜，把鎗托子送給和尚敲木魚！不然，你們自殺的期總不遠了！

老實說：人性誰不愛和平！不過求和平的方法，務須選擇；而保障和平的權信，尤須永確！袁世凱，段祺瑞一流的人，何嘗不希望和平，不過他們把和平當做一個可以用武力求到的東西，就根本失錯了，就根本不解和平了。十年以來的紛亂情形，推其原因，眞使我們第一不能不歸咎於

在以武力而求和平！

復次，我們常常聽見的一個好名詞，這就是「統一」本來「國」字中間，不能不有「或」字底下的那一橫，造字的人已經與我們以極深且奧的暗示。現在中華民國，無庸諱言，明明有兩個政府—北京的政府和廣東的政府—對峙，一月前還有什麽第三政府的學說。北方要保持中央的威信，南方要掛起護法的招牌。究其實，威信在那裏！護法又在那裏！而所謂新舊兩國會，一個是血統不明，一個是過期作廢，常常留笑柄於人間，他們到現在還在做統一的夢，有時在香甜的鼾聲中打了幾個噴嚏，醒來了，又到夢裏去！—到現在還在做。他們所以不能做成這個好夢，固然啊，是用錯了方法；就是用武力來求和平謀統一，而不知統一和和平決不是武力可以得來的。還有一個大大的原因，即在他們並不是誠意的求和平，謀統一，他們不過扯起和平，統一的旗子，豎着統一的旗杆，以資號召而已。猶之乎董卓挾天子以令諸侯，猶之乎張勳擁宣統而謀王爵。不信嗎？—稍有血氣的國民沒有不信的—我們試舉幾件事實來證明。當推倒安福系後，天津的三頭會議—曹，張，王，—議些什麽？王要學李純，做長江的領袖；曹則掌有河北一帶；咱老張非做「關外王」不可！除此以外，又麻雀，吃酒，强姦窰姐兒！安福系固足為中國禍，但是安福倒後，中國的和平就來了嗎？統一也就來了嗎？沒有！來的不是統一先生，却造成了他們三家的地盤。現在老王跑了，奉直兩派，正在唱對台戲呢。讀者如不嫌煩，我再舉一個例。現在北伐的聲浪不是愈呼愈高嗎？有沒有武力可以北伐，以及用武力伐人能不能成功，姑不置論。我們只要稍為留心廣東方面的政局，就可以知道孫—(文)—陳—(炯明)—二人的意見，一天不能融洽一天；這種現象和趨勢，恐怕不久要把珠江流域分做兩段，或幾段，這是可以推測的。陸榮廷出走以後，廣西的實力在那個手裏，大概總有許多人知道，不必我明說。這樣看來，無論南北兩方的大頭巨腦，是不是真意的謀統一，有沒有統一的能力，乃至中國在最近期間能不能統一，總而言之，他們的分裂和割據，已經是鑄定了！唉！張開偌大的口腔，高呼統一與和平，而一肚子裏裝滿了分裂和割據的鐵渣，搗亂和侵襲的木屑，自私自利的錐子！只因為他們的心迹，欲蓋彌彰；此所以中國的情形，求治反亂！

不然，上海已經開過一次統一會議，何以未成？北京現在還有一個什麽統一委員會，他們除每月領幾百塊乾薪外，有什麽用處！統一，其名，割據，其實，十年以來紛亂的第二個原因，我們可以大膽的斷定：

在以分割而謀統一！

以上說明比較舊式的紛亂的兩大原因。

至於新式的呢，我更不忍說了。我很不願意「自治」這個再好沒有的名詞，被三數武人囫吞下去，像猪八戒吃人參果那樣。

自治，他像一個青而鮮的橄欖，越嚼越甜越甜越有味！有許多不會吃橄欖的人，剛嚼一口，噴而擲諸屋上，後來搭梯子去尋。

又有的說：「橄欖那裏有紅棗好吃！」那嗎聽隨儕便了。你吃你的紅棗，我吃我的橄欖：自治的真諦，就在這裏！

自治照字面上說是自己管自己，是 Self-Government；照實際上說，是對於他治而言，是以民治對於官治而言。稍為懂得自治的人，無不曉曉斯義。然而在現今自治潮流澎湃之中，果真能發揚自治的真義了嗎？果真沒有强盜牌的自治香煙出世嗎？眞不敢保啊！援鄂聲起，湖北有什麽自治軍，固然有許多是成仁取義的，然而烏合之衆，青紅二幫之友，乘火打刼，不也是自治軍嗎！盧永祥的自治通電，一時曾紋亂了中國時局的空氣。聰明的新聞記者，早已窺破他的紙老虎，但是浙江居然頒布憲法了。「雖然，在紛擾無寧日的中國現狀中，有這麽一綫的自治曙光，何嘗不聊勝於無？」——這種感想，我亦常用來自慰，後來越想越不對。因爲有假的自治出現，眞的自治必湮滅而不彰，至少也蒙他的惡影響和阻力，所以寧可無眞自治，不可有假自治。

湖北浙江，以及其他各處的政治情形，我不熟悉，不便多說。湖南呢，是我的故鄉，情形應該熟悉了，但我也不便多說。爲什麽呢？我記得前幾年我做了一篇文章說日本的天皇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幾乎被小幡公使把我捉將官裏去，我又何苦嘗「日本料理」的滋味呢！同樣的恐懼，使我有口不便說我們可愛的湖南。我從前很佩服吳佩孚的，現在當然不佩服他了；但是還佩服他給湖南的一個通電上的一句話，翻成白話，似乎是這樣說：「你們自己還不能自治，就要治他人！……」我記不

清楚了。他這句話是目前一切假自治招牌的砭針，我們固不應以人廢言。我又想起北京大鬧敎育風潮的時候，張仲仁先生曾對我說：「在罷課期間學生所損失的光陰足足可以築成第二個萬里長城」湖南此次援鄂的損失，至少可以築成第三個長城，至少可以使百姓吃潰兵和土匪的苦。現在不必說了。我們由此可以覺悟自己未能自治，休要治人，休要管他人的閒事。我們並不是抱着部落思想，什麼「湖南國主義」不過以地域的分配論，以居民的習慣風俗，及信仰等等論，湖南人目前應該先把自己弄好，把自治的基礎打鞏固，然後再以友誼的援助他人不遲。

從中國的民族性說：「愛管他人閒事」是社會上一般的禁條。所謂「個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確可以代表中國的一種民族性。我嘗說中國是一個個人主義最發達的國家，同時也是一個利他主義最發達的國家。有楊朱的為我，就有墨翟的兼愛；有遯世的陶潛，就有殺身的荊軻，這種矛盾的精神，正是調和的徵象。可惜後人不善於保存應用，於是對於應該管的，却不管；不應該管的，又管。以目前的自治說，正是「個人自掃門前雪」的時機，雪掃完了，再來管他人的瓦上霜不遲。然而一般武人政客等的頭腦中，絕不如此，他們不問自己的能力如何，環境的情勢如何，以及時機是否成熟，只要有一隙可乘，便爾大張旗鼓。一個來一個去，一個攻，一個拒，十年來國內紛擾的第三個原因，我們可以指出是

在**以他治而行自治**！

讀過政治學初步，或稍具公民常識的人，都知道共和國家，**主權在人民，政府不過是一種造人民的幸福的工具**。所以人民是主體，政府只是附庸。二千餘年前的孟子與老先生也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那嗎，我們人民的腦子裏，固然要把政府這個東西看得重要，然而不能把他看得主要。政府不良，我們可以規勸他，監督他，干涉他，再不然，撤掉他！總之，我們人民是主的關係，政府是從的關係。因為這個道理，政府應該順從人民，惟民意是聽。而在人民方面，也應大大的覺悟：專靠政府是不成的！尤其在一種要壞不壞的政府下，想求一種殆無希望的成功，其結果，十有十一回是失敗。我們事前不能干涉他，事後又不能撤廢他，早已失掉民主共和國的精神；何況還在廁所內找麵包吃！請看！遠一點看！清季的立憲運動

成功了沒有！再看近一點看！長沙學生在國慶日的裁兵運動，誰吃了大虧！他如六三的慘劇，各地的學潮，都足與我們一個最深最激刺的暗示。這個暗示，就是專靠政府是不成功的，用請願一類的方法去求政府，尤其是不成功的。在這種要壞不壞的危險期間，國家的事，只合人民自己去做，政府已失掉他的能力，從積極的方面說，應該立時不要他，從消極的方面說，應該從此不睬他！人民的事，只合人民自己去辦，這是天經地義！

直到最近，才有一點覺悟之芽。政府不配辦教育，於是有教育獨立的呼聲；政府不善辦外交，於是有國民外交大會的提倡；政府不能解決中國時局，於是有國是會議的進行：——這些姑不問其是眞是假，或成或敗，總而言之大家（人民）都知道這些事，確是自己的事，確是自己應該辦的事，確是現在無論那個政府所不能辦，到辦好的事！

然在最近以前，這一點覺悟之芽，老不容易生出。學生的請願，以全國統計，計之至少總在數百次以上，請願的結果，死的死，傷的傷，拘的拘，有什麼別的結果！罷課，罷不要緊，——乃至於全國無教育，在政府的心目中，都不要緊。稍為覺得要緊的，就是罷市。但是現在的商人，他是屬政府保護的，你要他罷市，無異與虎謀皮。請願，罷課，遊行，演說，……花樣翻新的都弄完了，政府只在旁邊哈哈大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這還是對於有知識的人呢，還是對於讀書人特別優待呢。此外打算盤的，砍木頭的，那裏在政府的眼底！政府的上賓，只有一個姓丘，行八，官印老總。

我們知道了！那迷信政府的官僚式的學者，要唱什麼有政府主義，但他沒有辯證，可以使我們相信有政府的好處，尤其沒有能力，可以改變現政府的不好處。那嗎，我們對於政府，就目前的情形說，簡直可以不去睬他，我們只要鄭重的發出一道宣言：宣言我們要辦自己的事，政府辦的不生何等效力就够了。

我們知道了！從前專靠政府的一切惰性，以及要求政府的一切方法，都是錯誤的，不生效力的，自殺的方法。從前我們是政府的附屬品，是附庸，是奴隸，現在我們是主人了。總結一句：我們已從「從」的關係，轉到「主」的關係。而前此中國的紛亂原因，即在錯認政府為主，而人民為從，即

在以人民而從政府！

以上說明比較新式的紛亂的兩大原因。

我們從上述的四大原因——在以武力而求和平，在以分割而謀統一，在以他治而行自治，在以人民而從政府，——中可以發現一個共通的現象。這個現象就是矛盾！武力——和平，分割——統一，他治——自治，政府——人民，差不多都是誓不兩立的名詞，現在硬要用甲求乙丙謀丁，戊行己庚從辛，未免太笑話了！這種矛盾的現象，支配了十年以來的中國，把一個國家弄得七分五裂，雞犬不寧！國民啊！還不大大的覺悟嗎！你看啊！外面的潮流奔騰澎湃的來了！

三　外部的侵迫與內部的緊張

我們走過上海大馬路電車的交叉點，至少要出一身無情的冷汗！左邊來了車，右邊來了馬，中間擠着人，兩旁還有一些迷惑眼睛的洋貨店！此時的注意，達到頂點；此時腦筋的緊張，達到極度！爲什麼這樣慌慌張張呢？不用說是感受外部的侵迫，不能不預防和免避種種危險。這種情形，我們在東京的須田町一樣的可以發見，在今日中國的政治局面上，尤其可以發現。

太平洋會議！太平洋會議！不是一個最時髦的名詞嗎？打電報，開會，派代表，……不都是爲這個太平洋會議嗎？

巴黎和會，國際聯盟，都束之高閣了；其實他們也只有束之高閣的價值。我們且看快來的這個太平洋會議是不是一樣的會束之高閣？固然啊！在未有開會之前，我們常常爲幾個新鮮的名詞所惑，不能斷定他的結果，但是也有幾分可以推測出來。據我所測，恐怕也不免在高閣之列，至少亦當凶多吉少！（我作了太平洋會議與中國一文，約三萬言，登在最近北京京報，似有參照的價值。）我們暫且不必管他。我們只希望他不要共同管理中國，這已是我們的奢望。

不過此次太平洋會議的時潮，對於中國的國民促進了他們的覺悟，喚起了他們的精神，則無容疑義。更詳細的說，中國國民因太平洋會議的重要和其他環境的危險，已不能不想出，並且力謀實行以下兩種辦法：即第一，對內的辦法；第二，對外的

辦法。

第一，對內辦法

(1)政治的—要求統一，實施自治；

(2)文化的—教育獨立，言論自由；

(3)經濟的—整清外債，開發富源；

(4)軍事的—廢督裁兵，創辦民團；

(5)交通的—大修鐵路，廣謀水利；

(6)其他。

到現在，一般有知識的人，都知道無論那個政府—或南或北，—都沒有統一中國的能力；有這種能力的，只有國民！其實，中國國民原來就統一，並不知有什麼南！什麼北！不統一的不過是幾個爭權利爭地盤的軍閥，與國民大多數無關。這樣看來，只要我們國民統一就夠了，何必管他政府呢？又有一個原因，就是所謂外國人，他們的眼光非常近視，比鄙人還近視，他說：「你們的政府是你們人民的代表，我們只能同你們政府說話。」這句話，使我們無法去辯駁。並且在疑猜的國際會議上，他們只認得政府，不認得人民。補救之方，只有國民自己速起而謀政治的統一。但有一點要注意；國民並不是因為政府無統一的能力，然後起而代庖，是因為統一是國民自己的事，不統一便於自己有種種害處。於是在這個太平洋會議的呼聲最高中，驟起而謀國內統一的有什麼上海會議，（盧永祥督軍發起的）廬山會議，（張紹楨將軍提唱的）差好一點的，又有什麼商界和教育界聯合的國是會議。這些會議，不問那個是真包文拯，那個是假包文拯，他們一片救國的熱誠，統一的醒夢，也有令人可佩服的地方。並且他們一致承認自治是救中國的唯一的良途。我相信那些冒充自治的假招牌的，和那些靠自治吃飯的，不久必因真自治的一步一步的實現而取消，或淘汰。

有知識的國民則要求教育獨立，因為他們已經覺悟惟教育為救國的根本要道，並且覺得教育若依官辦（靠政府）或依商辦（靠資本家）一樣的可以使教育破產！與其這樣，倒不如讓教會（靠外國人）去辦為好！所以要求教育獨立。獨立便不靠無論那一個人。不僅能夠免除依靠的習氣，還可以免除種種無味的煩惱，像新華門前的血迹安慶城中的馬蹄！還有一層關係尤重的，就是言論的自由。像法國巡捕房罰陳獨秀一百元，真是大敲其 bamboo Stick（竹槓）！又如什麽治安警察法也該修正或廢除的條文極多。但有一點要注意的，我們並不要求政府與我們以言論自由，猶如禱告上帝賜給我們以麵包的一樣的空泛靠不住，我們只要求自己自由言論，不怕政府的威力，不怕什麽巡捕房，那才是真正的言論自由！

「生小」不能過年！為什麽？因為欠了他人的債。中國的現狀，大有不能穿破衣過年之勢。美國的某報，主張列强替中國管理財政，整清債務。聽說這種主張，是日本的舶來品。我們很感謝主筆先生們的友誼，不過你們應當知道：「放賬放到我們這樣的窮人是無希望的，我們不過借你們幾個錢罷了，我們有的是錢，都藏在我們後園的那一片黃土裏，挖幾鏟出來還你們還有餘呢！」我們還要繼續的說「感謝你們把許多最可寶貴的金錢借與我們的敵人—軍閥，官僚和賣國賊，使他們作了足足十個年頭的孽，但是我們不能再忍了，不獨不准他們借你們的錢，並且要求你們不借錢與他們只借錢與我們—國民。當我們迫於不能不借的時候—哈哈！要堵住外國人的口，最好是國民自己起來整清外債；要償還外國人的賬，最要是國民聯合起來開發富源！」一來可以免去外國人的閒氣，二來可以預防資本家的流毒。

有一件比較可喜的事，就是近來各省的驅督運動。鄂人驅王，贛人驅陳，魯人驅田，皖人驅李，……真是民氣百倍！不獨應該驅，並且應該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實行廢督。可是廢督以後，切不可再要什麽總司令，和巡閱使。本來啊，廢督，裁兵，是中國目前的急務，不過廢了督以後不能再有變相的督軍，裁了兵以後不能再有蛻形的丘八。就我們地方的情形論，裁一個兵便多一個匪，因為兵被裁後沒有生活，不能不加入匪團。但是養一個兵，也無異乎養一個匪。用兵勦匪，本不是根本辦法，不過是拿羊肉包子打狗的辦法。講到此處，不能不歸到人民的生計問題，和職業教育問題了。然而豈是目前所可解决的！雖

已只有兩種比較安全的方法：一種是預備相當的工場，或敎化機關，後再裁兵；一種是趕辦民團以防匪。這話等後面再詳說。

我們設一夢想，假使中國現在無論那方都歸統一了，假使英日續盟新加了一種莫大的勢力，又假使中國成為海陸軍一等强國，那麼假使英攻廣東方面，日攻山東方面，使我國首尾受敵，但是因為交通不便，北方强悍的陸軍只能坐火車到漢口，不能直抵廣東，就非坐耗延時日的海船不可！可見交通的不靈通，不獨在軍事上很吃虧，並且在文化的傳播上，民族精神的融洽上都有莫大的阻力！至於水利方面，如我們傍着的洞庭湖之為患，今年江浙皖的水災，使疲勞的國民復感受無限的痛苦！這也是對內辦法的一個重要事業，不可或緩的。

他如司法的改良，關稅的修訂，以及工人有急起聯合之必要等等，或非本論所能詳及，或留待後節詳加說明，現在不說了。

第二，對外辦法。

(1)反對英日續盟；

(2)拒絕魯案直接交涉；

(3)取消二十一條；

(4)贊成太平洋會議；

(5)與勞農俄國提攜。

因為內部的緊張是受了外界的激刺，一般國民在這時際，自然能振作對外一致的精神。當英日同盟期滿之際，除却順天時報外，那一家報紙不連篇累牘的肆力反對續盟！不僅中國人，就是英國人自己也知道英日同盟到現在實無存在的價值，只因日本的情急，為敷衍面子起見，不得不續訂一年。我的朋友陳震異君提唱中美俄同盟，固然是一個對待英日同盟的方法，但我以為弱國要同强國聯合，總不會有平等的機會，或者反惹出許多煩悶，倒不如先把自己弄好，然後才有美滿的外交可言；並且俄美能不能聯合，還是一個疑問。

拒絕答案，以目前的情勢論，總算是國民外交之勝利了。但是要和廢止二十一條同時提出太平洋會議，恐怕未見得就能成功吧？蛤丁等早已宣言：太平洋會議是以軍備問題做主腦，質而言之就是商量對付他們幾個強國的事；其次才論到中國，中國不過是一個不重要的陪客罷了。所以我們對於太平洋會議，眞不可有過奢的希望，希望過奢則小失敗亦為大失敗。像我上面說的，我們只希望他不要共同管理中國就夠了。比較要緊的事還是和勞農俄國提攜，因為他或者還有點俄國固有的文明—人道主義的色彩；不像其他強國的狡猾。將來中俄兩國，或者有真正的國民親善啊！

總而言之，中國到現在，內憂外患，已達到頂點。而中國的前途，只有兩道可以預卜：就是自己處理自己的事嗎？還是請外國人處理自己的事嗎？我想除一二患神經衰弱病的學者外，大概沒有主張外國人共同管理中國的。有之，就是日本人，或美國的親日派。凡是中國人，都應該知道現在本國的事被幾個無聊的人弄糟了，我們—國民還不挺身而起，那太平洋的風潮固然是險惡萬分，我恐怕還有比這個更甚的！存亡之機，只在我國國民是否已有徹底的覺悟？

四　最後的覺悟

覺悟，要有真正的覺悟；覺悟要有徹底的覺悟；覺悟要有最後的覺悟！若是像某報的「覺悟」常在夢中，那是不行的！國民啊！曉鐘已鳴了！你們還不醒嗎？雞叫了！天亮了！我們國民快醒來啊！

(一)我們應該覺悟—現在的政府已經是一個麻木不仁的政府，是一個黷武窮兵的政府，是一個賣國或借款的政府！我們暫時雖無力改造他，也當和他斷絕友誼。西廂上有一句說得好：「似這般掛肚牽腸，倒不如義斷恩絕！」現在國民對於政府，早已沒有掛肚牽腸的恩義，無恩無義，自以斷絕為好，好像沒有愛情的夫婦一樣。我們從前的根本錯誤，乃在事事依靠政府，信賴政府，以為他很能幹，可以替主人辦事。現在才知道他是一個無用之才，賠錢之貨，我們—主人不撤他的事，已是天大之恩了。那嗎，自己的事，就非自己辦理不可！

(二)我們應該覺悟—再好沒有的好名詞，常被少數扯爛污的人假借，實行欺世阿俗的手腕。新思潮何等高尚！上海

新世界的小報裏，居然也大議其新思潮！新知識何等需要！北京的一個流氓式的學生，也假新知騙錢！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我們說到最可愛的自治了。自治同志會講自治，北京政府也講自治，盧永祥，王占元……都講自治，凡和自治主義絕對不相容的人，都風起雲湧的講起自治來了！我們對於這種假的自治取什麼態度呢？從消極的方面說，我們簡直可以不理會他，因為他本來是假的，假的終久必歸淘汰。從積極的方面說，我們正可拿真的自治無形的去征服他，但是真的自治真不容易，只能慢慢的向着真的那方面走。近真的自治一步，就是遠假的自治一步，這也是一個好法子。總之，我們切不可迷信名詞的萬能主義。最好的名詞，有時常為萬惡之原！我們應具有一副犀銳的眼光，當做一個照妖鏡，看看那個是真包文拯？

（三）我們應該覺悟—統一政局不是五分鐘熱度所可致的，不是今天打一個電報明天發一篇宣言所能了事的。我們固然知道北京政府和廣東政府都沒有統一中國的能力，我們更當知道，盧督軍的上海會議和張將軍的廬山會議恐怕更沒有統一中國的能力。商教聯席會的國是會議能開與否，尚屬疑問；成功與否，尤不能保：不過還有一點希望。但是為什麼不加入工界呢！難道只許資本家和教育家解決中國時局嗎！這樣看來，國是會議開成，也只是階級的會議，因為他只代表商教兩界，把其餘各界如工界農界等，都沒有放在眼中。所以國是會議如果不把他的範圍擴充，試問與代表階級利益的上海會議等有什麼區別！還有一層，現在的商人有沒有根本的覺悟，恐怕商會老總也答不出；試問現在的大官僚，大軍閥，有幾個不是變相的大資本家！王占元一逃，漢口的新市場受影響不小！張敬堯一逃，常德的鴉片生產業受莫大的損失！某某政客是某某交易所的籌備主任。某某校長是某某公司的總理。他們都在政府的保險箱裏，或是政府都在他們的保險箱裏，那嗎狼狽為奸，上下其手，本是極容易的事。我所以說，凡我真正愛國的國民，切不可被他們所瞞，切不可墮入他們的計中！

（四）我們應該覺悟—十年以來的紛亂，固然由於政治的不昌明，影響到全國的各方面。但是要解決這種紛亂，純從政治是不行的，純從政治上着手是不行的。經濟制度，文化制度，軍事制度等，都非從新改革一番不可！總說一句，就是非改造社會全體不可！零零碎碎的，或是一部分的解決，不獨為不可能，即可能亦只能見效於一時，終久非全部改造不可。年來國

人政治萬能的迷夢漸醒，知道經濟條件的重要，文化發達的影響，確是一件可喜的事情。但是在這種麻木不仁的政府下，政治運動也不可少。我們並不是希望他解決這種紛亂，是由我們自己起來從政治的立脚點上完成各方面同時的解決。

(五)我們應該覺悟——在這個假面具式的二十世紀的文明中，沒有什麽正義，只有歪義！但是我們切不可因此就崇拜强權。假使我的話等於放屁，太平洋會議上居然有正義的功勞，我們真要雀躍四百！不過我對於國民却有一句忠言：凡希望他人與我以利益，必須這種利益對於他人沒有害處，或是同有利益，才能達到這個希望。這句話可以倒過來說：他人一樣的希望我與以利益，故凡為他人謀利益，或與他人以利益，就是為自己謀利益，或希望他人與自己以利益，至少也要對於自己沒有害處。這個原則在國際關係上尤其如此。太平洋會議上表面上雖扯着正義的招旗，骨子裏十有九成是應用這個原則。所以我們的希望，真不可過奢呀！我們大多數的國民只悶着頭做我們的正經事，他們要我國加入的時候，我們公選幾個長於外交的人去敷衍他。對於我國不利益的時候，就和他們力爭！他們講正義，我們也講正義；則爭論自得其平。他們講歪義，我們仍講正義，則正義終博最後之勝利！

對內對外的最後覺悟不過如上所舉。我們已經醒來了！那嗎，大大的睜開眼睛看看中國今後到底是怎樣的一個趨勢？

五　今後中國的一種新趨勢

我首先要聲明的，本節所論，止於中國近的將來的趨勢；至於我們怎樣對待這種趨勢，下節再說。

這種趨勢在歐洲已過去了，那時還不過是十八世紀，充其量不過是十九世紀；然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則不能不謂之新。何以呢？中國向來沒有經過這種趨勢，直到近幾年來才慢慢的顯着，故不能不謂之新。

這種趨勢不獨是新式的，並且是可恥的！歐洲之經過這種趨勢，是由於機械發達的結果，是由於科學昌明的結果。總說一句，是受了產業革命的洗禮。中國呢，機械既不發達，科學又不昌明，而居然有這種趨勢，不用說，其中必夾有幾分洋氣，否

則這種趨勢未免來得太早。在洋氣下求生活，在洋氣下改換中國的新局面，至少也有仰賴他人之譏，故不能不謂之恥！

不管是新式的可恥的，總而言之，這種趨勢的而且確地快來了！——他到底是什麼呢？

上節已略略的提示要解決中國的紛亂，純靠政治是不行的，非同時將各種重要的制度從新改革一番不可！尤其要緊的，就是經濟狀態的變遷。中國受了外國科學昌明的影響，吸收了外國的許多新機械，又加上外國人在中國的特殊勢力，眼見中國的經濟狀態，一步一步的正在推移，和歐洲產業革命以後的情勢很相類似。解決中國的紛亂，就目前的情形看來，恐怕要從政治方面移到經濟方面。但我是不全信馬克思老先生的學理的，我以為用經濟的勢力解決時局，卽屬可能，或者不完全的可能，然而他的流弊，恐怕比未解決以前的現象還亂。這就是說，以政治解決時局，難境亦不過鬧成政治革命；以經濟解決時局，解決不善，就要釀成極凶猛的極長期的經濟革命！在今日求死不得的人民中，實不堪更經過這種長期的凶猛的紛擾。所以我主張中國的時局，要想謀一個徹底的解決，比較幸福的解決，既不能靠政治一方面，也不能靠經濟一方面，同樣的不能靠任何一方面，必須全體改革一番方可！不過目前的趨勢，確只向經濟那條路上開快步，開跑步，我們可以大膽斷一句：走得好，就是社會主義的中國；走得不好，就是資本主義的中國！我們試分解這種趨勢，確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

（一）純粹的中國資本家　近幾年來純粹的中國資本家，因為受了愛國思想的衝動，無不以「振興國貨，挽回利權」為已任。更好一點的，如簡照南之派學生出洋，穆藕初之擔任北大留學生的經費，乃至陳嘉庚辦厦門大學等。我們住北京時，還不覺得這類資本家的厲害，及到上海，大驚失色的看見滿街滿巷貼着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廣告，商務印書館陳列汗牛充棟的陳嘉庚式的橡皮鞋底。馬玉山公司的堆棧到處皆是，我們住在寶通路順隆里七百八十三號，隔壁就堆着一箱一箱的糖果，令我垂涎！聶雲台的厚生紗廠何等規模！張裕釀酒公司的葡萄美酒何等銷暢！本來上海是一個商業最繁盛之區，資本家的淵藪，故能給我們以最深的印象！他們的資本一天大似一天，他們的勢力一天擴充一天，簡直成了馬克思的第二個原則，卽資本集中的法則（The law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Capital）——資本家的事業將更有成為大規模的傾向，這種

們固不獨減少孳孳的數目，並且可以減少資本家的數目，而養成絕大的資本家。一點不錯呀！有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某些的書局受了多麼大的影響！有永安和先施兩個公司，大馬路一帶的舖面又受了多麼大的影響！我很希望在外國人勢力羽翼之下，能有幾個純粹的中國資本家，未始非中國之幸！我更希望這類資本家勿蹈外國資本家的覆轍，榨取勞働者的脂肪，或是借外國勢力來壓服自己！

（十三）變形的中國資本家　這類資本家，是新興的階級，他們一身大概兼有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職務。他們所以成爲資本家，並不是由於他們自己的勢力，也不是由於榨取純粹勞働者的脂肪，像某種純粹的中國資本家那樣。他們所以致富，約而言之，不外以下幾種手段：（一）刮地皮；（二）賣國；（三）敲竹槓；（四）打折扣；（五）抽稅！還有一層，他們的初意，並不在做資本家，他們的「勢力」觀念，比「金錢」的觀念重得多多！偶然有一兩個明眸慧眼的知道中國近的將來，只有資本家會占上風，遂不惜搖身一變，變成一個擁數的資本家！我們也可以把他們分作三類：

第一類，軍閥　「軍閥」要算是今日中國唯一的大資本家了！他們一人多則數千萬，少亦數百萬。如倪嗣沖，如王占元，如張敬堯，如張作霖，如曹錕，如李厚基，誰不是鋪金成磚，切玉爲棹！他們弄錢的目的，不外爲將來退居租界，或是寄身外洋，不外爲驕妻美妾作裝飾費，不外爲子孫作馬牛費！他們的錢，不獨不用來辦學，反用來毀學；（如倪黨以金錢運動無賴學生，釀成安慶學潮）不獨不用來養活勞働者，反用來榨取勞働者。（如同外人合資，虐待華工等事不勝枚舉）從前，現在，乃至將來擾亂中國的，就是他們！所以這類資本家的勢力，也不可輕輕的看過。

第二類，官僚　「升官發財」是中國一般人的心理，現在雖已改變了好些，然而那些已升官的，已發財的，和那些由升官而發財的，財的觀念，仍和官的觀念與日俱進！直到官做到絕頂了，於是轉一轉觀念，專斟財的身上。前淸遺老，民國大員，革命巨子，賣國忠臣，都在官僚的樹上開花結實！盛宣懷的遺產，曹汝霖的私蓄，其餘一切做過總長一類的人，那一個不胖得像猪；其餘一切種田做工的小民，那一個不窮得像鬼！中國的銀行，公司，—多數是與外國人合辦的！他們不是經理，就是總理，再不

然就是兼經理！他們與軍閥常常連成一氣。

第二類，政客——俏皮一點說，就是名流。最時髦的名流，往往有一個慈善口袋或是一塊「爲善最樂」的招牌，這塊招牌，一面可借善字以濟其惡；一面可借善字而遂其樂！如籌賑，治河，……無往而不可斂錢。其實，他們早是百萬富翁了，爲什麽不把自己的所有拿出些兒做點好事呢？第二等的名流，有許多正在拚命的變大資本家，交易所也幹，信託公司也幹，只要有錢賺的玩意兒，不管合法非法，都幹！唉！名流中有幾個像張季直！有幾個肯拿出錢來開發富源！他們一味帮助軍閥去搗亂，一味模做官僚的賺錢；——道道是中國之蠹！

（三）純粹的外國資本家 這類資本家，在中國最有勢力，差不多握中國經濟的全權！就現在而論，所謂政府，都是他們的抵押品！他們從遠遠的釀成下來的一種國際間的强力支配中國的領域，將從政治的瓜分中國到經濟的滅亡中國！中國的國家事業，如鐵路，郵政，關稅，等等，差不多都在外國人的掌中。他們聯合的經濟力的雄厚，集國內的大資本家之所有，亦不足當其十分之一。這類資本家，或者因爲國內大資本家的勃興和聯絡而減少其數目，或者因爲國民的激昂與救國的眞誠而滅制其發展之進程。舉一個例，商務印書館自從完全歸華商自辦以來，聲譽百倍！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因爲有人日藉的嫌疑，一時受莫大的損失！這都是國民自覺的好現象！因爲必如此，才可以使外國的資本家自然淘汰，而以中國人辦中國的事。

（四）地主 從前莎士比亞使英國太子克洛頓（Cloton）回答凱撒的使臣說：「若他（凱撒）能够用氈子將太陽遮住，或將月亮藏在口袋裏我才給他地租！」（見Glasier's the meaning of Socialism）本來土地是公有的，正如蘇東坡說的江上之清風，山間之明月，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乃是造物給與我們的；後來私有觀念發達後，土地就變爲私有財產了。地主的勢力，可以支配地球，而所造的罪惡，也不在資本家以下。不過中國的地主，對於佃戶或小民還不敢十分虐待，然而他的財力，一天多似一天，一天鞏固似一天。越是都市，地主的勢力也越顯著。上海的人誰不知有哈同，聽說他每月收地租（和房租）至

少在七萬以上。新近他又購入一地，共七畝，每畝十萬元！蒙古有一個親王，他的領地，火車要走兩個鐘頭！中國本以農業立國，地主與佃戶的關係，較之勞働者與資本家的關係，尤為密切；而內地的農民，據我所知，並不感受地主的何等痛苦，有時地主反感受農民的痛苦，如果從此好好的調劑下去，決不會釀成什麼重大的爭端。只有都市內的地主與租戶，情形既與鄉村不同，自然說不到親切二字，除每月交地租或房租外，漠不相及。上海最近鬧得很凶的反對加租運動，確是兩者—地主與租戶—平素沒有絲毫聯絡的結果，也是反對地主的一種好辦法。

地主，純粹的中國資本家，純粹的外國資本家，和變形的中國資本家—軍閥，官僚，政客—在近的將來，勢必暗通聲氣，操持中國的命運！就中有希望的，只有純粹的中國資本家和地主，其餘都是中國之蠹！至於解決時局，也只能利用他們的能力一部分，如果立意靠他，解決時局不獨為不可能，即可能亦含有莫大之危險！

六　社會主義嗎？資本主義嗎？

由政治的勢力一轉而入經濟的勢力，其間發生兩種最重大的影響：

其一，由於大資本家的勃興，所有小規模的營業都感受致命的損失，或竟為他淘汰，坐視資本集中的猖狂；或奮起而聯合以謀抵制：總之，小資本愈有大之必要，大資本亦愈有大之必要，然後不致為人所敗，是為資本主義醞釀的時期！

其二，由於資本家勃興的影響，中產者漸漸沒落，或因此而告破產，而因此無產者所蒙的間接的損失，亦殊不小，雖因大規模的事業漸興，頓加勞働供給的數量，然或因競爭劇烈，或因技術不熟，足使無產者愈感生活之困難；是為勞働問題醞釀的時期！

準此，不問是勞働問題，不問是資本主義，而同受資本家勃興的影響，則可斷言。因為有資本家，然後有資本主義，然後有勞働問題，這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好在中國的資本家，還沒有養成像西洋的那樣肥胖，而所謂資本主義，也還沒有蓄熟；所謂勞働問題，剛才發點萌芽！不過我們要對付這種趨勢，也只有兩個方法，就是用社會主義嗎？還是用資本主義呢？

我們不是瞎子，當然可以看見歐美人經過的覆轍，我們還再蹈他嗎！ 我們不是聾子，當然可以聽見歐美資本家搾取勞働者的聲音，我們還不警戒嗎！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萬惡！ 有人說是不可免除的，這或者一時炫於歐美人的物質繁華——由資本家搾取勞働者所生的繁華——而忘却世界勞働者心靈上的痛苦！ 其實那裏是不可免的！ 一條正路，一條歧路，他們自己走入歧路了，走入迷途了！ 難道我們也跟着他們走入迷途嗎！ 大資本家的凶臉，資本主義的梅毒，誰還願意注射六〇六呢！ 所以要拿資本主義做救命湯，無異以鴆當藥，自速其亡！

資本家可少，資本不可少。 為什麼呢？ 資本是生產之一要素，沒有資本，空有勞力和土地是不行的。 至於資本家呢，他儼然是社會上一個階級，把社會全體的公有財產都操於他們少數人的手中，可以無惡不作。 他不獨所有資本，而且所有土地，所有勞働，差不多所有一切！ 但是世界上就沒有一個好資本家嗎？ 我預料有許多人——尤其是缺乏物質上供給的人——為資本家的慈善口袋所迷惑，不絕的讚頌他們。 固然啊！也許對於少數人——受恩惠者——他是一個博愛者，至於大多數人——勞働者——仍然不斷的在他們的搾取中，不過勞働者沒有多少覺悟，而一般習於舊社會的人對勞働者又沒有什麼同情，因此只見資本家的好處，不見他的壞處：——殊不知他的好處，就是他的壞處；他的最好處，就是他的最壞處！

這話未免太開罪資本家了！我固希望純粹的中國資本家不像西洋資本家那樣的刻薄，殘酷，和陰險；並且我也相信中國的資本家決不如此！ 不過我以為中國救亡之途，立國之道，決不能靠這幾個大資本家，尤其不能帶着什麼資本主義的臭味。 拿資本主義適用中國的結果，只能產出現代歐美的勞働不安和產業界一切紛擾的情形。 只有一個法子可以救中國——並可以救世界——這就是我們親愛的社會主義！

我並不是說一切社會主義——如國家社會主義，布爾塞維克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乃至無政府主義等——可以適用於中國，也並不是說社會主義中的某種，可以完全適用於中國。 我的意思，只說中國要想生存，並且發展，那就非用社會主義的精神不可！非有社會主義的制度不可！ 社會主義本不含有什麼可怕的性質，他不過是一種傾向，（羅素說的）一種向自由之

傾向！人類不愛自由罷了，如愛自由，非親愛社會主義不可！

利用資本家的資本，運用社會主義的精神，—我相信是救中國唯一的好路，是調劑資本家與勞働者破裂的良方！但有一點要注意的，我所說的社會主義的精神，不是專站在經濟的立脚點上，一切文化與制度—如教育，行政等—都要運用這種社會主義的精神！我上面兩次說過，解決中國的糾紛，不能專靠經濟的勢力，所以如果只是經濟方面得了社會主義化，中國的局面仍是不能轉換；—直到一切文化與制度皆已社會主義化為止！—化得好，就是第二個勞農俄國；化不好，大亂還在後頭呢！關於這點，我們不能不預防。預防的方法，最好的，就是使資本家的資本為社會化，使勞勤者的勞働為人格化！換句話說，即在利用資本家防止自己的資本主義，同時喚起勞働者解決他們的勞働問題！

資本主義不是正在醞釀的時期嗎？資本家啊！你們首先應該自問：你們的百萬巨資是從那裏來的？是天賜給你們的嗎！是不是勞働者貢獻你們的！是不是你們榨取勞働者而積來的！你們應該覺悟：你們總居最少數，勞働者總居最多數，你們若不和他們親愛，現今的社會革命—勞農俄國的沒收私產，虐待富人，就是一個榜樣！你們中也有知道做慈善事業的，做公益事業的，辦教育的，但是你們太小氣了；你們何必要那些錢，自己和家族能夠豐衣足食足夠了，何必替兒孫作馬牛，使後人懶志氣？你們何不舍其所有，多辦幾個工廠，讓他們工人中有知識和經驗的自己出來管理，省得許多麻煩，如罷工，怠工，還有許多現意見，他們多麼淘氣！你們要知道：世界上現在最不好聽的名詞，莫過於資本家了；最好聽的稱呼，莫過於社會主義者了！你們願意受一般人的唾罵，痛恨嗎？還是願意受人的尊敬，親愛呢？

「一切資本家—小的，大的，中國的，外國的—聽者！社會主義的思潮已經風起雲湧了！你們如果不把所有的資本替社會全體造幸福，你們等於沒有資本，等於養着一羣蜂蠆咬你們自己，兼咬一切地球上的人！你們的資本如果不公之社會，在近的將來恐不免有充公之一日，那時將連帶危及你們的生命！現在社會中窮的越窮，富的越富，有些富得豈有此理的，這種貧富之懸隔，就是社會革命的媒介！工廠只管是大規模的，只管多得像螞蟻，只要不是私人所有就好。我想你們決不願意

社會革命，可是你們的私有就是大革命的媒介，你們何不把他全數充公呢！你們如果還不覺悟，大多數的勞働者迫於生活及人格起見，不能不另想方法對付你們了！

勞働問題不是正在發輒的時期嗎？勞働者啊！勞働者啊！中國的勞働者啊！你們應該覺悟：你們在世界勞働者中占一個什麼地位？要求勞働條件及勞働境遇的改善，在他人早已不成問題，現在正激烈的要求產業的自治和管理。你們呢，到現在只求一飽尚不可得，你們雖勞而無食。凡人只有不勞無食的，而你們適得其反，怪事！但是你們爲什麼沒有吃的呢？固然啊，有許多可惡的資本家搾取你們的脂肪，而最大的原因實由中國科學太不發達，利用機械的地方太少，使你們太無求工的機會而至於失業。你們不能不要求資本家儘其所有，多設幾個大規模的工廠容納你們。你們中不少富有經驗和學識的人，如果是誠實可靠的，不妨委託他們管理工廠的事，實行產業自治制度。現在西洋的勞働者，已經覺悟他們並不是一種商品，可以由資本家隨意估定價值，他們只是一個人，他們已從商品化到人格化！你們也覺得資本家不把你們當人嗎？如果覺得，就非力爭人的權利不可！好在你們和資本家還沒有怎樣深的惡感，很容易調劑，只要兩方面都有徹底的覺悟。有人說你們目前只應該要求改善勞働條件，和境遇，然後一步一步的移到自己管理產業，因爲你們大多數沒有受過相當的教育。這是欺你們的話，切不可信他！如果說你們沒有受過相當教育，試問現在的資本家，十有幾個受過相當教育的？他們致富，是因教育而來的嗎？縱使他們受過教育，教育是不是受的一種搾取式的教育！不是和現代思潮完全衝突嗎！何況你們中受過相當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的，還不少呢！資本家可以做工廠的主人，勞働者一樣的可以做工廠的主人，這並不是希奇的事。並且勞働者管理工廠，於資本家毫無衝突。因爲資本家若肯犧牲他的私產，他已經變成一個勞働者了，他一樣的要工作，他如果有學識，經驗，舞弊必，當然也可以列於共同管理委員之林。所以我說只要兩方面能了解，能覺悟，那嗎中國的資本主義，決不會釀成；中國的勞働問題，決不會擴大如此，在歐美二十世紀夢想不到的社會主義的制度，也許在今日的中國具一個可愛的雛型！

我始終不相信有勞働運動然後才有社會主義，我更不相信有資本主義然後才有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從最早最早的柏拉圖時代起就已存在，並不限於馬老先生一度的發明，和柏龍斯坦一度的修正。空想的社會主義，正是社會主義的精髓；科學的社會主義，未必是社會主義的尾巴！唯物史觀一派的社會改造者，兩手只抱着「經濟」亂嚷，不知經濟以外尙有其他更好的食糧。以中國而論，社會主義的宣傳是不是比社會主義的實行要緊！以歐美而論，社會改造之不易，是不是偏重物質和環境的結果！所以我們目前第一的急務，在造成社會主義的雰圍氣，進而運用社會主義的精神，造成社會主義的制度！

這是救亡之途，立國之道——一個最根本的計劃！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約爲六條：

第一，現在的中國已到了資本主義醞釀的時期，和勞働問題發軔的時期。我們對付這種趨勢，只有兩個方法：一是資本主義的方法；一是社會主義的方法！

第二，我們知道採用資本主義來救中國的危險，應該然毅然決然採用社會主義的方法，來救濟中國，改造中國，發展中國！

第三，預防將來的大亂，和救濟現社會的弊害，最好的方法，就是使資本家的資本爲社會化，使勞働者的勞働爲人格化！換句話說，即在利用資本家防止自己的資本主義，同時喚起勞働者解決他們的勞働問題！

第四，中國的資本家和勞働者感情還不太壞，還可以設法調劑，只要兩方面有徹底的覺悟，和根本的了解！

第五，我們要求資本家盡力多設工場，以救濟今日中國之失業問題。我們希望勞働者自己管理工廠，至少要與資本家一樣，受同等的待遇，有同等的機會！

第六，我不相信社會主義專以經濟爲前提，爲選用社會主義的精神，造成社會主義的制度起見，因此不相信解決經濟問題，就可以解決中國全部局面，而主張須有各方面的同時解決，至少也要離解決的路程不遠！

七　可能的急務

我們不說空話，我們知道，「挾泰山而超北海」是不可能的事。無政府主義何嘗不好呢，我們很願意嘗嘗共產主義的滋味，但是一刻辦不到。沒有法子只好就我們所能辦到的先辦吧！

在今日危難萬分的中國急於要辦的事多着呢！然在未辦之先，凡我國民應該知道這些事是救中國的良方治時疫的靈藥！「中國前途」綫的光明，端在乎此！

我們首先感觸得到的就是國民自衛的必要！強盜偷我們的東西，土匪劫我們的親族，兵燒了我們的房子，以及貪官污吏的苛政，我們受盡了痛苦，爲什麼不反抗呢！

我們爲什麼要自衛呢？惟一的答案，就是基於我們國民的自覺！覺得政府這個東西完全不可靠了！兵這個東西完全是有害無益的了！什麼貪官污吏，以及土豪惡紳，不可不防了！我們最親愛的鄉族，朋友，父母妻子，不能讓土匪白白的劫去，來敲我們的錢財！我們好好的物件，好好的房子，不能白白的讓幾個社會之蟊賊偷掉燒掉！因此我們要自衛！

更進一層說吧！屢次兵變的結果，我們人民受了多大的損失！屢次戰爭的結果，我們人民吃了無窮的痛苦！今天索軍餉，明天加租稅，後天又發明一種斂錢的新法，刮了我們人民多少的脂膏！所以國民的自衛，有兩種最大的用處：一種是防禦土匪盜賊土豪惡紳流氓等，一種是抵抗政府兵貪官污吏等。所有這些東西，目前都是國民之敵！國家之敵！十年來弄得國家飄零，國民凋敝，就是這些東西！

關於國民自衛之必要，我的朋友彭一湖，陳震異兩君，都有議論在雜誌上發表，這個問題，漸漸引起了國民自身的注意。在我們兵匪水旱之區，尤其覺得有必要的必要！陳君主張聯市自治，彭君主張辦民兵，我都非常的贊成。比如治土匪，純靠漢壽縣的民兵去勦是不行的。爲什麼呢？因爲土匪離了漢壽還可以逃到沅江縣，常德縣，以及桃源縣一帶。這幾縣如果不聯合起來，那嗎土匪永無肅清之一日了。爲什麼贊成民兵呢？因爲我們知道官兵的害處，知道官兵勦匪，無異乎拿肉包子打狗，只有民兵以切膚的利害—財產，生命，親族，朋友的關係—才能中用！又如對待政府，專靠一縣也是不成功的。例如

此次湖南因援鄂軍費不足，政府想出一個新法子，限令濱湖十縣—卽濱洞庭湖的十縣，如益陽，湘陰，和我們的漢壽等縣—每畝抽八升的湖田捐。後來各縣聯合反對，鬧得十縣的憲法審查員同盟罷工，才取消了。這種效用極多，眞是說不盡的好處。

不僅如此，我以爲聯市自治縮而小之便應有聯鄉自治，聯村自治，聯鎭自治；擴而大之便應有聯省自治，乃至聯國自治！

這種精神如果用到好處，眞是全世界的福音！

民兵制度，一樣的「呱呱叫」！他的功用不僅能防匪，防盜，防土豪，防惡紳，而且能防官兵，防貪官，防汚吏，防政府；如果大大的聯合起來，到了外敵侵入中國的時候，還可以抵禦外侮呢！簡直可以說，有了民兵，官兵無生存的餘地，盜匪無劫掠的大膽，官吏，紳棍，政府不敢妄作妄爲！民兵—我的意思以爲與其稱民兵，不如稱民團—無事時，仍然經營他的職業，並不是一種消費者，像官兵那樣。

「聯…自治」與「民團」眞是目前要辦的唯一的急務！我們痛苦的呻吟，只繫於這麽微弱之一息，這是我們的生死關頭！（關於這兩個聯帶的問題，我打算另作專篇，現在不能詳說了。）

如果我們能够在不遠的將來，達到我們的夢想—社會主義的中國實現，這是我們再歡喜沒有的一件事情。如果一時不能實現這種夢想，而我們的性子又燥，那麽也有一個可以救急的方法，一個平和，穩健，有效力的方法！—這就是合作事業！

合作事業（Cooperative System）在近世各國的大貢獻，用不着我來替他吹牛！近幾年來中國提倡合作的人慢慢兒多了；但是湖南大同合作社的印刷品，反被政府飭令各縣知事嚴禁，目爲傳播無政府共產主義！前年我在北京計畫辦消費組合，存以很少了解合作事業的人，遂爾中止。其實在今日的中國國民欲免經濟上的恐慌，合作事業至少要像上海的交易所這樣發達。可憐啊！北京大學附設的一個消費公社，才略具一點消費組合的雛形，便有人指摘是過激派的淵藪！卽以消費組合（Cooperative Store）論，其便利一般人民，減少仲買人的扒手，何等有益！外如生產組合，信用組合等，最適於今日中國的國情。我覺得這種合作事業，對於國民，不獨能節省他們的經濟力，並且能涵養他們的互助性和友愛心！

其次，不能不講到教育了。 我以為現在中國的教育趨勢，有兩種重大的要求，一種是對外的，一種是對內的。

對外的就是要求教育獨立！ 詳細說，就是要求教育脫離政府的管理，由人民自己聯合起來去辦！ 上面我已經說過，有知識的人們已經覺悟惟教育為救國的根本要道，並且覺得教育若依官辦（靠政府）或商辦（靠資本家）或教會辦，（靠外國人）一樣的可以使中國的教育破產！ 我們只看北京的學校因罷課—學生的，教職員的，—而損失的光陰，可以築成一道萬里長城，（誰說的呀？）就可以知道官辦的教育的害處！ 我們再看上海的學生—尤其是高等以上的學生—在一個小小的寢室裏談論將來畢業後怎樣賺錢？怎樣才能做「康白度」（Comprador買辦）怎樣做牧師？怎樣討一個美麗的西洋老婆？怎樣吃大餐？才能表示闊綽的樣子？就可以知道商辦或教會辦的教育的害處！ 因此，我們不能不要求教育獨立，要求從政府，資本家，及外國人的手裏解放！

對內的就是要求改革學校制度！ 這是我提議的，—也許還有人提議過—諸君看清！是改革學校制度，不是改革學制！章太炎先生說過：「歐洲各國，雖然立了學校，高深的智識，總在學校以外漸漸灌輸進去。 學校也就帶幾分學會的性質，方得有好結果。」 他又說：「看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在官所教的總是不好；民間自己所教的，卻總是好。」 這話道破官辦教育的毛病！太炎先生以為「學校本來是為智育」而設，並且以為「求學問進步，還得靠着學校以外的東西」 這雖是十幾年前的話，到現在還有充分的真理。 我總覺得現在的學校制度毛病太多；以涵養德育而論，遠不如從前的書院制度；以造就人材而論，遠不如往古的學會制度。 勉強好一點的，只有幼稚園，然不能說他是純粹學校。 所以今年有人提議創設自由講座的，以濟學校的弊害。

或有迷信學校萬能的，以為我的神經過敏。 實則學校制度的毛病，真是書不勝書。 我們隨便一算，從小學校算起一直算到大學校，那一個學校不是為有錢的人而設的！那一個學校不是死死板板地幾年才畢業！那一個學校的畢業生有多大用處！ 更詳細的說，有幾個小學生不罵先生的娘的！有幾個中學或師範畢業的學生謀得飯碗的！有幾個大學畢業生—什麼學

士—寫得中文通暢的看原版書不費氣力的！ 不僅國內，我們率性問幾句：爲什麼留美學生竟主張軍國主義！爲什麼留日學生多半做官！爲什麼留英學生專門學着英國的保守性！ 這都不是受了學校制度之賜嗎！ 你們還不主張改革學校制度嗎！

復次，如社會上公共事業，衞生事業，及救濟事業，在中國亦不可緩行。 中國人向不重團結，宜多開民衆劇場，公園，遊藝場，博物館等，養成人民一種社交性！ 中國人向不重衞生，宜改良厠所，修理道路，廣種林木等，養成人民一種好潔性！ 中國人向不重爲人，宜多設孤老院，育兒院，盲啞學校，或失業救濟所等，養成人民一種博愛性！ 他如平民生計的籌畫，娼妓制度的廢除，家族制度的改革—目前雖沒有重大的關係，而在實際上，中國所以不治的遠因，一半固由强鄰的壓迫，一半也由國民道德的墮落！ 如果還不培養元氣，中國的社會將一天壞似一天，乃至不可救藥。 故據社會學者的眼光看來，這些事雖細鎖，然於中國民族的前途，很有重大的關係，自然不可輕視他啊！

以上陳列的要務，都是可能的，並且實行比較的容易。 要想解決中國的時局，劃一個新紀元，只有從這些方面尋一個救命的鑰匙！ 大家都知道，武力不中用了，單有經濟力又不足以解决中國的時局，那嗎對於政治，教育，社會，各方面，都非運用一種社會主義的精神不可，務使這些制度多少含有社會主義的性質，如果能够完全是社會主義的，不用說更好了。 況且經濟條條的變遷，也不是一年兩年所可辦到的事，而其他諸事則比較容易實行，容易發生效果，故等到這些事業分道揚鑣，都有生氣的時候，那時經濟狀況已換了一個新局面，豈不是各方面改革的氣運同時成熟嗎！ 到這時，中國的新氣象，豈是歐美和日本所可望其肩背！ 我們唯一的勝利，即在沒有走入迷途—沒有走到資本主義那條羊腸小道！ 國民啊！新中國的命運都在你們的雙肩：你們的左肩，挑着一種徹底的覺悟；你們的右肩，挑着一種雄厚的團結力，你們是新中國—社會主義的中國的創造者，你們是地球上一切人類的「模範人！」

八　十字街頭

今日之中國，實站在存亡之十字街頭！

不僅中國是這樣，凡一個國家當新舊交替的過渡時期，其間進化的路徑，非常龐雜而蕪亂：有些路明知其可走，却不走的，有些路不好走或是像好走而竟走入的，又有些路走了無益不走也沒有害處的。 在這些交錯的路徑中，要想直接的走入一條平坦的大道本來是極難的事，尤其在文化發達的國家是如此。 爲什麽呢？ 文化越發達，則各種的思潮越複雜，從歷史上看來，有許多國家走入迷途而不悟，一直到他覺悟方止：—通十九世紀，歐美各國就醉於軍國主義的迷夢中，直到此次大戰爭結束以後，才有幾分眞正的覺悟，然而日本還在做夢！ 這樣看來人家笑我們中國文化幼稚，我們等他笑，因爲惟其我們文化不很發達，或者還不至於走錯了路，或者還能選一條平坦的大路走，不像他們的走入迷途，乃至走入迷途而不悟！

站在十字街頭的中國，往東嗎？往西嗎？往南嗎？往北嗎？

設如中國是一個淘氣的小孩子，他說：「我那兒都不去，我就站在這兒！」 小朋友啊！留心點！這十字街的中心點是可以站着不動的嗎！ 你雖不走，你的先生—時代先生要拉起你走了！

說來說去，究竟是那個十字街？ 等我繪圖於次：

從左面的一個圖表看來，我們就可以知道進化的路徑雖然龐雜而蕪亂，但是由我們的慧眼默神審察後，即可分出可走的路與不可走的路來！

可走的路，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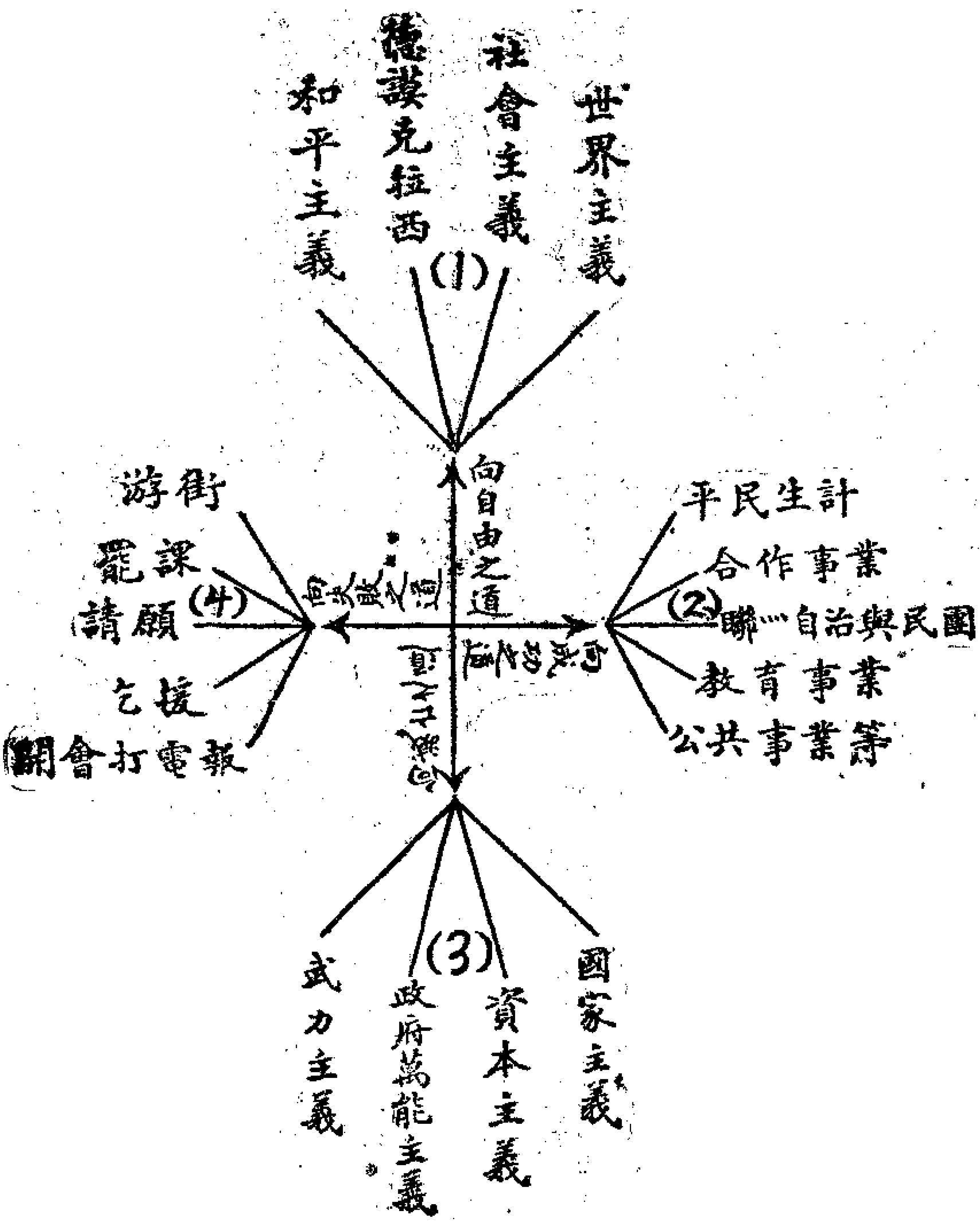
—向自由的—

—向成功的—

不可走的路，就是：

—向滅亡的—

—向失敗的—


(1)
和平主義
德謨克拉西
社會主義
世界主義
向自由之道
(2)
平民生計
合作事業
聯…自治與民團
教育事業
公共事業等
(3)
武力主義
政府萬能主義
資本主義
國家主義
(4)
游街
罷課
請願
乞援
開會打電報

我們由此圖表，又可發現四個原則(請參看圖表)：

第一，當政府和人民都傾向(3)時，這個國家或這種民族，一定是終久早歸滅亡，縱然他(國家或民族)一時或比較長期的强盛過。例如中國的秦，歐洲的斯巴達。又當政府或國民一部分傾向(3)，而他一部分國民傾向(1)時，如果這一部分國民只用(4)做達到(1)的手段，沒有一個不失敗的，沒有不一齊同歸滅亡的！例如今日的中國，就有這種危險的現象！

第二，當政府和人民都傾向(3)，而同時復傾向(2)，這個國家或這種民族，終久不會滅亡；縱滅亡亦容易恢復；不過他（國家或民族）所吃的虧，所受的損失，實在重大！因為(3)有些地方與(4)不相容納，或是全然反對，(3)的勢力强盛，(2)的成績必大減少；而在事實上又往往如此。例如大戰前的德意志。又當政府或國民一小部分傾向(3)，而他一大部分國民傾向(1)時，如果這大部分國民能用(2)做達到(1)的手段，就沒有一個不成功的，終久必為這個國家或民族之福；那失敗的，不過是政府或一小部分國民。例如大戰後的德意志。

第三，當政府和人民都傾向(1)，而同時復以(2)為手段時，這個國家或民族，必一天興旺一天，一天發展一天！例如現在的勞農俄國，庶乎近似，可惜他還沒有做到(1)的完全領域：如棄「德謨克拉西」而用「狄克推多」，棄和平主義而用武力主義！

第四，當政府和人民都傾向(1)時，決不會走到(4)的那幾條路；因為(4)要在(3)的條件下，才容易認識他的顯著性。但是空空的(1)，也是不行的；(1)與(2)有聯結不可解的關係！(1)是開的一朵鮮花，(2)是結的一個甜果，同在一根樹上！

從第一個原則中，我們應該覺悟：我們現在的情形，是政府和一部分人民將走入向滅亡之道，而他一部分人民又走入了向失敗之道！這個國家和民族，你說多麼危險呀！

我們知道歐美和日本通通吃了(3)的虧，如果他們不走入(3)的那條路，他們的(2)，預料有多麼偉大的發展！幸而他們還走入了(2)的那條路，不然，他們除自取滅亡而外，實無他道！我們不是瞎子，還不拚命的向(2)那條路跑嗎！還不毅然決然從滅亡之道逃出命來嗎！

我們中不少有(1)之理想的，可惜只把(4)做達到(1)的工具，這根本錯誤了！ 要達到(1)，非有(2)的根基不可，正如要破壞(3)也非有(2)不可！ 至於(4)呢在完全的的(3)的條件下，或者有點用處，但是無濟於事實，所以(4)那條路，只有失敗！

我們可以將這些路標記出來了！即：

第一條路—向自由之道—是絕對可走的；

第二條路—向成功之道—是絕對應走的；

第三條路—向滅亡之道—是絕對不可走的；

第四條路—向失敗之道—是絕對不應走的。

我們現在唯一的指南針，指示我們以第一條路和第二條路，((1)+(2))是我們向自由的，向成功的大道！

十字街頭的國民啊！ 站在存亡之十字街頭的國民啊！ 你們應該知道那條路可走，那條路不可走了！

民國十年十一月三日脫稿於上海

貨幣廢止論

李三无

日人川島清治郎者，天才的發明家也。 去歲著貨幣廢止論一書，略謂：時至今日，欲望人類永久和平，免除階級的壓制，法莫善於貨幣之廢止。其自序云「期人類永久平和之道，在於絕滅其鬬爭之原因；絕滅人類鬬爭之原因，其道在於共通均一富之分配；而共通均一富之分配之捷徑，在於廢止貨幣。蓋貨幣廢止者，所以絕滅人類一切之物質的鬬爭者也。 苟不內絕其鬬爭之原因，而欲外絕個人及國際間之鬬爭者，是雙手防川之類也。」此其言可謂一矢中的矣。 昔託爾斯泰固已主張貨幣廢止於前，然託氏爲無政府主義者，其出發點各不相同，且說焉不詳，未足動世人之聽。 此書於貨幣應廢之理，往復推勘，所言多鞭辟近裏。 雖其關於貨幣廢止之進程，及善後處分，未能爲精確詳細之說明；與夫實行之時，必致引起社會上無窮之紛擾；然其立意不差，言多有物，足爲學者參考之資。 故出版以後，大受社會一般人士之歡迎。 英國勞働黨首領亨德松（Arthur Henderson）法國社會黨首領托瑪司（Albert Thomas）尤深致其贊許之意。 一時英法諸國，紛然迻譯，幾於人手一編。獨我國近在比鄰，尙闃焉罔有稱道及之者，豈不甚怪！ 輒復忘其無似，匆促抽毫，爲抄譯其原意於此。 冀與國人進而論其得失焉！

一 提述人類平和平等基礎之貨幣廢止說

世界永久平和與平等，人類最後之理想也。 自來幾多之哲人學者，思想家，宗教家，政治家，爲實現此種理想，莫不苦心努力，冀於唯心的或唯物的方面發見其方法焉。 予於玆率然所欲提唱者，卽本論也。 富豪者，固與貴族官僚異其性質者也。 貴族官僚爲一時的現象，而偶然存在於世間，漸次赴於消滅。 反之，富豪則必然的永久存在於世界之上，發榮滋長，日益增進者也。 蓋富豪與僅爲一種歷史的事實之反映之貴族官僚不同，實爲具永久的性質之人類生存競爭之反映。 旣爲人類生存競爭之反映，則以不得已之結果，將不能不容忍富豪之存在乎? 然而人類平和平等之理想，固不認生存競爭，寧認共存互助；故於富豪之存在，應否認之，而不可不期其絕滅。 於是有種種手段之設想焉：將出於自然穩適之法則乎? 或出於革命急

劇之法耶乎? 二者必居一於此矣。 雖然，撃滅壓倒於既生之後，較之防止於未生之前，誠不得不爲顛倒本末，自相矛盾矣。故於此敢就人類自始無富豪之發現，不生貧富懸隔之法則，一提述之，以申吾說。

防止人類生存競爭，絕滅貧富之差別，俱有待乎共同生活之平和平等。 故於世界之上，斷然廢止貨幣，實屬必要之圖。「蓋有貨幣，即有蓄積富之手段；因人類之生存競爭，而勢不得不生貧富之懸隔，」此最惡之現象也。 人生之目的，不在矜誇各人之智能財貨；而在以世界平和如家人如同胞爲樂。 故凡可以爲共同生活不平等之原因，俱不可不使之根株斷絕。 吾人於此，提述貨幣之廢止，即欲於人生不生貧富差別之道有所預備者也。其原理極爲簡單：

「僅一禁止蓄積富之手段。」

爲禁止蓄積富之手段，因而廢止貨幣者，以貨幣固量小而值大也。 一旦若廢止貨幣，將倘能於他之物貨之上，爲富之蓄積之手段乎? 一任如何種類之物，雖蓄積之，皆有限度；無論其於分量上，於年月變質上，必不堪蓄積無限之富明矣。 此一貨幣廢止，所以有最偉大貢獻於人類之平和平等也。 究屬何人，作此狡猾，敢於最初人類之上，誘發應用貨幣耶?

貨幣之廢止，與金銀珠玉之國有並行，固不待論。 蓋金銀珠玉者，本於標榜不平等之上始有價值者也。 若既禁私有而望平等，性質上其價值將不過與瓦礫同觀；假令以其有美感而應貴重之，則當以之爲人類公有物，應用於寺廟，佛閣，會堂，跳舞場等之裝飾。 是固亦所以增加人類共同生活之一慰樂也。

貨幣廢止，最足使人類紛擾者，即與斷行廢止相伴之善後處分。 於斯時焉，土地既已國有，則以同一之理由，礦山，鐵道，船舶，電氣，瓦斯，水道，及其他國民共同生活所必需之事業，自亦應歸國家經營。 故補償之法，一方爲他之公債及貨幣之收回，一方即爲登錄公債之發行；同時應付與此種公債以一時的恆久財產之性質，至新社會之平均狀態大體出現爲止。 於是各人俱各有動產不動產及職業，而再成物物交換之狀態。 特物物交換，殊感不便；是又當依證券制度之應用，而便通其間。 雖然，吾人貨幣廢止之理想，原在否認富之蓄積；故於證券，當然附以施行年限，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其以上若干年爲有效期間，

過此則歸於消滅。在此種狀態之下，對於從來之富豪，一方依然徵收累進稅繼承稅；同時於他方漸次銷毀其登錄公債，而歸於普通人民之狀態。即於普通人民亦當漸次授受銷毀其年限證券，或於最終拋棄之；其生活業務之經營，由於以一當一之狀態。於是貧富之懸隔消滅，人類歸於絕對平等之境遇。無不平，無不滿，無矛盾，無疎隔，世界化為平和之樂園；所謂人生不努力世界當歸於頹化者，實為謬論。蓋在生存競爭放恣狀態之下，優者欺劣致大生不足不準之結果；實際上之平均效益，所損實多。而文明發達進步，睿哲誕生，肩任幾多之天職，頗能以其所得貢之世人。於是各人因共同生活之故，皆就國家之業務，受國家之給付。不論何種生產，何種勞働，皆奉之國家；又不論何種給與，何種救恤，皆由國家支配。就中若干之自由與報酬，亦當然依證券之制而付與之；而決不許證券之長期通用，當限於若干年月之短期。禁止富之蓄積，此蓋根本之法則也。

二　貨幣本質之餘弊

廢止貨幣根本第一原則，固為禁止富之蓄積。然因此而第二第三之原則生焉。蓋貨幣之所以為貨幣者，於代表富之性質而外，或為價格之尺度，或為交換之媒介，則弊害自不得不隨之而生。貨幣最初為價格之尺度，故依此種尺度評價之貨物，其比例若過於低廉，不論其貨物為如何之必要品，其生產業必不能繁榮。其比例若過於高貴時亦然。是以一國之內，動生缺乏食糧與燃料之奇變。雖然若無所謂貨幣，無所謂價格之尺度，則一切之生產業，皆將依必要而起，米穀豐收，礦物木材等類，並現於世。而其價格，與米穀一包相當於幾角，石炭一噸鐵一噸相當於幾百元者，絕無所關。恰與一家之內，無貨幣的經濟之損益相同。斯時焉，其勞力資本之概觀上，其價格之比例，非常廉價與非常高價，一見可以想像區別之，初無待論。從而外國貿易得失相抵，固為最良之方法。特於一國國情，有以自給自足為必要者，不可不切記貨幣存在有非常之弊害也。即在經營同一共同生活之社會範圍內，貨幣為價格尺度之作用，其本質之餘弊，吾人亦應否認之。其次貨幣之成立，以其為交換之媒介，故無貨幣（即資本）一切事業即不能發生。於此雖有發明家企業家，然因無資本（即貨幣）之故，其發明與計劃，終為幻夢妄想已耳。蓋資本家斯時以包擁貨幣之過當要求，及高率之利金，選擇其事業，排除其制限故也。然於實際，發明

家或企業家，運用其智能材料與勞力類能創建事業；徒以有所謂貨幣爲之梗，致坐失物物交換或物物協同之良機；獨使資本家厠身其間，恣取牙行之利。故爲生產發達及人類幸福之故，貨幣爲交換媒介之作用，亦其本質之餘弊，而亟應否認之者也。

三　貨幣經濟之虛僞

貨幣經濟，爲私人的經濟，同時又爲虛僞的經濟；非社會的經濟，同時又非實在的經濟也。蓋一國之富，爲政府，法人，個人，所有之土地，礦山森林住宅倉庫，工場，鐵道，道路，港灣，船舶，漁場，商品，什器，及正貨準備之地金銀等，此外更無何等之富。雖然，若以貨幣換算一人(包含政府法人)之富於上述而外，尙有公債，(股分已算入於法人之財產中)債權，存款，票據，紙幣。此實皆無何等之物與之對立，全然不過爲一種虛空假定及虛僞之計算已耳。然一人之富，試以貨幣的積算之，固亦包含此等空架之計算而言，得謂彼有十萬，千萬，百萬，乃至千萬萬萬圓之富也。而此等之總計，雖無慮可以達十百千億；然其眞實之物質的富，不過若干部分而止。今次戰役，戰費之計算，蓋純依此而說明之。使此種計算，果能眞正代表物質，則世界當全然陷於破產；山河之外，將不復有何物殘餘矣。是故若以此種空虛的富之蓄積，依貨幣之手段而企圖之，決不得謂爲國家及社會之福；而一國一社會之富，必致全然爲少數之資本家所獨占。現世界之狀況，正繼續向此進行者也。

四　貨幣爲私有制度之唯一機關

貨幣者，因私有財產制度之便宜而存在之唯一機關也。他之方面，舉無需此，蓋有害無益者也。一般社會主義者，曷不高唱此理乎？

五　資本無論如何終爲集積

今夫對於資本家與勞働者間之關係，以溫情妥協爲極端徹底的處置之方針；縱令與純益之九分於勞働者，與一分於資本家；然勞働者之所得分散於多數，資本家之所得，集積於少數。蓋既許所謂貨幣之存在以後，即不能否認資本家之存在與發現矣。

六　貧富之懸隔爲感情的

資本雖或可謂宜於國有，然若生產品之分配不均，則貧富之懸隔，依然存在。由來貧富之懸隔，原存在於感情的；斯時苟無貨幣，則成物物需給，當不致有貧富懸隔之發生也。

七　有貨幣故可惡

資本家以其個人的才能與努力爲固有之資本，或現實經營事業者，是固當別論；然資本家果以其資本全部爲工場之機械而使用之，更不以其利潤據爲已有，又不放恣奢靡，以行其消費，而逐次使用於工場機械之增築與擴張；則資本家者，非毫無可惡乎？特以有貨幣之故，彼固無論何時，俱得以之代金錢而入自己之私囊。是故資本家非必可憎，因有貨幣故可惡也。

八　馬克斯之一大失態

馬克斯雖嘗痛斥資本家高踞掠奪資本蓄積資本之地位，然不知絕滅資本家所以至於其地位之唯一原因。彼一方力說勞働力依貨幣之媒介而爲資本所轉化之理；他方目睹貨幣，並不知謀所以排除之方。是不得不謂爲一大失態。溯夫貨幣者所以爲資本家掠奪資本蓄積資本之唯一方法而存在者也。蓋資本當然爲勞働力之增殖，非能卒然歸於局外者之手；然而竟往往歸於局外者攫擭獨占者，則暴力與貨幣力故也。昔王侯市民，恒以暴力攘奪土地奴隸之類，據爲已有，認爲當然合法的事實；今日以貨幣力攘奪土地資本之類，認爲當然合法的事實者，亦與此蓋相同也。若能從資本家之手，取消其貨幣力，則無論如何，將不復有掠奪資本蓄積資本之便宜。夫既與以卡爾兜(Cards)及骰子，而又攻擊嫉視其依此而賺錢者，誠不得不謂爲失態矛盾而毫無智識矣。貨幣廢止者，即欲從人類社會沒收此卡爾兜及骰子者也。

九　必要與不必要

有貨幣，則因欲蓄積之之故，於是種種之事業生焉。此固與世界人類必要與否無關；但能斂財，即宜以之爲用。是故米麥野菜雖不足，而香賓酒(Champagne)葡萄酒化粧品，絹織物之製造，則曰宜之；鐵道港灣之地方產業雖不開發，而遊山鐵道

之建築，則亦曰宜之。然使一旦無貨幣，則國家社會人類所經營之事業，勢必俱以必要為歸；其不必要之事，固當置諸後矣。

一〇　絕對無代主義

社會主義者嘗曰：以資本為國有，其為全部否乎？特吾人之意：苟非火車電車無代乘行，瓦斯電氣水道無代使用者，固不能信為徹底也。資本之國有，或官營之事業，雖能取得資本家所可獲之利益，然若為馬列幾萌託（Management）之拙手，轉致有損無益。社會主義之理想，不論如何，苟非達於火車無代乘行之地位，則無意義可言。而此種理想之能成功，究以廢止貨幣為限。貨幣既經廢止，則除火車輪船絕對無代乘行外，無他法也。惟於定實行之等級上，或尚須證券之運用耳。

一一　物質界之損失

有貨幣，則各種工業之計畫，俱以貨幣的計算之得失為標準；即以抵償生產費及相當之利潤為標準而計算之。然此為各工業家之主觀的標準，不確實之標準也。人類社會之經濟界，在此不確實之標準下，互決企業上之進退，或為優劣之競爭；故其生產品之為商品者，對於實際之需用，時生過與不足之差。此種過與不足，即為物質界之損失，而常時存在者也。然苟無貨幣，則以經濟界之必要，即社會之需用為標準而計算之。而此種計算，當然由國家當全體管理之任務；故甚確實。於是物質界之損失可免，而最適合於人類之生活矣。

一二　會計上之徒費

世有貨幣，故於處理出納，計算記入，保管，移送，監督等會計事務之必要上，徒然銷耗幾許之人力，時間，與費用。又於其會計制度束縛制限之下，阻礙經濟的自由之活動。其坐失物質增價上之機會，將如何乎？此種損失，蓋實重大之損失。竊恐世界之富，因此而喪失者，至達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也。夫想像以無足取之無用物質為根據之無用盜賊，至於無聊之憂慮者，其愚昧之程度，有非吾人所能測知者矣。

一三　物價騰貴無窮極

貨幣能代表物質，故有貨幣，即得物質。因是之故，不問其所代表者眞正物質材料之有無，而世人之要求，先集中於貨幣。竟呈無場所，無機械，無材料，尙濫設製鐵公司之奇觀。雖社會之文明，因此而進步；經濟因此而發達；然其結果，以貨幣及貨幣的作用之肆然膨脹，勢必馴致物價高騰。苟不廢止貨幣，則社會上物價之高騰，且無窮極。夫文明者，實殺人文明，竟爲地獄矣。

一四　伸縮自在之尺度

貨幣者，價格之尺度乎？抑價格之標準乎？蓋實伸縮自在之尺度，非一切之標準也。貨幣之成，以金銀爲其本體；然金銀之實在增減，與世界物質之實在增減，本不相比例而行；故不僅其自身之根柢，時時變動，即爲金銀反影之紙幣及票據之類無標準的發行，亦足以動搖所謂通貨之價格。此種動搖之尺度，以伸縮自在之特權，自由自在變動世界債權物質之價格。朝有百萬圓之公債貨金及其他者，夕或變爲五十萬圓或三十萬圓焉。何物貨幣，實全然爲一詐僞漢而已。且各國對於貨幣，各有其準備金，故物價之中心，又因之各異，而無通乎世界之價格標準也。貨幣誠擾亂世界物價於各本國本然之需要供給以外之害物哉。

一五　貨幣之下落與僞造

因有貨幣，遂致紙幣濫發，而價格下落；更進而至於貨幣之僞造，與世界經濟界以不堪入目之災害。若自始即無所謂貨幣，則物質的經濟界，當不見何等之動搖與變異矣。

一六　富豪與戰利

不論何種戰役，富豪常因公債之應募，與物質之供給，收莫大之戰利。是皆因國家使用貨幣於戰爭，及貨幣有支配物質之力故也。即貨幣者，爲富豪之所有，而富豪雖不自有物質，然得以貨幣而獨占之。若世無貨幣，則一旦國家有事，至於戰爭，其戰爭直接所必需之物，恒得就物質之所在而行其徵集；無論何等富豪，因不能受過分之利益焉。

一七　世界之二大破產

世界今日竟成二大破產：一爲歐洲戰費之決算，一則通貨膨脹之事情也。戰費就物質的視之本無何等實際的損失；所損失者，僅爲彈藥兵器其他之軍需品。如被服品食糧品慰樂品，固與平和狀態無以異也。且其所損失之兵器彈藥及其他若干之軍需品，均不能作他之物品之代而使用之。故就一國內之物質言僅爲物品之性質種類變更；其全體並無何等過與不足或增減也。惟其所變動者，此等物品俱以貨幣通算於政府之財政計畫耳。卽政府募集公債，徵收租稅，爲戰費，以之購入兵器彈藥及一切之軍需品，與夫支給將士人等之餉餉；受此種支給者自已及家族，以其或部分購入所需之物品而消費之外；此亦恒爲若干之貯金；此等購入代價及貯金再爲公債及租稅而歸於政府之財政計畫。輾轉循環，政府之財政計畫，勢不得不膨脹。易詞以言政府之財政計畫之膨脹，分爲下之三種：

第一，因戰爭所損失之物品價格之負擔。

第二，以政府之財政計畫，支給直接間接從事戰爭人員及其家屬生活必要品之負擔。

第三，此等人民貯金之負擔。

第二，第三，爲以某部分國民生活費之某部分，引受於一手。而爲上述第一之物品之代替者，在平時爲國民生活品以外之國民生活品，故此亦爲代償國民之費用。若然，單就引受國民之負擔觀之，政府之財政計算，已爲幾百億幾千億之負擔，固無此支付之力。於是不得已而政府非復政府之政府，而爲國民之政府；故再爲之分配而返諸國民。近時所傳戰費之告罄，公債之沒收，皆此狀態之表現。不然，政府對於國民，必成詐僞破產。夫苟自始卽無所謂貨幣，則凡戰爭所消費之物資，今日戰爭告終，明日卽可回復其平時之狀態。國家國民，畢無何等之負擔與損失也。

同時世界因戰爭之故，通貨膨脹，正面之交戰者，發行多數之不換紙幣；局外之交戰者，或中立國，增加多數之正貨準備金。故無論如何，亦必嘗受通貨膨脹物價騰貴之痛苦。迨通貨既已膨脹，物價既已騰貴之後，雖有持宜施善後補足手段之說者，

然社會既定之組織，必不許如斯之補足與修改。以其必致與社會之某部分經濟機關之某部分以無數之缺陷傷害與破壞也。世界今日正因通貨膨脹，瀕於一大破產。於此使無貨幣，則物物交換固依然存在而立於平和之常態也。

一八　物價之不當的轉移

因有貨幣，各國通貨之比價各不相同；貨物隨物價之騰落，而不當的轉移於各國間，不能適應各國國民之必要。使無貨幣，則一國內之物貨，必先滿足其國民之必要而後始移出於國外焉。

一九　簡單的經濟現象

因有貨幣，世界一切物貨皆與之生無限之相互關係，及得失關係；於是世界之經濟，勢不得不複雜糾紛，罔有窮極。然苟廢止貨幣，則物貨之間，絕對無復有相互關係；從而得失關係，亦當然無之固不待論。世界一切之物貨，一依各自之需要供給計算指揮於國家社會管理者之手；世界之經濟，簡單明瞭幾全然別有世界。人類能專心考慮物貨之生產分配，則事無不宜；固別無苦役其心於複雜之經濟關係之必要也。

二〇　空中俯瞰

今若一旦廢除貨幣，恰如空中寫照，俯瞰下方；一國內之物資，所謂應有之處而無，不應有之處而有之奇觀，殆一目可以瞭然，無可逃遁。既除去所謂貨幣之惡魔障物，國內之物資當必能於公正與必要之處，明白其所在也。

二一　商人種族之消滅

商人者，運轉物質，交換物質，而斂財於其間，固無毫釐物質上之貢獻者也。苟無貨幣，則所謂商人種族，當一舉而消滅；其以後之物物交換由國家擔其任；商業云云，殆無復有。卽强詞以言，則亦國家經營商業而已。至於外國貿易，更無論矣。

二二　商品之絕滅

一般社會主義者恒言：「苟不與於商品消滅，則是不徹底也。」商品者，實為舉勞働者絞腦汁血汗之所獲以肥飽資本家

之私囊而成。故勞動者不僅於富之分配上受不堪之損失更失其創造之樂而全然沒却人類生存之意義者也……」誠哉斯言也。夫勞動者終日營營勞苦造成馬克斯所謂剩餘價值(Surplus value)完全以之交付獻付於資本家之手其愚魯庸昧之不堪固無論矣。且此俱爲自身之物，相與者之物，同胞之物也。社會主義者，恒唱道土地資本之國有；然土地資本國有之後，所謂商品者，非卽歸於消滅也。現代之國家，人民不能無代享有煙草與食鹽，不能無代乘行火車電車乃至國有土地，官營米穀，公有礦山國營製鐵業造船業，海運業，電氣業，瓦斯業，織物業，何事何物，人民俱不能無代而享其利，是政府依然以商之態樣而售諸人民也。雖在基爾特社會主義(Guild Socialism)與此亦略相同，實際上幾無所異。其不同者，僅於普通人民間比之資本家之商品者，就其剩餘價值中得歸於資本家純益之部分，廉價買收，或以之保存於人民全體之一點耳。是時所謂營利經濟者，雖或消滅；特至言其實效，蓋殊爲薄弱。所謂社會主義，亦消滅於學者之案頭而已。是固何所取哉？欲滅商品，而用社會主義之方法，究不徹底。國家固依然保有商品，以金來者，交付物品；不以金來者則否；要惟有金而後獨占物品或據有之；而物品果應如何分配，非所問也。是非社會主義之目的，亦非社會主義之結論也。然則果如何而可乎？此無待言，在於廢止貨幣而已。廢止貨幣，勢必無所謂買，無所謂賣，物品皆各因其必要而公平均等以分配之，外此更無他法。脫不爾者，而欲消滅所謂商品，——卽令爲無利潤之商品——殆絕望矣。

二三　米與貨幣

米也者，因人類之食而生者也。然其實際，蓋爲地主，米行，市價師，商人，不正官吏等之儲蓄而生。其所以致此者，以有所謂貨幣故也。使世界上消除貨幣，則米勢不得不應於本來之必要，分配於人類之口矣。

二四　貨幣與天職

在世諺所謂「金爲敵」之世中，使無貨幣，則社會上一切之不快，錯誤，罪惡，悲慘之事，將一舉而空。第一：無盜賊，無情死，無棄兒，無自殺，無訴訟辯論。然此爲普通文人及小說家之任務，與吾人固不甚相關。獨因其有金，而得之之手段：或爲政治家，

官吏，軍人，學者，醫師，辯護士，發明家，技術家，文士，藝術家；故不問其心事如何，類皆陋劣可鄙。使無貨幣，則此等之人士，當不致努力蓄積貯米窩折肉脯煉瓦鋼材於其身旁；恐必以其高尚之意志各從事其天職。可斷言也。

二五　無慾者與我慾者

人生先不可不啖飯。啖與不啖，雖爲極汚下之言辭；然在實際必要上，殊不能恝然免於世俗之口。而啖飯云者，在私有財產制度，商品經濟貨幣經濟之下言之，則斂財之謂耳。因此種斂財之故，從來無慾之哲人，君子，天才，學者，發明家，武士，文人，藝術家等，不知耗費幾許心力。而所謂斂財，固此輩所最不工之事。然若既趨其所短，遂不得不棄其所長；故自身與社會，俱蒙莫大之損失。反之，其無理想，無信念，無責任者，爲滿足其我慾，欲專事斂財。此輩天性，不僅長於操奇計贏，抑且爲其專門特有之技；於是愈益斂財，愈益豪富，大侵略他人之領域，而重苦無慾者之社會。噫！如之何其可乎？將爲神子之無慾者，而斷然廢止貨幣乎？抑爲鬼子之我慾者，而依然存續貨幣乎？

二六　求捐助之醜態

國家社會奴僕等，因富豪擁有貨幣也，於是求其捐助。其行爲之醜，爲何如乎？世苟無貨幣，則國家社會奴僕等，俱著著實行公之事業所應爲；則國家社會奴僕等貧乏之患，可以免矣。

二七　貨幣與遊民

因有貨幣，遂有富之蓄積與資本之蓄積；而坐享其富或資本之一種遊民（此指富豪資本家之子孫家族）生焉。此類遊民，其自身並不爲何等之努力；惟朝夕事其消費及奢侈的浪費而已。對於社會同胞，重與以物質上之損失。若世無所謂貨幣，即欲爲富之蓄積與資本之蓄積，然以無其便宜，不得不各自努力受社會之給與矣。

二八　勞作與創作

因有貨幣，多數勞力者，爲獲得貨幣之故，祗爲單純之勞作。若能廢止貨幣，則一切之勞力，皆必成爲創作。一般社會主

義者，力謀勞作與創作之差別；然因此卽宜提倡貨幣廢止之說也。

二九 名利與生存

人類世界，不以名利爲基準，實以生存爲基準者也。爲協同本位，非鬭爭本位也；爲人生本位，非動物本位也；爲善性本位，非惡性本位也。苟廢除貨幣，殆皆可貫通此等理想，而見諸事實矣。

三〇 貨幣廢止與社會改造

世人於予之貨幣廢止論，屢有所非難。其言曰：「社會組織之根本改造能實行以後，貨幣非自然歸於消滅乎？」雖然，貨幣廢止非予之目的；依貨幣廢止之手段，以行社會組織之根本的改造，則予之眞正目的也。貨幣之廢止與社會組織之改造，俱爲一大變革；何者能先行之，實屬重大之疑問。然在實際上，予意依貨幣廢止之手段而啓其端，實爲最易且最智之事也。蓋廢止貨幣，則不復能無限的蓄積生產品。社會組織之改造，當然可以實現。其物品若本爲必要品，則將有要求交換者；然其交換物，亦不能無限蓄積之。且雖爲日常生活品，超過一定數量，卽非其必要；故生產家相互之交換，亦不能行。而富擁土地礦山工場者，勢必皆放棄之，而要求國家之引受。一切之生產業，離個人之手，而歸屬於國家。於是一國之經濟組織及社會改造，行於最自然的狀態。以言其時機，今日貨幣廢止，明日直能行之者也。此非最有研究之方策乎？

三一 孰先孰後

世界人類，因有貨幣，甚苦於社會上經濟上無限之煩累者，如何乎？此一觀今日之狀態而判然者也。卽就一米之問題而言，非理論複雜而不易於整理者乎？某派之論者，以爲打開理想境，則萬事解決。然打開理想境者何乎？以土地及生產機關爲國有，卽爲理想境乎？以生產機關中之何者爲國有，卽爲理想境乎？國有生產機關之目錄已定，而生產品之均等分配不行，不尤爲不合理想乎？某派之論者，究從何處着手而入於理想境乎？將一度卽可以入之乎？抑尙須順次入之乎？此非極空漠，杜撰，不徹底，悠長，渺遠之事乎？若廢止貨幣，則歸着於赤裸裸的物物交換之狀態：則土地及一切之生產機關，一

且悉舉而歸於國有。且物物需給雖超過必要以上，然無法可以蓄積，故生產品之分配，可以均等。某派之心理狀態，以爲貨幣廢止，則一次可了之事，必致複雜紛糾，析爲無數之事，將不勝其煩難者，果何說乎？夫決行土地資本之國有，與決行貨幣廢止，政策上之困難，殆屬毫無區別。然一旦既決行以後，則實際上之處理，獨貨幣廢止，最爲簡便易行。設令兩者之間，其結局軒輊不分，互爲表裏，然曷爲國有論者，不得不反對貨幣廢止乎？此非何方亦宜贊成者乎？又非何方先行亦爲美事乎？

三二　一舉而理想社會實現

從社會政策，進於社會主義；更進而至於最後之眞正共產主義；將不無所謂日暮途遠之感。而於此苟無貨幣，則成物物交換之狀態；是時大小工業，固不待論；即在商業，亦勢必至於全然終止個人之經營，而一切俱不得不由國家擔任，理想之社會，一舉而使其實現。一般社會主義者，究何故而不思所以求之乎？

三三　兇器與殺傷

貨幣廢止與理想境打開，果孰先孰後乎？關於此問題，得引一譬喻：夫奪人兇器，則自然可以禁止殺傷；與人皆善人，則兇器自然歸於消滅者，兩相比較，則其孰先孰後，孰爲實際的，蓋不待言矣。

三四　國際間不妨有貨幣

貨幣之廢止，先始於國內。社會主義，不能實現，而從事於國際主義等等之蔓漫運動，蓋亦無此必要。請先言日本：日本爲極樂且已達於理想境之國也。故他之機巧各國，爭相傚倣。夫世界各國，爭相傚倣；則其結果，世界當能歸於統一。斯時焉，通乎世界，所謂貨幣，雖全然化爲烏有；然於國際間，固尚不妨有貨幣也。蓋一國國民之安寧幸福，各以其國家爲單位；若一國先爲貨幣廢止，與他之一般不廢止貨幣之國貿易，其貿易之差額，仍以貨幣行之，固不待論。且所謂貨幣者，專爲他國所欲得之金錢。此其第一之場合也。第二之場合：即爲與廢止貨幣邦國日漸頻繁之相互貿易是也。斯時之設想，雖以爲更不復有所謂貨幣；但一國國民，終於爲一國國民，即以此爲結束，實不得謂爲一視同仁；故仍不能達於合二爲一之理想的境地，尙

有鴻溝，介於其間，以爲之限，則其貿易之差額，因依然以貨幣償還之也。然在第三之場合：世界一律廢止貨幣，凡事皆將向理想境而行，因而一視同仁之心充溢人類社會，而久矣不復知有爾我各別之存在；世界全體與一國相化，其生產物資皆無償的共通分配之。既無貨幣，金亦不尊；貿易之事全然消滅，而償還云云，亦復無有，世界人類惟鼓腹拍手，共樂天與人爲之幸福而已。

三五　理想境之結構

貨幣廢止，則一切之關係，皆直接行於國家與人民之間，此蓋必然之事。即生產關係，全體人民奉之國家；分配關係，全體人民，從國家受領之。所謂生產不僅爲物質的，即精神的亦包含其中；所謂分配，亦不僅限於物品，即醫療慰樂等，亦全部包含之。蓋理想境者，確依此根本趣旨結構而成。特其實際，果如何具體的以行其結構乎？是非必爲吾人之責任也。社會主義一派之古今學者，既已加以假象解說，或將加以假象解說，以此等爲空想的小說的實在的，是則可十分信賴者也。

三六　臨時證券之價格

斷行貨幣廢止，則一切之土地及生產資本，俱歸屬於國家。然住宅家財及其他若干之物品，當爲個人之私有財產而保留之。而爲對於土地及資本所發行之登錄公債，及此等保留財產之讓與交換等之便利起見，發行一種臨時證券，付以二三十年間之通用期限，以爲一時之善後處分。此種證券之價格，以其於登錄公債之額面價格，與下述補助證券之間有共通關係之單位而表定之。通用期間中，爲適度之作用，而最後歸於廢棄者也。

三七　補助證券之性質

廢止貨幣，則如前所述，物物需給之關係，直接生於國家與個人之間；個人間之交換，全然絕滅。然個人階嗜好各殊，無能一致。或好藥品，或好酒類；同一之物品，欲爲同樣之支配，其勢甚難；故尙有承認若干交換之必要。此其一。又在未達於絕對平等狀態以前，有視其人之能力及苦痛如何，與以若干特別報酬之必要。此其二。因有此二種理由，遂不得不發行使用補助證券，以便通其間。此種證券，於或種程度之內，亦爲價格之尺度及交換之媒介。因是之故，遂有證券仍爲貨幣之說。

然此種證券：（一）對於必要品不付與之，必要品皆以實物為直接之交付。其所付與者，概為慰樂品或補助品。（二）經過一定期限，例如半年或一年，即不通用；決不許以之為蓄積也。有此二種性質，故補助證券與貨幣全然各有特殊之意義；固不能稱為貨幣，或與貨幣同一視之。而給與遊園人之入門劵及車票之類相同。夫貨幣廢止論之根本骨子，惟在不使貨幣為富之代表物而蓄積之之一點而已。若謂貨幣廢止後價格之尺度用如何之標準？則或以勞力單位為標準，或以供給數量為單位，又或對於各種物品，付以單位價格，更或定以概括的等級，均依中央或地方管理局之公定評價。是為必要實際之問題，處理苟能適宜，舉無不可也。

餘錄　關於貨幣廢止之質問應答

世人動有左之質問曰：貨幣廢止之結果，下列種種，將如何耶？提說者已有成算耶？

一　廢止貨幣後，雖强各人為一定時間之勞働，然因無衣食住之憂慮，勞作遂不免於迂緩遲延。人類無我慾者，其怠慢之量，必達於十分中之九分九釐。則其所生產者，果能應於社會全體之要求乎？其不能也必矣。

二　職業究如何分配？人之勞働，雖各為自己，然俱不肯服下等勞働。（即可惡嫌之勞作）無人服下等勞働，則社會將不成其為會社矣。屠牛業掃除溝水等類之勞働，將使賤業階級為之乎？抑使罪人為之乎？此非仍然不能免於不平等乎？

三　即在前者之反面，人之有向上心者，俱希望受高等教育。國家能一一應之乎？苟機械的取舍之，則不公平不平等，非仍不能免乎？理想境若能打開，固誰人亦無異議；然使不能適當的除去前述之障礙，而得適宜之處理者，則貨幣廢止論，非僅一空論乎？

此實卑近之質問也。特以其為普通一般之共通疑念，故為逐條答覆如左：

一　貨幣廢止之後，非人人即因此遊散而無所事事也。雖無衣食住之憂慮，然不肯勞働者，無論何物，断俱不與；有

怠慢者，及不服一定之勞作者，則加以申斥。如是而仍怙惡不悛者，則置之監獄，或絕其食，或減其食，久之自生悔心。

二 職業之分配固爲困難之問題；然苟與以機會均等之教育，使之取長而舍短，趨善而避惡，則職業因平等之故，不期而自然歸於平均。然在可厭之職業，無論何人皆避之若浼；故或以之列於貴族，或與以多額之報酬，若仍被厭棄，則用替換，掣籤，年齡別等法，使社會全體人人任之。

三 以向上心爲口實，而人人欲進受高等教育者，雖事之所或有；然苟無眞實之資格，更不能享名譽得金錢；而無復有迴環往復以讀艱深難解之書，與夫冥想窮思以探精妙奧微之理者矣。又實際上其數若過多，則國家得任意加以制限。所謂理想境者，本不許個人之自由。蓋以國家社會全體之平和幸福爲理想者也。

於此尙有爲質問中所無者，：即一都市中運入若干之鯛魚，鯉魚，則誰當食之之問題。是當依其人對於社會努力之如何，以之爲報酬而給與有功勞者，及給與補助證券之所有者。此外普通一般之人，俱赴一定之俱樂部或飯菜館食之；又或依掣籤順序替換等方法食之。皆能於實際上謀適當之妥協方法。若預想此輕微末節之故障，而即謂此種大理想自始不能行者，誠理論之所笑。須知事無論如何，俱應加以思考處理於其後也。

十，十一，十九南京

希臘文學研究

瞿世英

一

數典忘祖。原是件恥事。我們現在研究西洋學問。知道不論是哲學，文學，自然科學，算學，醫學差不多皆以希臘爲起原。所以我們研究西方學問，決不能忘掉希臘。別的科學如此，文學亦如此。

希臘地方不大。年限也不長久。然而她的文學。却像花一般開得極盛。無論近代的那種體裁—如戲劇，小說，詩歌，等類—希臘都有。希臘眞是西方文化的花苞。現在燦爛的鮮花。那時早巳潛伏在那裏了。現在我們中國研究西方文學的很多。皆注意於現代的作家。而研究古希臘的文學的却不多。他們西方的作家。既然都是從那裏來的。我們何不一窮其源。看他們的路是怎樣走的呢?

談到希臘文學。當然以叙事詩爲起點。叙事詩中當以伊黎亞特(Iliad)和屋狄西(Odyssey)爲主要。這兩種作品大家都說是荷馬做的，然而也有人發生疑問說不過是他修改的。亦有人說這兩種不是一個作家做的。主張是一個作家的說道：希臘那時的文學可說是前無古人。而同時能有兩個如此偉大的天才。似乎是不可能的。又有人說伊黎亞特是戰事的詩屋狄西是平和的詩。體裁雖略有不同而大綱節目還是一個人的作品。主張兩個作家的以爲這兩種作品的內容有不相符合的去處。如伊黎亞特上希臘斯杜(Hephaestus)的妻子是卡里斯(Charis)在屋狄西上却是亞弗羅台脫(Aphrodite)。因此斷定是兩個人做的。然而無論是一人的作品或兩人的作品，總之是希臘最古的文學。伊黎亞特這本書分二十四卷是本着脫洛哀戰事(Trojan War)作的。據許多學者的考證斷定是當時流行的許多關於戰事的詩歌。荷馬取來參照當時的情形做成的。屋狄西亦分成二十四卷屋狄蘇司(Odysseus)是希臘西方的一個島叫做愛沙卡(Ithaca)的皇上。在脫洛哀打過仗正要回去。路上得罪了日神和海神。因此他便要晚十年回去。十年中要冒種種的危險。然而屋狄蘇司是模範的伊阿專的英雄。能忍耐。能

爭戰。所以至終安安穩穩的出險入夷。這種作品。很有系統。所以從前人都說是荷馬晚年的作品。然而據近人的研究以為屋狄西的大部分是與伊黎亞特最後幾本同時做的。

荷馬的作品不但是希臘文學之祖。竟可以說是西方文學之祖。他的文字非常的清楚。想像很美。若用一句中國老話來說時便是「氣息雄厚」近代中真不可得。但是除他之外。還有黑息阿特。

黑息阿特(Hesiod)也是一位做敘事詩的文學家。他的作品中含有教訓。他大概是生在紀元前八世紀的時候。生在阿斯克拉(Ascra)地方。他父親是牧羊者。他父親死了之後。他和他的兄弟因爭產涉訟。他的兄弟賄賂了官吏。因而勝訴。因此黑息阿特便做了一卷詩名為工作與時間。一半是對他兄弟的忠告。其餘是談到農業上有運氣與沒有運氣的日子。這卷詩中描寫冬天最好云。其次還有神統記(Theogony)這本書是講世界的起原與創造—如地土，地獄，洋海，日夜，日月，等等。還有希臘諸神的歷史與譜系。又有一卷希拉克利之盾。從前也說是黑息阿特做的。近人的研究却認為不是他做的。是有人摹倣荷馬做的。總之敘事詩是希臘文學最初的發展。荷馬與黑息阿特便可算是代表。

二

希臘文學原以悲劇著稱於世。喜劇雖也有然不似悲劇的發達。除戲劇外還有三種詩歌。就是抒情詩，(Lyric) 悲歌，(Elegiac) 和抑揚格的(Iambic) 詩歌。現在且先說一說這三種作品的內容。再論當時的作家。悲劇喜劇則後面提開分論。

(Lyric) 這個字原意是七絃琴。當時希臘人用來和着這種詩歌唱的。原來抒情詩是發抒情感的所以特別與音樂合式。詩的戲劇其實不過是敘事詩加上音樂而已。(El giac)是希臘詩音律的一種—一首詩中抑揚格的六韻脚與五韻脚聯合起來做的。這種詩是和着笛子唱的。(Iambic) 前面已說過是抑揚格的。是最與普通說話相近的詩。

那時候的希臘。(紀元前八世紀)各市府都是獨立的。愛阿專人 (Aeolian) 伊阿專人(Ionian) 和獨專人(Dorian) 分得

很濤艷。各有其語言。各有其文學。愛阿寧的詩人。抒情詩家有沙茀。(Sappho)她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女詩人。她生在來斯蒲。(Lesbos)或者在米狄蘭。(Mitylene)因為與當時的政治家畢太谷(Pittacus)相爭。所以跑到西西利去。不久就回來了。據說她的詩—遺詩極少—對於自然有極奇別的情感。並且有極美的想像。她的朋友亞克由(Alcaeus)亦是一位抒情詩家。他們遺留的作品極少。詩也很難明白。

抑揚格的詩。據說是阿奇奴畢(Archilochus)發明的。(其實牠也是抒情詩家。)他這種格律常用於譏諷的詩歌上。他在古代很有名。還有伊弗所(Epheaus)的希拍納克斯(Hipponax)—大約在紀元前六世紀—是跛的抑揚格的發明家。下兩句便是牠的詩。

「什麼時候妻子是她丈夫的快樂呢?只有兩次—

她嫁他的那一天和她死的那一天。」

還有阿靡哥的(Amorgos)西門尼特(Semonides)—大約在紀元前六二五左右—亦是一位抑揚格的詩家。專門譏諷婦人。他以各種動物比各種婦人。以驕傲的婦人比馬。好奇的婦人比黃鼠狼。有道德的婦人比蜜蜂云。

伊阿寧的詩人還有斯米納(Smyrna)的敏納畝斯(Mimnermus)和條斯(Teos)的安納克梁。(Anacreon)敏納畝斯的詩是悲歌體。安納克梁是一位抒情詩家。這二位的作品遺留到現在的很少。

除掉前面幾位外。還有許多別的詩人。如李斯蒲的脫朋特。(Terpander)他是希臘音樂之祖。改良了許多樂器。亦是抒情詩家。又有脫太由。(Tyrtaeus)他是雅典的一位教師。傳言斯巴達在第二次米西尼亞戰爭(Messenian War)之後，神明默示叫他們從雅典請一位領袖來。因此脫太由便到了斯巴達。斯巴達和米利西亞戰爭的時候。斯巴達的皇室怕革命。他就做詩擁護斯巴達皇的神權。並忠告市民去抵抗他們的仇敵。他的作品。當時勢力甚大。又有阿克曼(Alcman)是斯巴達的惟一的抒情詩家。七世紀的時候生於撒狄。(Sardis)牠最重要的著作是唱歌—即 Parthenia。又有阿里昂(Arion)是紀元前七世紀

後半的詩人。他發明一種和着跳舞的詩歌。這便是悲劇的濫觴。

到了西阿斯的西門尼特(Simonides)(556–467 B.C.)的時候。希臘詩發揚光大流行全國。因波斯戰爭而激起全國人的敵愾心。西門尼特的愛國詩歌。確是不磨之作。此後還有品達。(Pindar)(522–412 B.C.)品達在希臘文學中有很重要的位置。亦是抒情詩家。是提勃士(Thebes)人。波斯戰爭的時候。都認他為國家的詩人。他作品很多。但存留到現在的祗有(Epinicia)(戰勝歌)。又有巴其尼茲，(Bacchylides)他是西門尼特的姪子。像品達一樣。也寫戰勝歌。最後的要算買利脫斯的提摩太。(Timotheus)他不但是詩家。更是音樂家。

到了紀元前五世紀。這一派的詩歌。漸漸的衰歇。悲劇起而代之。這亦是希臘文學史上的重要關鍵。

前面說的這些詩人。其一生多不可考。作品之遺存到現在者。都是斷錦零紈。難窺全豹。但這種文學是希臘文學上極重要的。決不可忽略不說。(所謂 Lyric 與 Elegiac 其實都是當時的一種音律。抒情詩和悲歌。不過是後人按其內容。加上的名詞。)

三

希臘的悲劇可以愛息奴。(Aeschulus)沙福克利。(Sophocles)優利皮地(Euripedes)作代表。在他們以前的還有提斯必斯(Thespis)和弗雷利畢。(Phryniohess)弗雷利畢或者是提斯必斯的弟子。他實在是悲劇的發明家。因為他將好些英雄的事跡。在劇場上表現出來。要感動聽者。他亦是第一位用假面具去起劇中的女角色。據希洛杜泰(Herodotus)說他的買利脫司之陷落一劇在雅典的劇場上開演時聽衆為之下淚。足見他的作品入人之深。

愛息奴是希臘悲劇之祖。他參加了波斯戰爭。紀元前四八四得悲劇獎。四六八到塞而九司(Syracuse)王希洛(Hiero)那裏去。希洛死後。又回到雅典。他的作品有說有七十種的。有說有七十九種的。有說有九十種的。但現在祗存有七種。(一)Supplants 這種劇本大半是合歌。(二)是波斯人。(Persae)這是一齣愛國劇。(三)反對提勃士的七個人。(四)是勃洛米西亢

斯。(Prometheus)(五)(六)(七)便是他最著名的「連續的三齣戲」(Trilogy)總名叫做屋利斯德(Orestia)分開來成功阿加門隆，(Agamenon)卡福利，(Choephori)和優門尼底(Eumenides)三齣。這劇本的本事是阿加門隆從脫洛哀戰勝回來。為他的皇后克利脫利斯脫拉(Clytaemnetra)所暗殺。她便和他的情人治理國政。後來他的兒子屋利斯德要為他父親報仇。復仇女神(Furial)因他弒母而追逐他。他跑到德費(Delphi)地方去。亞坡羅(Appllo)叫他到雅典受審。至終他並不曾判罪。復仇女神也安頓了。因為自此以後雅典便有了他們的廟。

愛息奴所以為悲劇之祖。不但是因為他的作品。他在戲劇上加了一個第二個角色。後來又加第三個演時便方便的多。他是極深沉的思想家—哲學的與宗教的。他作品中都包含着極切要的問題。等着人去解決的。

沙福克利(497—405B. C.) 生在離雅典很近的哥洛魯(Colonus)地方。青年的時候。即以音樂跳舞名。二十八歲時比賽悲劇。他竟在愛息奴之上。以後五六十年間。做了百齣左右的悲劇。現存的祇有七種。(一)是阿射。(Ajax) 阿射是狄拉孟(Telamon) 的兒子。是自殺死的。(二)是安佛剛。(The Antigone)是愛息奴的反對提勃士的七個人的續本。大意是克利昂—新帝—極榮耀的將伊帝由克利(Eteocles)葬埋了。因為他是保護國家的。却將他的兄弟博利來斯(Polyneices)趕給鳥和狗。安梯剛是個婦女。是伊帝由克利的妹妹。與克利昂的兒子黑門(Haemon)相愛。她不管克利昂的命令。以為服從神比服從人好。所以她便去埋葬他的哥哥博利來斯。於是逮捕到克利昂那裏。判決了死刑。黑門去說情呼救也沒有用。有人對克利昂說要罰他以不敬神之罪。克利昂趕緊去放安梯剛。然而已經晚了。安梯剛已經吊死了。黑門自己將自己刺死了。克利昂回到皇宮。他的皇后因為聽見說黑門死了。也猝死了。這齣戲的本意是要表現婦女的良心與國家法律的衝突。推廣了說。就是良心與法律衝突的問題。(三)伊力克脫拉。(The Electra)這齣戲的本事。愛息奴已在他的屋利斯德上用了。伊力克脫拉便是屋利斯德的妹妹。(四)倭狄浦。(Oedipus Rex)這是亞利士多德的理想的悲劇。(五)在哥羅奴的倭狄浦。這兩種劇是一件事。倭狄浦解決了(Sphinx)的謎。救了提勃士。因此被舉繼拉由斯為王—拉由斯在到德費的路上被人殺了。約哥斯達(Jocasta)是拉由斯的寡

后便嫁了佚狄浦。很平安的過了幾年。地方有了瘟疫。亞玻羅吩咐要將殺拉由斯的兇手搜出來處罰。結果佚狄浦明白了。拉由斯—他的父親—是他殺的。他的情人便是他的母親。後來約哥斯達自縊死。佚狄浦也無面目見人。去其雙目。流放到別處去了。這是(四)種的詳情。(五)種從略。(六)脫拉欣宜。(Trachiniae)這是講黑鳩利士(Hercul s)—一本作希拉克利(Heracles)的死事的。黑鳩利士是傳說的希臘古代的一個大英雄。有許多奇蹟。先娶哀屋爾。(Iole)後娶達恩妮娜。(Deianira)以後他將哀屋爾的父親由泰斯(Eurytus)殺了。將哀屋爾俘擄般帶了回來。達恩妮娜知道了。便妒忌起來。所以她就送一件浸在奈蘇—半人半馬之怪物—血裏的汗衫給黑鳩利士。想回復他們的愛情。但是奈蘇的血有毒。黑鳩利士一穿上這件衣服。毒入身體。痛苦之極。想脫去也脫不掉。便死了。達恩妮娜知道了。也就上吊尋死。(七)是菲羅泰脫。(Philoctetes)這是講菲羅泰脫得黑鳩利士的弓箭去奪脫洛哀的事。這件事實愛息叔和優利皮地都有劇本。

沙福克利是希臘三大悲劇家中最完全的。他在劇中又添一個第三個角色。因此比較複雜的事情也可以表現出來。劇中人物都表現得異常真實。即使近代的大戲劇作家也不過如是。

除愛息叔，沙福克利之外便提到優利皮地了。優利皮地(485—407/6 B.C.)生於沙拉米地方。是哲學家安納撒哥拉斯的弟子。與蘇格拉底普羅太哥拉斯相友善。傳言說他一共寫了九十二種劇本。但現在祇存了十七種—一說十八種。他的作品當時不大受人歡迎。但是他代表那時的新思想。所以一世紀後聲譽大起。我以為他最大的好處就是他的劇本多取材於日常生活與個人的經驗而不專取材於神話。這是一大進步。和希臘哲學因波斯戰爭而引起研究人及人類相互關係的運動。不專注意與宇宙本體的問題是相同的。他所以為後人崇拜的緣故一是由於他的文學上的美。一由於他對於人生的批評的嚴。換句話說已自神的文學進而為人的文學。無怪近代文學家如蜜爾頓，勃朗寧輩都崇拜他。

他傳留下的劇本中最好的是(一)西洛普(Cyclops)這是一齣諷刺劇。(二)米狄亞(Medea)這是講到雅孫(Jason)得米狄亞為妻以後又討厭她。又娶了格勞絲。(Glauce)米狄亞便殺死格勞絲和雅孫的兩個小孩的事。這齣戲雖然米狄亞是

凶手。但他仍令我們表普遍的同情於爲人妻母者。(三)亞爾西斯的。(Alcestis)亞爾西斯的是亞德米脫(Adncetus)的妻子。她是爲她丈夫而死的。從前有人說優利皮地是嫌惡婦女的。其實不然。他不過要表現婦女之優點與弱點而已。

希臘悲劇的情形大致若是。他們的作品大半取材於神話。却用來反映人生。他們的藝術如劇中人物之配置劇場之佈置等還不比近代的差。而作品在文學上亦有很高的位置。希望中國有人能譯出幾種來。

四

希臘的喜劇分爲三個階段：(一)古期喜劇。(二)中期喜劇。(三)新喜劇。古期喜劇可以亞利士多分(Aristophanes)爲代表。他最初的劇本大半是含有政治性質擁護舊派的傳說他的作品有五十四種。現存的祗有十一種。可以分作三個時期：從(427—421 B. C.)爲第一期。到四〇五爲第二期。到三八八爲第三期。第一期是諷刺政治的。第二期收斂的多。不似第一期的放縱。第三期都是諷刺社會的劇本了。現存的劇本在第一期的有五種(一)阿卡利安。(The Acharnians)(425)(二)武士。(Knights)(424)(三)雲(The Clouds)(423)這是諷刺哲人學派和蘇格拉底的。(四)羣蜂。(The wasps)(422)和和平(The Peace)(421)第二期的有四種：(一)羣鳥。(The Birds)(414)這是說兩個雅典老者。叫鳥雀在空中築一座城的事。這或者是諷刺雅典人的野心的。(二)黎息緖脫拉他。(Lysistrata)(411)這是說希臘的婦女假定要全體罷工以此而免除了卑羅柏納蘇之戰。我看他的意思是說如果婦女自己做自己的事。便可以得和平。(三)提斯木福李儒色。(The Thesmophoriazusae)(410)這是爲優利皮地作的。(四)羣蛙。(The Frogs)(405)第三期的有：(一)伊克黎西亞儒色。(Ecclesia Eusae)(393?)這是嘲笑共產主義的。和(二)普羅泰。(Plutus)(388)這不過是一齣道德的寓意劇而已。—(Plutus)是希臘的財神。

古期喜劇之後便有中期喜劇。但古期與中期並沒有什麼精細的分界。亞利士多分的末一種作品普羅泰便與中期的喜劇差不多。中期喜劇與新喜劇有一種新進步。就是「合唱」在戲劇中成了一種形式，跳舞與歌唱都夾在兩幕的中間。這便自由

多了。中期的喜劇作家祗曉得幾個名字。最有名的是安梯分尼。(Antiphanes) 和亞利西司 (Alexis) 新喜劇與中期喜劇沒有什麼大不相同處。主要人物是米蘭特。(Menander) 米蘭特生於雅典。(342-291 B.C.) 亞利西司是他的叔父。他的作品一共有一百零八種。但我們所得的却都破碎的了。他的作品是希臘戲劇的最後的進化。足爲以後馬羅中代及近代劇本的模型。他的作品取材於日常生活如戀愛，爭鬪等。在他的作品中各種人物都要出現。選字非常單簡。不拘拘於形式。他的遺留下的東西都是很有精采的。選錄數條於下。

「神走路袋中不帶錢，但當他順利的時候，他却預備方法顯示機會：若你不懂得便不要求告神明，你且去與你的品性齊鬬去。」「我們生活不像我們所要的，像我們所能的。」「是人便不要向神要求自由脫離煩惱，不如向神要求忍耐。若你要自己不當心，你必要是神或是屍首纔行。但長久的忍耐是罪惡的良藥。」「一個人不幸的時候自是信任人，因爲總懊惱自己算錯了，以爲他的鄰居比他自己聰明些。」「長日是精神的煩悶呀，痛苦的時代，你一絲好處也沒有，只增加人的煩惱憂態，然而我們都願望得到你。」「愛的確是諸神中最大的，最應尊敬崇拜的。因爲無論人怎樣貪婪或是吝嗇，怎樣精密，都想望這位神。那些愛輕些的，他強迫他在青年時候做，那些遲緩到晚年的，算帳時還要添付利息。」

五

前面說的都是詩歌。沒有提到散文。散文在希臘文學中亦是很重要的。古希臘的哲學大半都是散文作家。要研究希臘散文。祗須將那時的哲學原著取讀卽可。歷史亦是散文的。那時的歷史家也是用散文紀事。這樣，希臘的散文就可以分爲歷史的與哲學的兩種。歷史方面可以希洛杜泰。(Herodotus) 蘇息迭茲。(Thucydides) 和齊諾封 (Xenophon) 做代表。哲學方面可以柏拉圖。亞利士多德做代表。

希洛杜泰是哈利卡納蘇 (Halicarnassus) 人。相傳都稱他爲「歷史之祖。」他遊歷過小亞細亞，巴比崙，和埃及。在雅典

住過幾時。後來又到蘇利(Thurii)地方去。他的作品便是關於波斯戰爭的。他的作品敘事非常清楚。然而在歷史方面看事實却不甚可靠。蘇息逮茲和希洛杜泰雖都是歷史家。然而體裁方法和對於人生的觀察都不同。蘇悉逮茲是雅典人生於紀元前四七一。他的作品便是關於卑羅柏納蘇的戰爭。他的歷史很可靠。是第一位科學的歷史家。他的目的是完全將過去的事實表現出來使人們知道人們在某環境下的行為並可以推知將來。那是人的歷史不像以前是造神的歷史。齊諾封是蘇格拉底的弟子。著作很多。至於哲學方面的柏拉圖和亞利士多德知道的人很多。不贅述。

○　○　○　○　○

這便是古希臘文學大概情形。我自知必然謬誤孔多。因為我並不會專門研究希臘的文學。不過是研究古代哲學附帶及的。雖然如此。我覺得已得了不少的益處。也可以說是結論。拉雜書錄於左：

(一)研究西方文學不能不從希臘過一過。否則不知其來龍去脈。

(一)現代西方文學的各種體裁。希臘都有。於此乃益嘆服希臘人之天才。希臘文學之偉大。更信希臘實為西方文學的搖籃。

(一)研究希臘哲學及歷史的不能不研究希臘文學。因為哲學家說的話是理知的形式的。歷史所記的事實不過是表面的。要明白希臘人生活之全部。只有文學可以表示其精神生活。進一層說無論研究那一時期那一國家的思想和社會。不能不求助於文學。反而言之。研究文學不能不研究哲學和社會的實況。

(一)我研究希臘文學的結果，深信文學必以哲學為本質。文學的確是人生的表現。並且為形成將來的社會的要素。文學的勢力是非常偉大的。

(一)古希臘文學可自成一段落。她的歷程是由形式的而漸趨於解放的，自由的。可信文學的進化確是由形式的而發展而達於自由的。換句話說。便是漸漸的由注重形式而後注重本質。文學所要緊的是本質。形式要稍為不重要一點。

中華書局發售預約

聚珍倣宋版印

四部備要

一名四部讀本

緣起

吾國學術統於四部然四庫著錄之書浩如烟海坊肆流傳之籍舛者亂絲承學之士別擇維艱善本價昂購置匪易本局同人有鑒於此爰於前年擇吾人應讀之書求通行善本彙而集之顏曰四部備要提綱絜領取便硏求廉價發行以廣傳佈惟是普通鉛字既欠美觀照相影印更難清晰適杭州丁氏創製聚珍倣宋版歸諸本局方形歐體古雅動人以之刊行古書當可與宋槧元刊媲美茲將第一集先付手民雖僅四百餘冊然經史子集最要之書略備矣張文襄嘗言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其書宜讀而不得善本事倍功半今有四部備要庶幾可免此大蔽矣

特色

㈠選擇精審　非必需之書概不攙入
㈡根據善本　根據何本詳載樣本中
㈢校對精審　無魯魚亥豕之訛
㈣版本適中　置之案頭或行篋均極便利
㈤字體適宜　視書之性質定字體之大小讀者無傷目之虞
㈥用紙精良　中國上等賽宋精印既可耐久尤便批點

預約簡章

（詳章請閱樣本）

▲本書第一集計四百冊約三萬餘頁定價一百六十元預約一次繳清者八十元　四次繳者九十元先繳卅元給預約券　取第一次書時再繳廿元　取第二次書時再繳廿元　取第三次書時再繳廿元　第四次出書憑券取書

▲本書分四次出版民國十一年六月底爲第一期　十一年十二月底爲第二期　十二年六月底爲第三期　十二年十二月底爲第四期

▲預約以一千部爲限限滿截止

▲郵費國內共六元蒙古新疆及日本朝鮮等均十二元各國及香港等均廿四元須一次繳足

▲奉贈樣本函索卽寄

▲經目▼　四書集注　易經古注　書經古注　詩經古注　春秋左氏傳古注　禮記古注　說文解字眞本

▲史目▼　國語　國策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史通通釋

▲子目▼　老子　莊子　管子　荀子　揚子法言　晏子春秋　商君書　韓非子　呂氏春秋　淮南子　墨子　列子　尹文子　鄧析子　孫子　鶡冠子　子略

▲集目▼　楚辭補注　文選李善注　經史百家雜鈔　古文辭類纂　文心雕龍　古詩選　今詩選　絕妙好詞　花間集　韓昌黎全集　柳河東全集　歐陽文忠全集　蘇東坡全集　李太白詩集　杜工部詩集　白香山詩集　劍南詩鈔